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二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注徵君

禹貢第十七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尚書三

禹傳土

傳方巫反正義本

注馬融曰傳分也

疏注見釋文又隨

山棗木

棗可安反正義本作刊茲從說文所引漢書作棗隸古定本亦作棗棗即棗之篆文注鄭康成曰

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

而度其功焉聲謂棗榘識也謂榘其木為表識以表其道也史

記曰行山表木

度代維反識中鄭注見正義孟子曰鴻水橫

則治水者必先除其翳塞乃後可規形而度功此於篇首紀禹

治水之功始故鄭君云除木為道以望解棗木為除木也但

文槎斫也識與志同

木新斫處色白遠望見之能知其處是可

皇清經解

表識

記志故云謂榘其木為表識以表其道也引史記者夏本紀文

夏本紀全載此篇所云

行山表木實即此文故引以證棗木為

之誼莫高山大川

莫依注注莫讀當為定馬融曰定其差髣祀

禮所視也聲謂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

差初疏周禮大司徒

注云定地守又司市云平肆展成莫賈注云莫讀為定杜子春

布讀當為定又善暎云世莫繫注云故書莫或為帝杜子春云

經據馬注則亦以莫為定也故云莫讀當為定馬注見夏本紀

注云定其差髣祀禮所視也者若尚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也者若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嶽

四瀆之屬者夏本紀注引尚書大傳云然今大傳無此文蓋在

亡逸中矣五嶽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

衛隴注周禮大司樂云五嶽岱在沈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

在雒州恆在并州是也乃釋山又有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

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崇高為中嶽者是漢時之五嶽蓋

後人所附益非爾疋原文也說詳堯典疏四瀆者釋水云江河

淮海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是也云之屬者據周禮職

方氏九州皆有山鎮名川則高山大川不止五嶽四瀆則當皆

定其祀禮故言冀州既載器反注鄭康成曰兩河間曰冀州不

之屬以包之也



書其畝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

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於冊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疏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及正義云兩河間曰冀州者釋地文

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此解冀州之名詭未知審然否姑存其

說徐河仿此云不書其畝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者也州如

沈曰沈河青曰海岱也及徐揚荆豫梁離皆書其畝畝所至此

冀州獨否故決之知帝都冀州者冀州也以是帝都欲見其統

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是堯都冀州也以是帝都欲見其統

率四海故不書其畝域使若廣大無有止竟然也逸周書蓋黃

解云載官也故云載之言事且引此經以證壺口治梁及替吾反

替古文岐注馬融曰壺口山名鄭康成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屨

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於此言治梁及岐者

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屈渠勿反从尾出聲俗从尸出

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夏本紀注及正義引地理志者案班固

疏漢書有十志地理志其第八而鄭君所引非是志也知者以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二

鄭君注此篇軌引地理志而與班史志時有不合覈諸後漢書

郡國志則無不合夫郡國志本晉司馬彪續漢書之志梁劉昭

取以補宋范蔚宗後漢書是書鄭君所不及見而注軌與之合

者蓋所據之書同也宋余靖敘後漢書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

敏孟莫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王子充雜作

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李王恩澤

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遼詔崔寔朱穆曹作皇后外戚傳

後漢書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劉昭注補

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言故不盡同班史之志司馬彪

撰東漢之史其郡縣必從東漢之志故郡國志郡縣之名悉與

鄭注所引地理志合也鄭君所引之地理志今不可見茲疏鄭

注姑兩據班史地理志及郡國志以說案班史志今不可見茲疏鄭

壺口山在東南左馮翊夏陽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岐山在

其西北中水鄉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左馮翊夏陽有

梁山右扶風美陽有岐山皆與鄭君說合也梁岐皆在雒梁及

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者鄭也以壺口在雒梁而

於此冀州言之故申其意云治水從下起易為功也河自雒州

經梁岐間而流於冀今從壺口而梁而岐則自下流上溯故曰

從下起蓋疏其下流乃能承受上流之水故水害易除襄之言

除也案禹之治水冀州之後次及沈州離州則在禹後襄之言

文承壺口而言梁岐故言治水從下起非謂治冀之後遂治離

也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原愚袁反正義本  
羸之省文羸水泉本也其誼別矣原高平之野人作原案說文原乃  
所登據誼當作原岳古文羸覃大舍反衡古橫反注鄭康成曰

岳陽大岳之南衡漳漳水橫流入河地理志大原今為郡名大  
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大山覃懷為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

治也底致績功也沾帖廉反要一疏鄭注見周禮職方氏疏云

後道山所云壺口雷首至于大岳是也岳陽大岳之南者大岳即  
大岳之南也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者衡與橫通言其橫流故  
得衡漳之名此解其名誼也經文岳陽在大原之下衡漳在覃  
懷之下鄭君先解之者以岳陽之地名衡漳衡字之誼地理志  
不具故先解之乃後據志文以說也大原今為郡名者班史志  
及郡國志皆有大原郡屬并州漢因於周而有并州夏無并州  
實為冀州地也云大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大山者班史志河  
東郡有彘縣霍大山然則鄭君時彘縣已改名永安矣而猶舉  
其舊名或鄭君據陽嘉以前之志與云覃懷為縣名屬河內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班史志河內郡有懷縣郡國志同云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者  
周禮疏引作大颺谷漢書志亦作大颺谷說文水部云清漳出  
沾山大要谷必知要是颺非者要字或作雙與颺相似魏晉以  
後俗字盛行要字皆作要不復知有雙字漢書多古字必本作  
大要谷傳寫者不識雙認為颺故誤爾北地郡有大要縣師古  
曰雙即古要字是其證也賈公彥不知漢志颺字之譌反據以  
改鄭注之要為颺謬甚矣案郡國志上黨郡沾縣不言漳水所  
出漢書志云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出東至鄴入清漳  
沾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要谷則是清漳矣云安平  
八十里然則漳有二源鄭云出沾大要谷則是清漳矣云安平  
阜城則與漢志不合郡國志云安平國故信都阜城故昌成而  
漢書志信都國有昌成縣然則云邑成者誤也當是昌成鄭云  
安平阜城則據後漢郡縣名也淮南修務訓云修彭蠡之防高  
誘注云修治此經冢上治梁及岐之治故云修亦治也底致釋  
覃懷致功茲依據以為訓厥土維白壤壤如注馬融曰壤天性  
和美也疏注見釋文說文云壤柔土也鄭注周禮大司徒  
維上上錯錯七注鄭康成曰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  
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

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

九州一井稅五夫此州入穀不貢傳曰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  
差初宜反疏鄭注見正義及禮記王制正義孟子云夏后氏  
率呂卹反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勸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又云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又云惟勸為有公田是則  
夏制什一稅夫田不盡井鄭注周禮匠人荀引孟子文而云周  
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是鄭君亦謂夏時無井田也  
此以井計者以九夫為井差為九等甚便故假以言之爾王制  
正義云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甚便故假以言之爾王制  
井上上出九夫稅者一井之中九夫各以所收之什一為稅上  
中出八夫稅者謂通九夫共什一也詩甫田正義引此注而  
以為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  
非其實稅之也是以其賦之輕重懸殊而疑其非實稅案襄二  
十五年左傳云度山林鳩鶩遠注云山林之表淳鹵數疆濼規偃豬  
町原防牧隰臬井衍茨賈達注云山林之表淳鹵數疆濼規偃豬  
當一井數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  
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濼之  
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  
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臬之地九夫為牧二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主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四

牧非即一井衍茨之地賦百為夫九夫為井夫曰九度而當一  
井而疑此非實稅則雖此是田賦與左傳通計山林等九者不  
同然周禮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則田之肥磽固有相懸數  
倍者且如左傳所云九等之地九州皆有苟是州衍茨之澤之  
則統一州而計通率一井可得入九夫稅設是州山林數澤之  
地多則統一州而計通率一井出一二夫稅況其田有不易一  
易再易之殊則九夫一夫之差理勢固然不足怪也云通率九  
州一井稅五夫者有九夫稅通三夫稅合之共十夫均分之則  
各五夫其八夫通二夫七夫通三夫六夫通四夫均之則皆然  
是率一井稅五夫也周禮授民田不易者百畝一易者倍之再  
易者計見耕之田而稅之通五即此制也夫之地惟古今如一  
故管子幼官篇云田租百取五即此制也夫之地惟古今如一  
推之夏制田賦之法當亦一夫惟稅五十畝故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其賈什一也熊安生禮疏云夏政貢篚一夫之地惟  
稅五十畝是也云此州入穀不貢者鄭志說貢篚之制云凡所  
貢篚之物皆以稅物之贖時物賈以當邦賦然則餘州雖有  
厥賦之文不入穀惟其賦之額買地物以貢故皆有厥貢之文  
此州不言厥貢以天子之都凡土地所生梁州所需者中官買  
辦之不煩諸侯貢篚故入穀不貢也下文天子所賦者少爾又有當出  
鄭注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爾又有當出

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然則鄭君以錯爲難出他等傳言錯難也難出自然第二之賦與鄭意合故用之云第二者上上既是第一

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

之田田箸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疏其慶反而疏馬注見

土地則有高下者總九州之田見上上蓋下下當陰陽之中能吐生

萬物者曰土者五行木火爲陽王於春夏金水爲陰王於秋冬

土位乎中央代王於四者之間是當陰陽之中也說文云土地

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爲言吐也是也一物出形也又白虎通

云土生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是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

田之則謂之田者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口十任伯

之制也劉熙釋名云以耕者曰田田是田之則謂之田也周書多

方云畋謂田畋謂田之也田箸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

者从馬諷而更申其意也馬鄭知上中下之等是據地形高下

爲言者昆侖山高萬一千里天下之最高頂也九州在昆侖之

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離州在西北其田上上揚州在東南其

田下一等以高爲上卑爲下也荆在揚西高一等梁在荆西又

高一等江南之地卑於江北故三州當下三等鴻水之害沈州

尤甚明地卑也其田中大邠則中中豫中上青上下徐上中禹

道河經冀豫之間至大邠則折而北行繇冀沈之間而入海明

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沈允下於冀故順其就下之性而道之北

行也是九州上中下之等據高下差之也王肅注云言其土地

各有肥腴案賦出於田賦之輕重當視田之肥腴爲揚州不應中

不得爲下下離州多山少水恆衛旣從大陸旣作注鄭康成曰

何以反爲上上乎肅說非是

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聲謂從從其

道也作爲也疏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漢書志常山郡有上曲陽

靈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恆池鉅鹿郡有鉅鹿縣水所出東入

皆與鄭君此注合郡國志則上曲陽屬中山國云故屬常山恆

山在西北常山國靈壽衛水出鉅鹿郡鉅鹿故大陸也者此經

亦不韋此鄭注但未言恆水所出爾聲謂從其道也者此經

紀治水之成功則旣從謂旣順其水聲謂從其道也者此經

河旣道之意略同故云從其道作爲釋言文史記云大陸旣爲

故云作鳥夷皮服注鄭康成曰鳥

皇清經解 卷三 見主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徐之淮夷揚之鳥夷皆傳於厥貢之末此州無貢匪之文故記

于此不言貢者夷民本非州內不制其貢來則受之不來亦不

徵他州之夷當亦然也衣一既反傳房付反疏鄭注見正義又

北正義作東方博食夏本紀注作賦食茲各从其見夏本紀注東

之民者禮記王制云東方曰夷此紀於冀州則必近北故以為

東北之民云鳥夷衣皮故彼皮服是所貢則此皮服亦是所貢

矣云此州無貢匪之文故記於此者此州雖無貢匪而文之次

第此當他州厥貢厥匪之女故記鳥夷於此亦如青徐揚之夷

皆記於貢匪間也他州之夷皆附厥貢之末是貢可知此釋其

文而皮服既貢物當特貢之以著明之而經不云貢故釋其

意云不言貢者夷民本非州內不制其貢來則受之不來亦不

徵也九州之外為四夷故知夷民非州內尚書大傳歸禾傳云

政令不施焉則君不臣其人是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鳥

夷雖在厥貢之末當亦不徵其必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昭音其逝反注鄭康成

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

皇清經解卷三言九主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繇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竟遠從山

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腴定貢賦上下聲謂

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西南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

中不審孰是河或為海繇亦周反復行房救疏鄭注見正義云

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者郡國志常山國有九門縣劉昭注引史

記趙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竟又稱碣石山而

引戰國策云在縣吟益以補志之不備而所引正合鄭注檢今

戰國策無碣石在九門之文蓋闕佚矣云蓋別有碣石可據此同

名今驗九門無此山也者鄭據當時九門無碣石不可據戰國

策為必是故云然也案漢書志右北平郡驪城縣大碣石山在

縣西南鄭君不引鄭據後漢之地理志蓋無此文也云禹繇碣

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竟遠從山東南行入河者也云禹繇碣

石山西北行則東為右南行則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

是也云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腴定貢賦上下者貢賦之

輕重各視其土產之厚薄故以觀地肥腴而後文可定水土平

無絲審地力之肥腴故治水畢而更行視也後文記於冀州上

未故知是紀再按行之道以後每州之未皆言浮于云云皆仿

此可知也聲引地理志者漢書之志也水經者或以為桑欽所

作非也其書改漢寧爲魏寧廣漢爲廣魏安得云欽作自是魏人所作但不知誰爾既引地理志又引水經者碣石所在二書不同未能定其就是故備引之鄭君注山水所在皆據東漢之郡縣子補鄭注之闕佚自當據鄭所據以說而不具則引水經水經志不可得見故據兩漢之志以補之志或不具則引水經水經雖出於魏人其郡縣之名未變乎漢者什之八九擇而用之可也云河或爲海者海河維沈州沈即豐反正義作濟隸古定本史記文作入于海沈河維沈州作沛案說文水部云沛流也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泝然則濟非沈州之水注鄭此篇所無篇內皆當作沛流以吮反正義本改譌不可从

康成曰言沈州之盼在此兩水之間聲謂沈古文或爲合谷山

間陷泥地沈州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合反疏注見公

傳疏及夏本紀注釋地云沛河間曰沈州故云在此兩水之間

謂在東河之東沛水之西也云沈古文或爲合谷山間陷泥地

者說文水部古文沈作浴又口部云谷山間陷泥地故水

敗兒讀若沈州之流是谷亦古文沈矣谷山間陷泥地故水

地謂其地爲水所敗而泥滓也九州之渥地也故爲泥地因

文渥厚漬也沈州水害最甚久漬於水故爲渥地因而得沈名

此說沈州之名誼也釋名以爲取沈水爲名李巡注爾疋云沛

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沈沈信也此二說皆不如說文

皇清經解

卷言兗主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七

精九河既道注鄭康成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

能分爲九以衰其執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

頰覆繡胡蘇簡絮鉤般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

弓高以東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衰色介反魏式制反

武反絮今皆反般疏注見詩般正義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

步干反鬲戈戾反疏注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者漢書

溝洫志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

九乃釐爲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泲水播爲九河是也

文也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者春秋緯寶乾圖云遼河爲

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也云今河間弓高以東

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者漢書志別河郡成平縣有

池河民曰徒駭河河間國弓高縣有亭池河郡受亭池河平

原郡有鬲縣般縣不當以鬲爲鬲津則般當即鉤般矣又溝洫

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州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

東光鬲盼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

徙不離此域是九州故迹漢時尙可尋故云有遺處鄭志趙

商問曰禹貢道河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



未播也在于沅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為九也鄭君答曰沅州以沅河為畝河流分沅州陞文自復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河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沅州之畝不及九河而青冀分之故疑之爾既知今亦當知古案郡國志則東漢時河間郭海皆屬冀州平原屬則九州故鄭以為青冀分之其初本沅州之域故云亦當知古是則九河之故述實有可據者薄洧志述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管連兩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以為海所漸矣案郭海在九河之下流九河且淪沒郭海之地豈得尚存後漢時安得猶有郭海郡乎王橫之言謬甚 雷夏既

澤離沮會同注鄭康成曰地理志雷澤在沛陰成陽離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疏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沛陰郡有成陽縣雷澤在其西北郡國志亦云沛陰郡成陽有雷澤知離沮合入雷澤者中國之水恆東南流括地志云離沮二水在雷澤西北經於雷夏既澤下言離沮會同明會合而入雷澤也鄭君北海人桑土既蠶注合反注去沅州不遠其水道或素知之非專據書也

鄭康成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有桑間者濮必疏注見詩鄭衛譜正義云今濮水之上有桑間者者木反疏禮記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鄭注云桑間在濮陽南濮水反

皇清經解卷三亢主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八

陽南引濮水之上矣案郡國志濮陽屬東郡劉是降聖昭注引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桑中即桑間也

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聲謂宅

或為度或說民乃下邱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疏度大洛反

鄭注見正義云爽川兩大流之間者即謂沛河之間也云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者降邱宅土九州皆然茲獨於沅州言之明是被害尤甚則免厄尤喜故記於此也云宅或為度且傳或說者風俗通山澤篇引作度且說云堯遭鴻水萬民皆山西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邱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是其文也古宅度同字故宅或作度而解為營度亦得為一諠故備存其說云爽塏者昭三年左傳云請厥土黑墳墳亡注馬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謂明燥之禮

融曰墳有膏肥也疏注見釋文鄭注周禮舛人云墳壤潤解然則墳是土之潤澤者故云有膏肥也

舛維繇厥木維條疏然則墳是土之潤澤者故云有膏肥也舛文繇艸盛兒者說文舛部文厥田維中下厥賦貞作十有反疏條長也者毛詩椒聊傳誼也

三年乃同

年僞孔本作載釋文云馬鄭本作年茲從馬鄭

注鄭康成曰貞正也治此州

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

疏

夏本紀注訓貞爲正子夏易傳誼也云其賦下下者餘州皆言厥賦上中下之等者此州之賦獨不等等故鄭言之知下者賦上之賦當有九等參彼八州入言獨無下下故知此州當下下也且此州十三年乃有賦明其賦獨難不能及他州也

厥貢黍絲厥匪織文

黍千吉反俗作稌別字也織中吏反注織文同文无分反今通作文注黍木

汁可以鬻物匪竹器所以盛幣織文染絲織之若錦綺之屬此

州出者良以充天子郊廟之服鄭康成曰貢者百物之府受而

藏之其實於匪者入於女功故以貢匪比之凡所貢匪之物皆

以稅物之隨時物賈以當邦賦

汁中十反鬻所尤反盛所征別非考十止反俗疏云黍木汁可以鬻物者說文黍部文黍字作市非賈吉訝反疏从木數點象汁從木出之形此於六書屬指事也說文方部云匪器似竹篋入亡非聲逸周書曰實元黃干匪故云匪竹器所以盛幣也云織文染絲織之者織文是五

### 皇清經解

#### 卷三九上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九

色相錯有文采者若織而後染則染成一色矣知必先染數色之絲間錯而織成文也禮記玉藻云士不衣織皮鄭注亦云織染絲織之也云若錦綺之屬者說文帛部云錦襄邑織文其糸部云綺文繪也是綺亦織文也云此州出者良以充天子郊廟之服者據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縣故城縣也司馬彪郡國志同水經淮水注云渙水東經襄邑縣故城縣也司馬彪巨襄牛之地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更爲襄邑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匪織文者也鄭注貢者上比之見正典義周禮貨賄入於大府玉府內府之等嬪婦之功入典婦功典絲典泉之等夏官雖少於周當亦物各有司所入異處故云貢者百物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匪者入於女功也鄭以意之所盛亦是貢物而經輒別言之故言此以解別言貢匪之匪而卽云故以貢匪別之也凡所貢匪以下鄭志文也鄭志者康成卽人所述師說也後漢書鄭元傳云門生相與誣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入篇是也其書云亡此條引見詩甫田正義以是鄭君說貢匪之誼故采以入注云凡所貢匪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賈以當邦賦者稅物卽賦也周禮角人徵齒角材於山農徵州貢之材於澤農皆以當邦賦之政合是周之貢物當邦賦者鄭必知夏亦然者以下文入穀侯服之外采取美之等侯服之邱言百里采是千里之內入穀侯服以外采取美

物以當邦賦夏制亦以賦為貢不貢外別有賦也故鄭注冀州特言此州入穀不貢明餘州有貢皆無穀稅也浮干濟

濕達于河俗語為濕注浮汜也桑欽云濕水出平原高唐鄭康

成日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傳曰因水入水曰達汜字

浮汜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長河南人傳古文尙書孔安

國六傳弟子也桑欽云濕水出平原高唐者見說文水部漢

書地理志平原郡高唐濕水出鄭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濕水出

亦平原郡高唐濕水出鄭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濕水出

東郡東武陽者案漢書志東郡東武陽有濕水東北至乘入

海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濕水出說文亦云濕水出東郡東

武陽入海案鄭說與桑欽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

說據地理志濕水東北流而東郡在平原之南意者濕水出東

武陽而經高唐與抑或有二原與未知其審故並存兩說

海岱維青州注鄭康成曰青州

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疏注見公羊莊十年疏及夏本紀

青州於爾足為營州孫炎注爾足齊曰營州云自岱東至海與

此注合云東嶽曰岱山者史記封禪書云岱宗太山也釋山云

太山為東嶽夷既略注馬融曰堦夷地名用功少日略聲謂堦

嶽是也

皇清經解卷三十一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東今文為禺鐵鐵弋脂反疏馬注見夏本紀注略是簡略故云用功

本紀索隱 濼留其道留側詞反禺孔本作溜周禮作蓄漢書作

云然也 濼留其道留側詞反禺孔本作溜周禮作蓄漢書作

作留然則溜乃俗字而 留案說文水部無溜字而艸部留字或省

蓄留字同皆可用也 注鄭康成曰濼留兩水名地理志云濼

水出今琅邪箕屋山留水出泰山萊葉縣原山聲謂其讀為既

古字其既通疏鄭注見齊詩譜正義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琅

縣有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海是也但不見屋山之文案

說文亦云濼水出琅邪箕屋山則屋山自既為是者此經不具

爾云其讀為既者史記云濼留既道必知既為是者然之詞此又

之成功故篇內既從既作既釋既縮之等皆為已然之詞此文

言道當與上九河下沱潛同文故知既字為是當讀从之也而

四月近望苟爽本作既實是近與既通當高詩云往近王舅毛

傳云近以也則近實是古既字鄭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而

今詩作彼其之子然則近既記 厥土白墳海頻廣席類皮人反

賓不成字皆通故云其既通也 厥土白墳海頻廣席類皮人反

石反俗語為斥注頻水厓鄭康成曰厓謂地鹹鹵厓俗作水

厓厓俗作水反鹵龍

古疏頻水匠者說文類部文鄭注見釋文及夏本紀注說文鹵地鹹鹵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史記云厥田維上下厥賦中上海頻廣鴻厥田庶鹵是庶鹵可通言也

厥貢鹽絲鹽夷拈反注鹽煮海為之古者宿沙初作者海為鹽

絺細葛也煮之反疏云宿沙初作者海為鹽者說文鹽部文案世蓋本諸世本也魯連子曰宿沙瞿子曰宿沙者鹽使蒿風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是宿沙煮鹽之明證也劉向說苑云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然則宿沙在神農前矣云絺細葛海物維也者葛覃詩云為絺為綌傳云精曰絺麤曰綌是也

錯注鄭康成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俗之勇反疏注見夏錯之言雜經言維錯故云種類尤雜

岱泉先里反錯注見夏錯故云種類尤雜岱泉先里反注古文賦

字岱賦岱山之谷泉麻也鉛青金也疏云古文賦字者據說文篆文作賦則為

古文賦也云岱賦岱山之谷者賦是小溝管子度地篇云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是山間之畎為谷又徐州羽賦

鄭注以為羽山之谷則此岱賦是岱山之谷矣泉麻也鉛青金也者說文木部金部文也

菜夷作牧注地理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一

志東萊黃縣有萊山萊夷萊山之夷也作牧以畜牧為業貢鳥獸者周禮曰任牧以畜事貢鳥獸疏引地理志者漢書之志也

即此萊矣春秋宣九年齊侯伐萊服虔以為東萊郡屬青州則是年左傳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稱夷不亂華杜預以萊人即齊所滅萊然則黃縣是夷民也故以萊夷為萊山之夷猶徐州淮夷是淮水之上夷民也云作牧以畜牧為業貢鳥獸者周禮大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是牧以畜牧鳥獸為業也知以鳥獸為貢者以其附厥貢之末且徐州言淮夷貢矣引周禮者間師職文以證牧者當貢鳥獸也

厥匪麋絲玳反疏

麋山桑也者說文木部文釋木云麋桑山桑是也云麋或浮于為會者史記云其匪會絲是也麋會聲相近段借字也

汶達于濟汶房注鄭康成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西南入洙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疏注見夏本紀注汶水出西南者案漢書志泰山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說文亦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春

山東入維蓋別是一水也據經言達于涉下經道沈水海岱及東北會于汶則此汶水是出原山入涉者故不用彼說

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云又南

淮維徐州注鄭康成曰徐州盼又南至淮水疏年傳疏云又南至淮水不言海岱者徐州直當青州之南上文海岱維青州注已云東自海西至岱此言海岱及淮明亦東海西故言青齊等可知故不言東西但言南至淮水家上青州之注故言又釋地云涉東曰徐州李巡注云涉東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徐舒也

淮沂其雙雙偽孔本作又案注鄭康成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

沂水出泰山蓋縣聲謂其讀為既雙治也疏鄭注見周禮職方

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泰山郡蓋縣有沂水南有二說一說與鄭同一說出郡五行六百里是也乃說文沂水有二說一說與鄭同一說出東海費東西入泗案志東海郡費縣不言沂水未審叔重何所本也又案酈元水經注二十五卷引酈此注云出沂山而鄭注周禮職方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是則蓋縣有沂山此鄭注蓋縣之下當有沂山二字周禮疏及史記注皆不具引云其讀為既者與上濰留其道同蒙羽其執執宜祭反俗書上加說具上疏雙治說文辟部文

鄭康成曰蒙羽二山名聲謂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西南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山在東海祝其南其亦讀為既執種也言已可種執種之疏鄭

見夏木紀注解蒙羽為二山名而未言二山所在案鄭注此經山水輒引地理志以著其所在此條或亦然史記注不具引余故聲據漢書地理志以補之志云泰山郡蒙陰再貢蒙山在西南東海郡祝其再貢羽山在南山也云其亦讀為既者與上其雙之其同家上注故云亦也偽孔傳云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儒固讀其為既案偽孔傳頗竊取漢儒之證據此則可知漢

氏二持也土塊壺壺其持而種之是種之證也 大壆既豬豬中魚反

注壆古文野鄭康成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馬融曰

水所亭止深者曰豬聲謂豬都也字亦或為都亭題寧反疏大

古文野者說文里部文鄭注鉅野本壆澤注云大野在山陽鉅野北者漢書地理志云山陽郡鉅野也云名鉅野澤者鉅亦大也縣名鉅野取名於澤是漢時名大野為鉅野澤也馬注見釋文周禮稻人云已豬畜水水畜則亭止且深故云水所亭止深者曰豬亭定息也豬然則都與豬特方言之異其證則一也云字亦或為都者此經豬字不但誼訓為都字亦有作都者史記云大野既都是也



節南山正義解賦爲谷謹具上借賦疏云翟山維長尾者說文羽部文釋鳥云翟山維彼郭注亦云長尾者是也其類有六以下取諸周禮染人注也彼注引此文而說之如此則是鄭君正解此經故宋其說其說實本諸爾疋案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江惟而南青雉五采皆備成章曰搖南方曰壽東方曰留北方曰稀西方曰躄是也爾疋惟翟搖言五采皆備成章而此總六者而言五采皆備成章以其羣搖之下卽順舉四者明四者皆然但以方所而異名爾且總名夏翟種類當相似也知夏翟是總名也已直嶧陽孤桐嶧夷益反从云夏翟不別言惟故知是總名也

桐桐特生者悲反疏鄭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

嶧陽是此山也鄭不言東海者郡國志云下邳國下邳本屬東海嶧山本嶧陽山則東漢別置下邳國下邳縣屬焉故鄭總言下邳也釋木云桐樂木鄭注文木部云桐樂也故云桐樂木也周禮大司樂云孤竹之管鄭注云孤竹竹特生者此經孤桐之孤與彼孤竹誼同故云孤桐桐特生者特生謂本幹挺拔若枝葉七發所謂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也

殷注鄭康成曰泗水出濟陰葉氏聲謂殷籀文磬磬樂石也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古

水之厓產此石疏漢書志濟陰郡葉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

過郡六行于一百一十里郡國志亦云濟陰郡葉氏侯國有泗水是一也云殷籀文磬磬樂石也者說文石部云磬有八音石其一也樂記曰石磬磬以其聲名其石故磬爲樂石云泗淮夷蠙珠泉魚蠙因反注蠙或爲玼宋守云淮水中出玼珠玼蚌之

有聲者鄭康成曰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玼步迷反又似因反又似

賢反蚌疏說文玉部解玼字引宋守云云其下重一蠙字云夏

步項反蚌書玼从虫賓故虫仲字仲京兆長安人哀平間爲侍中光武卽宋守說也宋守者字仲京仲京梁爲大司空封桐邑侯立朝剛位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桐邑侯立朝剛正樂進賢才事詳後漢書列傳云玼珠珠之有聲者說文徐鉉本

作玼珠珠之有聲五字徐鉉傳本作玼珠珠之有聲者徐鉉本氏玉裁曰當作玼蚌之有聲者六字釋文引章昭云玼薄迷反蚌也廣韻曰蠙珠母也郭景純江賦云文魼磬鳴以孕珍注引

山海經曰文魼之魚其狀如覆鏡魚首而鱗魚尾音魼磬字玼聲是蚌類而能鳴故云蚌之有聲者聲案魼有魚名故俗書變从魚旁依字正當作玼玼珠暨魚蓋謂玼珠及其母玼魚也鄭注

見正義葉誓云淮夷徐戎則徐州實有夷民居淮水之上淮水  
中實出砥珠則亦珠魚故云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云  
獻者以傳厥貢之末則是貢物獻  
卽貢也馬謂淮夷二水名非也  
厥匪廟  
諱  
織縞  
縞息廉反  
注

黑而有赤色者為元鄭康成曰織細也祭服之縞尙細聲謂縞  
繪也  
繪夕  
疏  
黑而有赤色者為元說文百二十六部文也鄭注  
相如子虛賦曰綸紵縞也馬彪注云縞細也司馬

蒞工河反正義本注河衛包所改  
注  
泗受沛水東入淮泗澤  
水在山陽胡陵南東入泗  
疏  
泗受沛水東入淮泗澤水在山

沛水云東過方與縣北為沛水沛水東過胡陸縣南東入於泗  
水故云泗受沛水胡陸卽胡陵也東入淮者地理志云泗水東

南與睢陵文合酈元注云山陽郡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沛水  
經必亦作達于沛不解唐開元時何所據而改偽孔本之沛為

河後人因之遂改地理志及水經注皆為河是可怪也賴有說  
文所引可證是古文之末盡亡者吾謹從  
淮海維揚州  
曹全碑  
云沈繅

荆楊郭忠恕佩觿云楊柳  
以東疏  
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言自淮而南至海可矣必又言

州李巡注云江西南其氣燥勁厥  
彭蠡既豬陽鳥鹵居蠡力後反  
俗書蛙上著豕先其聲矣也  
注  
鄭康成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

章彭澤西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聲謂鹵讀若攸所也彭  
蠡豬而為湖則陽鳥得安所居矣豬或為都  
疏  
注見夏本紀

葉正義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及郡國志皆云豫章郡彭澤彭  
蠡澤在西是也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者日行夏北而

冬南鴻雁則正月北鄉至秋而來南是隨陽氣南北故鄭君箋  
釋言有苦葉詩亦云雁者隨陽而處云  
疏  
注見夏本紀

高誘注云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漢仲秋紵云  
候雁來注云從北漢中來南過周洛之彭蠡季秋紵注亦云從  
北方來南之彭蠡季冬紀云彭蠡為鴻雁之所常居處故云彭  
蠡豬而為湖則陽鳥得安所居矣云豬或為都者史記作都也

皇清經解

卷言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江既入注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左合漢爲北江會彭

蠡爲南江岷江在其中則爲中江既入者入海也岷孤鄭注

學記六卷及兼明書二卷下經道漾東流爲漢至于大別南入

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故云左合漢爲北江從西向東

故以北爲左也彭蠡餘漢入江而匯爲澤其澤則匯於江之南

故云會彭蠡爲南江下道江云東地北會于匯鄭注以東地者

爲南江也漢在北彭蠡在南則江在中矣故云岷江在其中則

爲中江下道江云東爲中江入于海是亦一證也則三江皆入海也

據下經北江中江皆言入于海而南江則未見於經漢書地理

志云南江在會稽吳南東入海是亦一證也則三江皆入海也

互詳道江疏震澤底定注地理志震澤在會稽吳西名具區會古疏

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云會稽郡吳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

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其文也鄭注周禮職方氏言吳南志在吳南

云古倉稽蓋東漢分置吳郡吳屬周禮也鄭言吳南志篠蕩既

云吳西者蓋具區廣袤八百里在吳西而又經其南也篠蕩既

專厥艸維天厥木維喬篠先鳥反篠徒注篠箭屬小竹也蕩大

竹專布也天少壯也喬上竦也箭卽賤反少式篠箭至大竹

皇清經解卷三九十一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釋艸云篠竹箭故云篠箭屬小竹也釋艸又云蕩竹李巡注云

竹節相去一丈曰篠孫炎注云竹闊節者曰蕩故云蕩大竹蕩

布說文寸部文史記云竹箭旣布則此專當訓布也詩桃夭傳

云天夭其少壯也故云天少壯也云喬上竦也者詩漢廣傳誼

也厥土維涂泥涂同都反或涂下注馬融曰涂泥漸淨也漸子

廉反

澤汝注見夏本疑注易陸上九云雨爲泥涂虞翻注云坎爲

庶反疏冢爲雨四變時坤爲土土得雨爲泥涂則涂泥爲溼土

故云漸溼也說文云溼漸溼也漢書東方朔傳朔厥田維下下

對郭舍人隱語云涂者漸却徑也却卽溼之省文厥田維下下

厥賦下上上錯注上錯謂雜出上等蓋時或出中下之賦也疏

九等之賦下上爲第七中下爲第六下厥貢維金三品注鄭康

上之賦雜出上等故知或出中下之賦

成日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疏注正義又見詩泂水正義云銅

鑊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旣以鏐

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

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信十八年檢禹貢之文厥

始朝于楚楚子期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日無以鑄兵故以鑄

三鐘攷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爲

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此說證金爲銅以申鄭惜甚善但荆

州之銅則左傳所云是矣揚州之銅猶未有證案漢書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即今故章也又案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有故鄣縣又史記貨殖列傳言吳有章山之銅蓋即章郡銅山所產然則揚州有銅山矣瑤琨篠簞瑤夷則金三品實是銅山所產以為金銀銅非也瑤琨篠簞瑤夷則古注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篠可為矢簞可為幹琨或為

瑣反瑣案反瑣古玩疏此注采取說文玉部竹部文也毛詩木瑣反韋昭音古玩反疏瓜傳云瑣瑤美玉是瑤為玉之美者也云琨石之美者則是次於王者王肅不分瑤琨總言美石次王者非也云篠可為矢者先鄭注周禮稟人敘官云箭翰謂之箭篠即箭竹也云簞可為幹謂之稟人是用箭竹為之故亦名為幹道七竹為下是幹有用竹者簞是大竹也云琨或為瑣者據漢書作瑣又釋文云馬本作瑣案說文琨字重文作瑣則瑣瑣實

字一齒革羽毛惟木注齒象齒所以為弭革犀兕也所以為甲胄羽鳥羽所以為旌毛犛牛尾所以注干首惟木二字衍文犀先聲莫交反疏齒象齒至注干首宋用韋昭國語注也襄二十四俗通作旌犀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泮水詩云元龜

皇清經解卷三見七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象齒故知齒是象齒也云所以為弭者宋徵詩云象弭魚服箋云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為之是也云革犀兕也所以為甲胄也攷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是甲必用犀兕為之故知革是犀兕也可馬法胄字作鞬革是胄亦以革為之也案易革初九云鞬用黃牛之革宜二年左傳云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則牛亦有革亦可為甲而惟言犀兕者以牛則處處皆有不需荆揚貢之此荆揚所貢自是犀兕也云羽鳥羽者逸周書王會解有蠻陽之翟倉吾翡翠是其物也彼孔晁注以蠻陽為揚州之蠻倉吾亦蠻也云所以為旌者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旌析羽為旌則旌旌皆用羽惟言旌者舉一可推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髦牛也揚州在東南而知所貢之毛是犛牛尾當以毛之可飾器用者惟犛牛尾且經文與荆州同明是同物當必揚州亦有犛牛尾而以為貢也云所以注干首者詩云予矛干旄毛傳云注旄於干首鄭箋云周禮孤卿建櫜大夫建旄首皆注旄焉是也云惟木二字衍文者史記漢書皆全載此篇應制去以相傳既久不敢擅鳥夷卉服偽字偽孔氏妄增之本削始存之而日為衍文可也鳥夷卉服鳥夷顏師古注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可知漢書原本作鳥非由字誤也故从之史記作鳥者必是書駟據偽孔書以改之其實亦作鳥也并許貴反又許注卉艸之總名也鄭康成曰此州下溼故衣艸服貢其服

者以給天子之官

衣乙疏云卉艸之總名也者說文艸部文釋

是卉為總名也鄭注見正義云卉艸服人注云凡百艸之官者禮記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宰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艸笠而

至尊野服也是天子之官有服艸服者也厥匪織貝織中注鄭康成曰貝錦名詩云

縷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

記曰士不衣織縷七兮反斐方尾反為織衣織疏注見正義云

是匪實且與織聯文知非水貝具是錦名故即引詩以證引詩者巷伯篇文也彼傳云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

賦之貝文也是錦有名貝者此也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者織非一色故必先染絲為數采乃後難以織之則

間錯成文也言凡則說州織文亦該之矣引禮厥勺橘柚勺必記者玉藻文鄭彼注亦云織染絲織之與此同厥勺橘柚勺必

今通作包橘居注勺裏也橘似橙而色赤味甘柚條也似橙而

大味微酢而美皆江南果裏工可反橙直疏勺裏說文勺部文

則異橙孰則皮色黃橘孰則赤橙味酢而橘味甘故云似橙而色赤味甘也柚條釋木文柚色似橙而形實甚大味雖稍酸而

###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主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大

甚甘美遠勝於橙故云似橙而大味微酢而美酢酸也說文木部云橘果出江南鄭璞注爾疋柚條云生江南故云皆江南果

錫貢注鄭康成曰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少則不貢錫所以柔

金也周禮攻工記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少房法反疏

注見正義此既足貢而不於厥匪之上言之退之在下別出貢文故知非常貢有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也今吾吳西北

百里時會產錫相傳世亂則有錫治無之故縣以無錫名山秦始皇時會產錫則為錫所以柔金也者呂氏春秋別類篇云金柔錫

柔合兩柔則為剛是錫所以柔金也引攻工記者證錫之所以柔金也案攻工記云攻金之工築氏執土齊冶氏執土齊又云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

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削殺上讀謂柄袖錫命而後貢案說文木部引厥包柄袖之文不聯

引錫貢則錫貢自是別為一句且金銀銅鐵鉛皆入貢錫亦器用所需不應獨缺而他州無文惟見於此又周禮職方氏揚州

其利金錫則揚州實產錫不應沿江海達于淮泗偽孔本作沿

不貢足證鄭誼精確肅誼非也

云沿鄭本作松案史記注鄭康成曰松當爲沿字之誤沿順水

漢書江海上皆無于字注鄭康成曰松當爲沿字之誤者篆

行也注專反疏文沿作沿松作枏二字近似易相涉此文作松則

不詞作沿則於誼允協故知當爲沿由字相似而誤也案史記

漢書及馬融本皆作均江海馬訓均爲平韻未妥協不若沿誼

是記禹之巡行州竟非其言其治水部云沿綠水而下也是順水行

也注荆及衡陽維荊州注鄭康成曰荊州自荊山南至衡山之

南疏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山南曰陽經言衡陽故注云衡山

漢南其氣慘剛稟性醜江漢朝宗于海注朝宗諸侯見

天子之名也周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康成曰江水漢水

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

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誼以

著人臣之禮注見夷甸反遄上疏引周禮者大宗伯文以證朝宗

專反著中甸反注是諸侯見天子之名也鄭注見

皇清經解卷三見三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正義下文道漢云南入于江又云東爲北江入于海道江云東

爲中江入于海是江漢合一共赴海也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

後服國無道則先疆者公羊傳四年傳云楚有王者則後服楚

無王者則先叛是也鄭以江漢入海在揚州東畔去荊州甚遠

而經於荊州言之因說其所以記於荊州之意九江孔殷注鄭

以其易叛難服故記其水之誼以著人臣之禮九江孔殷注鄭

康成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

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聲謂孔甚殷中

也甚中猶言水由地中行也疏鄭注見正義毛詩溱洧傳云殷

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者蓋以九江爲名則水有多也

故云出水之孔數衆多也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廬江郡尋陽

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郡國志亦云廬江郡尋陽南有

九江東合爲大江是也據兩志廬江郡皆屬揚州又別九江郡

亦屬揚州經於荊州記九江者蓋九江至尋陽東而合九江郡

與尋陽相近當九江始合之處故郡取名爾其未合于江之時

則在尋陽之上固是荊州地也故經於此言之乃應劭注地理

志謂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如其說則九江不在荊州矣恐其

是當从鄭說爲正孔甚殷中並釋其文不从鄭君其孔衆多之

誼者以史記云九江甚中其誼長也云水由地中行者孟子滕





滓也康成之說雖不與許君鄭大夫同要皆謂縮酒用茅也云注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者吳都賦云職貢內其包匭劉逵注曰匭猶纏結也尙書禹貢曰包匭菁茅生桂陽其包匭劉逵給宗廟異物也重之是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案此注全本康成蓋惟誼實精確厥匪廟諱纏璣組衣反組則古反注纏淺絳故開林依用之也

也染元纁者暑熱則良荆州地煖故匪元纁組以丹璣謂之璣

組璣非匪實匪實止是組介絳君巷反煖乃疏元纁淺絳也者

染元纁者暑熱則良者周禮染人職云夏纁元鄭注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是元纁必及暑熱而染煖暑熱則良也云荆州地煖者荆州於中國爲正南當火位故相承受者則綬是組之下尚爲結以罵之玉者其上丹玉中者其間是佩必有珠亦必以組於丹矣鄭以流州注入於玉府物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匪者入丹璣之組非別有璣也故云組以丹璣謂之璣組璣非

匪實匪實止是組介九江內錫大龜聚反注馬融曰內入也聲

皇清經解卷三九三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謂錫賜也言入賜者尊大龜也大龜尺二寸者禮三正記曰天

子龜長尺二寸長直疏馬注見釋文內入說文入都文錫賜釋

也賁者下獻於上之言茲言內錫以入賜爲證蓋以龜爲神物尊之使若天所賜然故云言入賜者尊大龜也毛詩泮水傳云元龜尺二寸元猶大也故云大龜尺二寸者禮三正浮于江沱記云云見白虎通著龜篇引以證大龜長尺二寸也

潛漢逾于雒至于南河雒諸本皆作洛蓋惑於魏不之詔也三國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舊注引魏略

曰詔以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雒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佳加水段氏玉裁曰魏不

欲改雒爲洛詭言漢火行忌水而去水此不根之談也周禮職方氏雒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滎雒逸周書職方解同是豫州

上雒本不從水故說文洛字下說出歸德之水不有一日出

不問忌水而易其偏傍何獨忌於洛水耶子初時亦惑於漢忌水改雒之說故是書雒皆作洛聞段君之言重書禹貢悉作雒字當盡同此但既刊刻改之不勝改姑置之有雒注逾越也逾雒至南河將治豫州也禹施功之敘於此見一隅越于伐反疏說文

毛部云逾越進也故云逾越也云逾雒至南河將治豫州也者鄭於冀州之末注云治水既畢更復行州覓地肥腴定貢賦上然則每州之末浮于云云皆是巡行州覓地肥腴此言浮于貢賦上漢是荆州之竟雒與南河則豫州之竟非荆州地矣經於荆州之下卽記豫州明禹治荆州畢卽治豫州則此逾雒至南河是將治豫州也云禹施功之次第也知者鴻水之害大河尤甚禹治水先治河而河所經之地黃沈最下沈既淪沒冀爲帝都故先治冀而次及沈次則魯青而徐而揚東方三州皆類於海水之委也及荆州梁州之地楊則跨大江而南盡東南之地矣循揚而上故及焉其功可緩故荆州既治次及豫州乃後治梁也雒州田上上故治之最後經亦記之於末是旋越記九州北特言逾雒之先後而敘之者也茲於荆州之次治豫則九州之施功皆如此經之先後可知故曰於此見一隅論語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一隅反三者也荆河雒豫州注鄭康成曰豫州眈自荆山而北至于河疏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周禮爾疋皆云河南曰豫州是則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李巡爾疋注云河南其氣者密厥性安靜故曰豫豫舒也

皇清經解

卷三 覓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入于河經訓云導屢澗則屢水之屢不從水澗吉晏反注地理

志雒水出宏農上雒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伊水出宏農盧氏

熊耳山屢水出河南穀成替亭北澗水在宏農新安東皆入于

雒經總言入于河者下經道雒言會于澗屢會于伊則三水入

雒自明此省文互見也替夕鐵反省色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

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又盧氏縣

熊耳山在其東伊水出焉東北入河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

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又雒南郡穀成縣五百里水出

替亭北東南入雒是雒水入河三水皆入雒經不區分而總言

既入于河蓋雒既入河則入雒者亦得言入河且下經水道雒

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屢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則雒入河

而三水入雒於彼文自見於樊潘既都樊潘正義本作樊波蓋此不復詳言故云省文互見樊潘既都衛包所改也段氏王菽周禮職文以爲絕小水則非沈水流出之澤矣此經樊當从火皆从火陸氏釋文可證隱元年釋文且云樊陽或作樊非玉篇樊字下云亦樊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樊陽劉寬碑陰河南樊



陽鄭烈碑熒陽將封人唐盧藏用俱書紀信碑困高祖于熒陽  
熒字無不從火皆明證也聲案後經道流下泆爲熒同此矣潘  
百未反史記及馬鄭本注鄭康成曰熒沈水泆出所爲澤也今  
皆作播據說文當作潘

塞爲平地熒陽民猶謂其處爲熒澤在其縣東春秋傳坊閔公

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熒澤此其地也聲謂潘水名在河南熒

陽都或爲豬傳直扇反疏鄭注見詩定之方中正義及鄭譜正

云道流水東流爲泆入于河泆爲熒是也云今塞爲平地熒陽

民猶謂其處爲熒澤在其縣東者鄭據所聞見而言當得其實

其縣東卽謂熒陽縣之東也漢書地理志及後漢郡國志皆不

言熒陽有熒澤良由以塞故也此奉秋傳者左傳文案衛之封

域在冀州及狄人戰當在河北也引熒澤在豫州則是河南鄭君

乃云此其地竊所不解詩正義云泆水發原河北入于河乃泆

爲熒則泆水所決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熒澤但在河南多爾

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戰于熒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

云此其地也案此說甚紆曲泆水泆于河南安得被于河北既

隔大河安得相連戰于熒者蓋在熒澤直北對岸之處爾云此

其地終熒未安存疑可也云潘水名在河南熒陽者說文水部

文言在熒陽則與熒澤同處卽是此熒潘之潘故不從馬鄭作

皇清經解

卷言九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畜

熒播也云都或爲豬者史記作都漢書作豬兩字皆可從據

鄭注周禮職方氏引此作都故此經从都字而注別出豬文

道  
荷澤被明都道徒好反注荷澤荷水所鍾也在沛陰定陶東水

盛則被及明都矣明都在梁國睢陽東北明都或爲盟豬或爲

孟豬睢思疏國語周語云澤水之鍾也故云荷澤荷水所鍾也

禹貢荷澤在定陶東水經末卷禹貢荷澤在定陶縣東茲據以

言焉案漢書志在山陽湖陵言禹貢澤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徐

州既在陶東則鍾聚故於是得澤名云在定陶東者蓋荷水流

水經亦云荷水在山陽湖陵縣南湖陸卽湖陵也聲注前經徐

陵至定陶東而鍾聚故於是得澤名云在定陶東者蓋荷水流

書志山陽沛陰皆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去湖陽蓋不甚遠據漢

定陶地相近矣云水盛則被及明都矣者水經注八卷引此經

又引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

乃覆被矣茲用其說云明都在梁國睢陽東北者漢書水梁國

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盟諸卽明都也云明都或爲盟豬者

此明都字从史記本漢書則作盟豬云或厥土維壤下土墳壚

爲孟諸者爾疋云宋有孟諸卽此明都也

注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鄭康成曰壚疏也

疏

注

注

注

注



志同沱潛旣道注鄭康成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

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余首

不于此出江原有郪江首出江南至棧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

類與潛蓋漢西出番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

十里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

通卽為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旣道聲謂潛或為潛或為潏郫平

支反

郫直狩反疏鄭注見荊州正義及水經注二十九卷二引亦謂

榘其焉反疏自江漢出者亦荊州沱潛也鄭注荊州引爾雅

水出江為沱漢為潛此亦名沱潛則亦是自江漢出者矣引地

理志者案漢書志郫與汶江二縣皆屬蜀郡郫縣江沱在東

西南北入江汶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漢中安陽縣潛水出其

其尾入江漢余首不于此出是則與爾雅所云水出江漢者不

合故又後引郪江及西漢水以推求也案志江原亦屬蜀郡有

郪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又隴西郡西縣番冢山西漢所出

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皇清經解

卷言見上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美

鄭以郪水首出於江故以當沱西漢與武都之漢分支別流故  
以當潛但時俗不目此二水為沱潛故言豈言與言蓋以疑之  
也蓋西漢雖出番冢旣流與漢合而又別為西漢水卽可以當  
自漢出之潛矣故鄭君又云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  
疏通卽為西漢水也云潛或為潏或為潏者漢書作潏史記作  
潏也案說文水部云潏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其卽此經之  
潛水

與 蔡蒙成平注鄭康成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聲謂成古

文旅讀當為鴻臚之臚臚敝敘也言可敝敘其平成之功也

居反臚疏鄭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蔡蒙在漢嘉者案漢書

力應反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嘉

海應劭注云順布更名漢嘉也郡國志亦云漢嘉故青衣安陽嘉

二年改有蒙山鄭以蔡蒙卽蒙山是一山也云成古文旅者說

文於郫云為旅讀當為鴻臚之臚者周禮司儀云皆旅攢康成  
注云故讀為鴻臚之臚此經旅字釋文言韋昭音盧如韋音則  
从周禮鄭讀矣司儀注云臚敝敘也 和夷底績注鄭康成曰和上  
也釋言云臚敝也故云臚敝敘也

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  
中羌去疏注見水經注三十六卷案水經注云晉地道記曰梁  
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自桓水以南為夷

書所謂和夷底績也是則和夷卽桓水之夷故鄭君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且云和讀曰桓也惠先生曰漢書酷吏傳云陸寺門桓東如淳曰陳留之俗桓聲如和故桓表或謂之桓表東京賦云斂和樹表是和與桓通也引地志者案漢書志蜀郡之下言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厥土青黎注馬融曰黎鄭君所引雖非此志其說正符同也厥土青黎注馬融曰黎小疏也疏注見釋文青黎史記作青驪則黎似當解爲黑色馬質亦有不言其色如楊州涂泥無有不言其質者此言青黎青是色則黎當以質言故云小疏也王肅注亦云黎小疏也是肅

出下下之賦者少介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差又宜反復宜

戊疏注見正義經言三錯是正賦之外雜出三等而正賦下中反疏之下止有下下一等故知并其上二等爲三錯也爲孔傳乃謂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則是雜出二等并正賦爲三等鄭不然者以他州言錯者皆是正賦之外別出一等此言三錯明是正賦之外別爲三等也若并正賦爲三等則當言再錯必不言三錯矣僞孔說非也云差復益少者正賦下中間有出下下者但少介又或益少正下上者亦少差而上之又有出中厥貢下者復益少也益少正義引作益少蓋誤也

皇清經解 卷三 覓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毛

鏐鐵銀鏐斧鏐力攸反鐵天結反鏐落候反注鄭康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

鏐鏐剛鐵可以刻鏐疏美者謂之鏐說文金部亦云鏐黃金之美者故鄭君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僞孔氏改鏐爲鏐乃球

之或字離州所貢非梁州物產改亂經字臯莫大焉云鏐剛鐵可以刻鏐者說文金部亦云然蓋孔氏古文說也案金部

云鏐黑金也銀白金也鄭君不解鐵銀者以人所共知也熊襲

孤狸狸力注熊襲以爲射侯孤狸以爲裘疏周禮司裘職有熊侯禮以爲示服猛

襲亦猛獸熊類也故并言熊襲以爲射侯禮有孤青裘孤白裘

詩七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狐狸皆禮毛溫煖皆宜爲裘故

云狐狸以爲裘此皆言其皮之用爾獨皆禮獸毛溫煖皆宜爲裘故

物又云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又冥氏職云若得

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則四織皮西頃因桓是來頃起注鄭

康成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頃雖州之山也地理志西頃山在隴西臨洮雖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

阪爲是曲爲桓也聲謂離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古是氏同字巴蜀名山岸脅之崖秀著欲落暗者曰氏楊雄賦云

響若氏隕離庸用反離州同洪上高反般步于反上時賞反脅

疏鄭注見水經注三十六卷及夏本紀注據下經言織皮昆侖

折支渠搜西戎卽敘則織皮謂西戎之國矣云西頃離州之

山且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屬涼州漢之涼州古離州之頃也

在縣西南又案郡國志屬西郡漢洮州漢之涼州古離州之頃也

西頃山在焉是離州之山矣云桓是離阪名其道殷桓旋曲而

上故名曰桓是者離阪本名是曲爲桓也者引時俗之名以證阪

名是曲今其下民謂阪爲是曲爲桓也者謂是阪曲爲般也似

有舛誤以意改之聲謂離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者

以鄭君言有事京師道由此州爲未然故異其說當時京師在

冀州冀州在北方離州在西北當冀州之西戎又在離州之

西梁州則在離州之南離戎之西北有事京師但東向徑直而行

不必迂道南折而由梁也且經於梁州言來明是來於梁州非

往京師矣故云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也說文曰部云隴天

水大阪也郡國志漢陽郡隴州有大阪名隴阪漢陽故天水郡

則桓是卽天水之隴阪矣西頃山在隴西郡郡名隴西是在隴

阪之西而梁州在隴阪南則自西頃而來梁州道由桓是也西

觀禮曰太史是又鄭注云古文是爲氏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

曰伯是職方鄭注云是或爲氏則古者是與氏互通故同字

云巴蜀名山岸脅之崖秀著欲落暗者曰氏者說文曰部云山

岸脅之崖卽阪也此與鄭云其下民謂阪爲是正合相證益確

矣楊雄賦云云解調文也說文引以證山岸脅之崖欲落暗者

皇清經解 卷三九去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庚

八于渭亂于河河迷鄭康成曰或謂漢爲沔聲謂地理志沮

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南入江或以爲沔水正絕流曰亂詩云

涉渭爲亂八渭亂河之雒州也鄭注見夏本紀注云或謂漢

有沔陽縣如淳注云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志又云東漢水受

氏道水一名沔是東漢實爲沔也既用鄭注又引地理志沮水

者備異說也案漢書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水

南入江過郡五漢行四里說文曰武都郡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似卽漢志所傳沮水矣水經亦云沔水出武都沮

縣東狼谷中鄭元注云沔水一名沮水關驪曰以其初出沮如

然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是或以沮水爲沔水也沔水有此二條故於鄭注之外別參一說焉云正絕流日亂者釋水文孫炎引其詩以證焉云入渭亂河之離州毛傳亦云正絕流日亂故州而渭與河皆在離州竟則入黑水西河維離州注鄭康成曰渭亂河是爲治離州而往也

離州盼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疏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又見離州故云東至于西河李巡注爾疋云河濁水既西濁如灼反西其氣蔽墜厥性急凶故曰離離壅也

于流沙鄭康成曰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下行疏桑欽說見說文水部案漢書志張掖郡刪丹縣下脩桑欽以爲道朔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然則欽說謂禹道朔水自刪丹非謂朔水出刪丹也云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者據此經下文道水文也鄭注見正義酒如鏡反鄭康成曰涇水渭水發原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

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皇清經解卷三見三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聲謂屬注也沛之言內也賢反

疏注見詩谷風正義云涇水渭水發原皆幾二千里者謂初出處至歸宿處流行幾二千里也據地理志涇水行千六百里入渭涇水行千八百七十里入河是皆幾二千里也涇入于渭故曰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引地理志者漢書志安定郡涇陽下云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是也案志陽陵屬左馮翊鄭君言京兆陽陵者東漢時改屬京兆郡國志可攷也云屬注也者儀禮士昏記云酌元酒二屬于冀鄭注云屬注也茲涇水入渭亦有注誼猶詩云豐水東注之注也詩公劉云芄鞠之卽鄭箋云芄之言內也鄭注周禮職方引詩作沔班之卽則芄川字通故云沛之言內也周禮職方引詩作沔班之卽則芄川字通故云沛之言內也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沛爲水名當卽皇澗名曰涇爾然則目水爲沛始于周公當公劉時猶未有沛水之名此沛非水名矣

地理志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至左馮翊懷德東南入渭既從者從渭而入于河馮皮反疏云傳以漆沮爲洛水者僞孔傳

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案若以漆沮爲二水則亦曰洛水者謂漆與謂沮與語無分曉蓋傳必云一水名二字乃誤也故承之曰然則漆沮一水也案漢書地理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西入洛水經志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柵縣北東入于洛然則離州實有漆沮二水乃于此經不稱是二水以說反乎爲孔以爲洛水者據下經道渭先會于涇乃後東過漆沮則漆沮在涇水東矣扶風之漆水則在涇西非其處所沮水則入洛非渭所經也且漆與沮實不同處不得二水並舉則此漆沮非彼二水矣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過華陰縣北酈元注云洛水入焉關駟以爲漆沮之水也案駟北酈元注云洛水出山行于南未至朔方關當未之見則其以洛水爲漆沮蓋舊有是說僞孔氏因之爾非始于僞孔也故依用之引地理志者漢書志北地郡歸德下云洛水東北蠻夷中也入河字誤也當爲渭左馮翊懷德下云洛水東南入于河漆沮之下不復有又東河者下經道渭聯言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之下不復有又東之文明漆沮入渭而渭卽入河矣

**書** 注地理志鄠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同合會也言合會于渭也 鄠 郭朗古反 疏 引地理志有扈谷亭扈夏啓苑入渭是也云同合會也者說文曰郿文荆楚既炭注地理志

荆山在左馮翊懷德南炭讀爲臚噉敘也言功以噉敘也 馮皮

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湫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是也云同合會也者說文曰郿文荆楚既炭注地理志

荆山在左馮翊懷德南炭讀爲臚噉敘也言功以噉敘也 馮皮

疏 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云左馮翊懷德南貢北條荆山在南山是也言北條者以南郡南左馮翊別有荆山故以南北分之也云旅

讀亦爲臚者上文秦蒙旅平之旅讀爲臚此旅字音誼與彼文同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注地理

志終南名太一山惇物名坐山皆在右扶風武功鳥鼠在隴西

首陽疏 夏本紀注引鄭注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不及鳥鼠茲據漢書志以足成之志云右扶風武功

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山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原隰底績

東又一山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原是也地理志

至于都塹注 鄭康成曰原隰在邠詩云度其隰原是也地理志

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聲謂都或爲豬度大疏 鄭注見正義

云原隰在邠者詩公劉篇言公劉栖邠之事而云度其隰原則者案漢書志武威郡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卽此都野也云都或爲豬者茲从史記作都漢書則作豬三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上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三

危既度三苗丕敘

度代洛及

鄭康成曰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

鳥鼠西南與岷山相連聲謂度讀如荒度土功之度丕大敘順

也三危山既以經度三苗于是大順敘言不載也度或為宅

或籀文悖步內反辛鄭注見夏本紀索隱案鄭注此經或倘俗通作逆者同讀分疏地說或稱地記疑是一書謂卽河圖括地象但此書已亡不知蓋闕也案水經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漢書地理志及續漢書郡國志於敦煌郡敦皇縣下皆不言有三危山文不具也鄭所據之地理志悉與郡國志同蓋亦不見三危山所在故鄭據河圖及地說也云三危山在鳥鼠西者鳥鼠在隴西三危在敦皇郡國志隴西在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敦皇在雒陽西五千里是三危在鳥鼠之西矣太平御覽第五十卷地部十五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道江夏山相接汝乃岷山段暗字此鄭岷番既裁岷山之陽岷山道江夏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正合南與汝山相接之言則蓋云南與岐山相連者良由岷寫作汝而汝與岐偏傍相似故誤作岐當云南與岷山相連乃合也云度讀如荒度土功之度者荒度土功咎繇墓文史記乃合也云度讀如荒度土功之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音田各反如劉音則讀如荒度矣丕大釋詁文釋詁云順敘也轉訓則云敘順也案古丕不字通據咎繇墓言苗頑弗卽功在水土既平之後則此丕敘似當解為不敘茲不爾者以此經主紀禹功若是不敘不記于此矣且三苗反覆無常或此時從順後復叛逆亦未可知或頑弗卽功者是其君長此言丕敘謂其民化逆兩文固不相妨故解云三苗于是大順敘言不悖逆也云度或為宅者厥土維黃壤厥田維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維據漢書作宅也

球玲琅玕包因爾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之文而改也據詩韓奕釋文則鄭本及僞孔本皆作玲薛季宜書古文訓注鄭康

成曰球美玉玲美石琅玕珠也疏者釋器云璆卽球之或字也

今本爾疋作璆琳玉也蓋誤也若是琳字釋文當卽發音不應於後文釋地始音琳為林矣故知誤也云玲美石者說文玉部云玲璽石之次玉者玲卽玲璽也次玉之玲則美石矣云琅玕珠也者說文玉部云琅玕似珠者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注地理志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龍

門山在左馮翊夏陽北龍門水門也魚游其中得過者便為龍



故曰龍門水相入也渭納渭入河處也

馮皮反疏引地理志者

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左馮翊夏陽龍門山在北是也偽

孔傳亦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案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取天

水龍西置掖郡武帝時置金城郡地理志亦云金城郡昭帝始

元六年置然則各帝時未有金城郡也據史記金子世家云安

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交然則安國歿于武帝之世

安知所謂金城郡而傳乃言金城其為偽託昭然明矣乃千餘

年來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者不亦異乎云龍門水門也魚游其

中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者不亦異乎云龍門水門也魚游其

渭水相入也者說文水部文上文涇屬渭渭注云渭之言內此

言水相入不同者上文既言屬則渭不可更解為入故訓為內

此為證于渭納堂就處所為言故以司洩入謂渭入河處望織

文為證也漢書志渭入河在京兆船司空渭納即其處所也

皮昆侖析支案交西戎即敘昆丘本反命劫門反析先觀反交

書注鄭康成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窰三山之野者皆

西戎也西戎別有昆侖山非河所出者也聲謂即就敘順也衣

既疏鄭注見正義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窰三山之野

反疏者皆西戎也者選周書王會解云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梟

皇清經解卷之九二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已翁耳丹旬離題離止秦齒孔量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西

戎有昆侖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西戎析支渠廖氏羌廖乃窰之

段啗字是析支渠窰亦西戎也故云皆西戎也云西戎別有昆

侖山非河所出者也者據王會解云正西昆侖若河所出之昆

海內則在中國之西北不在正西故知別有昆侖山也山海經云

山也即就詩東方之日篇道汧及嵒至于荆山汧氣堅反字从

鄭箋誼也敘順已具上疏道汧及嵒至于荆山汧氣堅反字从

史改从山說文汧从水吾从之注馬融曰汧為北條西頃為中

馮皮反疏引地理志者

漢書志金城

龍門山在北是也偽

昭帝紀始元六年取天

金城郡昭帝始

元六年置然則各帝時

未有金城郡也據史記

金子世家云安國為今

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蚤交然則安國歿于武帝

之世安知所謂金城郡

而傳乃言金城其為偽託

昭然明矣乃千餘年來

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

者不亦異乎云龍門水

門也魚游其中得過者

便為龍故曰龍門者不

亦異乎云龍門水門也

魚游其中得過者便為

龍故曰龍門者不亦異

乎云龍門水門也魚游

其中得過者便為龍故

曰龍門者不亦異乎云

龍門水門也魚游其中

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

門者不亦異乎云龍門

水門也魚游其中得過

馮皮反疏引地理志者

漢書志金城

龍門山在北是也偽

昭帝紀始元六年取天

金城郡昭帝始

元六年置然則各帝時

未有金城郡也據史記

金子世家云安國為今

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蚤交然則安國歿于武帝

之世安知所謂金城郡

而傳乃言金城其為偽託

昭然明矣乃千餘年來

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

者不亦異乎云龍門水

門也魚游其中得過者

便為龍故曰龍門者不

亦異乎云龍門水門也

魚游其中得過者便為

龍故曰龍門者不亦異

乎云龍門水門也魚游

其中得過者便為龍故

曰龍門者不亦異乎云

龍門水門也魚游其中

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

門者不亦異乎云龍門

水門也魚游其中得過

反南反與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河東郡蒲反盧首山在南是  
見長阪故加反然則反即阪字古通用也續漢書郡國志云  
東郡蒲阪有盧首山案地理志壺口山在北屈東南霍太山即  
大岳在龔縣東皆屬河東郡注  
不言者于冀州已具言之矣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注水經云

底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地理志析城山在河東濩澤西南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疏底柱地理志無文故用水經也案

在大河之陽水北曰陽則是南河之北也底柱在南河其直  
北正當大陽之東偏故云在大陽縣東河中謂在縣東之南河  
中非謂東河也引地理志者漢書志河東郡濩澤  
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又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 太行恆山至  
于碣石入于海行何 岡反注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壁王西北恆山

在常山上曲陽西北疏云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壁王西北者

北壁王太行山在西北然則太行似有兩山必知此經太行是在  
壁王者以水經未後一卷備記禹貢山澤所在亦云太行在  
壁王此兼據彼文故不用山陽東北者漢書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  
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者漢書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

皇清經解卷三見主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壹

在西北案常山卽恆山文帝諱恆故改曰常然則  
那以山名也上曲陽者對鉅鹿有下曲陽故云上西頃朱圍鳥

鼠至于太華圍月注鄭康成曰地理志朱圍在漢陽南太華山

在宏農華陰南疏注見夏本紀注漢書志漢陽爲縣名屬棗爲

朱圍山在縣南梧中聚圍卽圍字同也又華陰屬京兆太華山  
在南鄭引志言朱圍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者案志  
又云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後漢郡國志亦云漢陽郡武帝置  
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有冀縣有朱圍山郡國志又云宏農  
郡華陰故屬京兆有太華山然則鄭君所據乃熊耳外方桐柏  
東漢之地志故與班史志有異也說具冀州疏 熊耳外方桐柏  
至于倍尾倍步回反史記注鄭康成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  
作負茲从漢書

外方在潁川崇高崇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倍尾在

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疏注見夏本紀注鄭注引地理志輒

或不合惟此條注所引不然案漢書志郡國志同而與漢書志  
在東又潁川郡崇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嶽氏熊耳少  
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又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  
復山在東南又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

是皆與鄆君此注合而郡國志惟盧氏有熊耳山及平氏桐柏  
大復山與此注合潁川郡陽城有崇高山未有崇高縣江夏郡  
有安陸縣不言有倍尾山此則道番家至于荆山南反注鄭康

成日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

貢南條荆山在東北郡國志案漢書志南郡臨沮下云禹  
南郡臨沮下亦言有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注鄭康成日地理

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注見夏本紀注

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是內方止名章山又六

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則安豐不屬廬江鄭引地理志

言內方名立章山及廬江安豐皆與漢志異者案續漢書郡國

志云江夏郡竟陵有立章山本內方廬江郡安豐有立章山注

云建武十年消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豎山之陽至于衡山注

郡然則鄭君所據乃東漢之地也

地理志衡山在長沙湖南禹貢衡山在東南案鄭注周禮職

方云衡山在湖南則于此注當亦云過九江至于敷淺廬泉本

然茲引地理志為說正與鄭意合也

事也篆文媼作原時俗用之注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雋徂疏前文荆州云九江

也此引水經云九江地者欲分異于前文之九江明此是謂九

江川流之上地也云長沙下雋縣者漢書志為長沙國郡國志

為長沙郡皆屬荊州有下雋縣不言九江地文不具爾云敷

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者案漢書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

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傳淺原敷傳古通用則敷淺原即傳易

川也蓋傳易川發原于傳易山故後以山名其川據其流言

則日傳易川推本其始則謂之敷淺原也水道溺水至于合黎

經言敷淺原地者亦謂傳易川上之地也

注鄭康成日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東北自此

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注見正義

索隱引地說者疑括地象文經漢書紀及郡國志酒泉郡會水

皆不言合黎山文不具爾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與地說同則合黎自是山名矣馬王皆以為地名也云自此

以下者謂自此道溺水以下至道維也云言過言會皆是水名

言至于者或山或澤者經文自見鄭君言此以見合黎言于大

是山名矣唯是大邽東陵皆是地名皆言至于何也蓋鄭君于

判言之不必執泥也鄭注又云凡言道者發原于上未成流凡

言自者亦發原于上未成流既欲分別言道言自而詞意无異

殊无分曉引郭長說沙或从少故刪節之餘波入于流沁說文沁字重文作沙鄭康成曰地

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濁水西流入合黎山

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疏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

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郡國志亦云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據漢志言東北鄭君言西北未審就是也引地記者疑亦括地象也

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地形訓云赤水之東濁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是濁水通南海也案山海經餘波入于流沙西行又南行昆侖海道黑水至

于三危入于南海注鄭康成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

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无之矣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

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脅漢徒

又氏牟反疏注見夏本紀注及杜有通典百七十五卷云地理

池直支反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者山

謂三危水謂黑水也案漢書志及郡國志于益州郡滇池皆云

北有黑水祠皆不言黑水所出三危所在鄭君所據之志必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臺

然也云今中國无之矣者三危是竅三苗之所則是西裔中

國矣黑水為維梁二州之西畧則在九州之外不經由中國故

中國无之鄭云今者據其時中國之域不有此山水也引地記

者河圖括地象文以地理志不言黑水三危故引地記為說案

太平御覽第五十卷地部十五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

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與此注所引

不同蓋引者取節異爾實一書也又案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黑

水出崑崙西北隅則其原在極北之處據此經文亦黑水在三

危之北而地記言黑水出其南脅者謂經道河積石注河水出

于三危道出于其南脅非謂發原于此也昆侖東北隅南流八于郭海重原潛發異出合流東注蒲昌海

潛行而南出積石山下冒石門以西南流蒲昌以上无患害積石以上多伏流故道河積石郭蒲役反俗作疏山海經海內西

之虛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西北西南又入郭海又出海

外即西而北入禹所道積石山又西山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

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水經云昆侖虛在西北去崇高五萬里地

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厥詠從其東南流八于郭海又出海外

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水經云昆侖虛在西北去崇高五萬里地

原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案積石當河

始入中國之處蔥嶺于闐蒲昌皆在荒裔乃其上流山海經不言蔥嶺于闐蒲昌略也水經又南山蔥嶺云云當承南流入于  
郭海之下又出海外云云當承東注蒲昌海云云乃先言積石  
後言蒲昌文誤倒矣故酈元注水經據釋氏西域傳云河自蒲  
昌潛行地南下出積石經文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此駁是也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  
闐在南山也漢書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  
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旱居冬夏  
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南下出昆侖入郭海次言重原異出  
在蒲昌後言南出積石石門也重原潛發異出合流即謂蔥嶺  
于闐之兩原也河自昆侖至蒲昌出役見復皆安流無橫決故  
云蒲昌以上無患害據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南下出積  
石故云積石以上多伏流無患害則不必施功多伏流則无可  
致力故道河施功至于龍門注龍門山在河中春秋愛類篇以  
所及止于積石

通河阮安說淮南地形訓云龍門在河淵呂氏春秋愛類篇云是龍門在河中阮流者云禹鑿之以通河者淮南修務訓云禹沐浴淫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高誘注云龍門水門禹開而大之南至于崑陰注崑陰崑山之北地理志宏農有崑陰縣故言鑿

### 皇清經解

#### 卷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美

疏山北曰陰故云崑陰崑山之北漢書地理志崑陰屬京兆尹陰改隸宏農故鄭注前文道山云地理志太華在宏農崑陰南是鄭所據之地理志崑陰定隸宏農茲補鄭注之亡逸當與鄭合一故東至于底柱注底柱屹立河中若柱然故名地說曰河云然

水東流貫底柱東京賦曰底柱輟流屹坻屹反出古玩反疏云

柱屹然也地說云云本諸鄭注所引東京賦云底柱山名也居河中猶柱立也輟流薛綜注云輟止也是也引此兩文者皆以證明底柱在河中也水經注四卷引鄭注云案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謂輟流今世所謂底柱蓋乃輟流也底柱當在西河未詳也聲謂據地說則輟流在底柱之相近而非一處據經言東至于底柱則河既南至而東折底柱在南河審矣故地說言東流貫底柱與經文符合鄭君言底柱當在西河章異經文故不用其又東至于盟津津卽注盟津地名在雒北都道所溱古今以

爲津盟或爲孟溱會疏云盟津地名在雒北都道所溱古今以

紂八百諸侯咸會于盟津是都道所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孫符煉反

正義本作伍別也茲以史記 [注] 雒水入河處在鞏縣大邳地名在河南成

皋北鄭康成曰大邳地喉也沁出邳際矣 [疏] 說文水部云洧水

維入河處云在鞏縣者漢書志鞏屬河南郡雒水至鞏入河則

雒水在鞏矣云大邳地名在河南成皋北者是也臣瓚以為今

河南成皋縣北界也邳字或誤作伍漢書海澠志注鄭氏曰山

一成為伍在修武武德縣畝張晏曰成皋縣山是也臣瓚以為今

修武武德无此山成皋縣山又不一成黎陽山臨河豈是乎蓋

諸家皆不知伍字誤而歛山一成伍為說故皆不得其實大邳

實是地名非山也其字从卩水經與史記同也鄭注見水經注

五卷云大邳地喉也者說似出于地說是亦足證大邳為地名

矣云沁出邳際矣者沁水至河內武德入河決出于北過降水

河南為滎澤大邳蓋近其決出之處故曰沁出邳際

至于大陸 [注] 鄭康成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

至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絳水在安平

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

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

皇清經解 [卷三] 見土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山洪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

如郟彖于齊師之彖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彖故改謂之共

尔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 [降下江

卷反共居容反彖下江反惡显 [疏] 注見水經注十卷鄭據地說

故反屯徒侖反道與云虛反 [疏] 以為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

理志既言大陸在鉅鹿又云絳水在信都共聞相去不及千里

故云不容此數也案漢書志信都屬信都國鄭云安平信都者

那國志云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信都屬焉有絳水鄭據

東漢之地理志故云安平也云水土之名變易者即如所謂惡

彖言共也云世失其處者既改降為共則後世不知其處為降

水是失其故處也云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者既不

知降水之處所見此經之降水謂即是信都之降水故依彼絳

字居巷反之音而廢此絳字下江反之音矣云或作絳字者言

不但廢讀且有改其字从糸作絳者云非也者謂廢讀及改字

皆非也云今河內共北山洪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

者共北山引者作北山據漢書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洪水所

出東至黎陽入河然則北山據漢書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洪水所

者文不具鄭蓋據東漢之地志有是共水也云近所謂降水也

者言河內之共水近似此經所謂降水云降讀如郟彖于齊師

之各者邾奈于齊師春秋莊八年文各下江反引以證此降水之降亦當讀下江反也云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各故改謂之共兩者當時諸侯取各爲下子人鄭既言各降音如各因推其音則如洪循洪之聲變各爲下也云無明據故云蓋以疑之云又今河所以變名之由故云余也云無明據故云蓋以疑之云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者降改爲共概有因由又共水非當河水矣云過比信都之去大陸遠益足見降水卽共水而其當河水矣云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者漢書志魏都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鄭蓋據當時河道黎陽去大陸雖遠猶未足千里之數未據地說千里之文而從屯氏河則道益迂遠去大陸實有千里故鄭河之故道亦以無明據故云與不敢質也又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入于海注鄭康成曰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

相迎受也疏注見詩殷正義播是分播故云播猶散也說文曰

受番家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浪亦向反注漢古文

漾鄭康成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

之夏水滄浪漢之別流也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向反

皇清經解卷三見上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美

疏云漢古文漾者說文水部文鄭注見夏本經注及索隱及水

經注二十二卷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云隴西郡氏道禹貢

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是也又案山海經云洋水出昆侖

西北隅水經注引之作漾水關關云番家之山漢水出焉諸家

道重原顯發而爲漾水山海經又云番家之山漢水出焉諸家

亦並言漢有二原東原出氏道爲漾水西原出番家爲西漢水

若然經當云番家道漢不當言番家道漾矣唯水經云漾水出

隴西氏道縣番家山與此經合蓋氏道與西縣接壤番家縣直

隴而此二縣地理志當亦出于番家山海經言番家之山漢水

鄭所據東漢之地理志當亦然也故亦不言番家實則氏道之

漾水雖與西漢異原要亦出于番家山海經言番家之山漢水

出焉者其或卽謂漾爲漢爾其言洋水出昆侖言番家之山漢水

之夏水者鄭據當時流俗有是目以證地理志謂之夏水或謂

也劉澂之永初山川既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漢之別流也今謂

爲夏水也案地理志南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亦

言夏水出江東至江夏雲杜入沔故鄭注荆州以是夏水當江

沔然則與此由漢入江之滄浪自是二水矣今以滄浪爲夏水

者水經注云原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二水矣今以滄浪爲夏水

有中夏之目亦包大夏之名矣當其決水之所出謂之澗曰焉

自賄曰下沔水通兼夏日而會于江謂之夏沔也故春秋左傳

爾吳伐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豫曰漢水曲入江卽夏日矣然則滄浪因來于江夏而冢夏水之稱固非華容之夏水也故世變名焉過三澨世反注澨埠增水邊土人所止者鄭康成

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畔埠符疏云澨埠增水邊土人所止者鄭康成

且以此經以證案左傳文十六年楚伐庸次于句澨又宣四年令尹子越攻王師于漳澨又昭二十三年司馬蒍越縊于蔦澨

又定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雒澨據此諸文則澨之水邊可止之地說文誼是也鄭注見夏本紀索隱及注劉澨之亦言三澨在竟陵縣畔與鄭同符是實驗其處有是水也漢書至江夏

郡竟陵不言三澨者文不具余索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說文三澨水名是又一證也鄭說雖與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為彭蠡匯胡注鄭康成曰匯回也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矣疏

注見水經注二十八卷傷孔傳亦云匯回也傷孔好東為北江與鄭語而不能立異也云漢與江關者關之言遇也疏引

入于海注地理志北江在會稽毗陵北東入海會古外反疏引

地理志者漢書志云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疏引

入海揚州川是也水經亦云北江在毗陵北疏東入海啓山道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完

江注地理志江水出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岷山徵吉疏引地理

書志云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近代有徐宏祖者曾至昆侖山歸作河源江紀原一書言禹貢岷山道

江特宏祖中國之始按其發源原自昆侖之北江亦自昆侖之南其龍湫與金沙江相並而環漢沱以達五領江之所以大

于河也彼親履其地目驗而言誠非虛語願窮荒之外聖人所略故河自積石漢自番家山自岷山皆紀其入中國之始其上

原不必言也且山海經中江自岷山岷山江水出焉荀子子道篇孔子曰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原可以濫觴然則卽以岷山

為江原可也不必窮溯及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醴力啟反爲荒遠故止據地理志為說醴力啟反醴力啟反爲記漢書皆作醴據醴力啟反醴力啟反爲鄭注則作醴者是注鄭康成曰醴陵名也大自曰陵今長沙有

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自房疏注見夏本紀注及正義云大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案郡國志長沙郡十三城有醴

陵縣蓋卽其縣內有醴陵故縣取名焉也言此者以證醴是陵名非水過九江至于東陵注東陵地名地理志廬江金蘭西北

有東陵鄉是也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也知金蘭之東陵鄉卽此東陵者水經末一卷歷記禹貢山澤地名



所在而言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故知卽此東陵也案漢書志廬江郡十二縣金蘭不與焉據郡國志則後漢時廬江郡十四蘭縣亦无金蘭縣則金蘭是地名非縣也水經東地北會于言金蘭縣者水經魏人所假蓋魏時置爲縣也

東爲北江矣江則自東陵而東也北會漢于彭蠡遂東出而別

爲中江南江焉鄭康成曰東也者爲南江聲謂地理志分江水

首受江于丹楊石城東至餘姚入海此所謂南江也志又云南

江在會稽吳南東入海又云中江出丹陽無湖西南東至會稽

陽羨入海會稽古外反疏云地裏行也者說文云部文釋文引

也云漢入江而匯爲彭蠡遂東爲北江矣者據上道漢之文也

云江則自東陵而東也北會漢于彭蠡者鄭于上文匯澤爲彭

蠡注云漢與江圍轉東成其澤矣是漢與江俱至彭蠡者漢在

北江在南于道江言北會則是會漢矣云遂東出而別爲中江

南江焉者卽鄭君注揚州北江所云江北自彭蠡分爲三也鄭

注見正義據經文東也在此會于匯之自南江則出于匯下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卑

東池時未別爲南江也鄭云東池者爲南江者蓋江之爲三于

揚州既有明文而南江不見于經鄭君欲著明南江故舉經東

池字以探明南江上原之所自來亦不韋南江出于匯下之實

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又

會稽郡吳縣南志在南東入海揚州水經注云水各不相謀茲以分

出爲南江又東經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徑安吳縣又東徑寧

國縣南又東徑故彭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濱歷湖口又

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徑餘姚故城南又東

注于海據言白石城東出爲南江合於餘姚故城南而東注海則

與地理志所記分江水原委同矣烏程在吳縣之南南江歷烏

程故志以爲在吳南也志于石城詳南江之原委故于吳縣略

之互文以見也又引志文者地理志于丹楊無湖云中之江可

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水是也此南江中江之原皆有明文可

據者金狀元榜據以答三

道沉水東流爲泆入于河泆爲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榮聲卽據金氏說

疏注見夏本紀注案泆漢書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

東至河內溫爲泆泆才蕩泆也

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泆漢書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

東至河內溫爲泆泆才蕩泆也

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泆漢書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

東至河內溫爲泆泆才蕩泆也

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泆漢書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

東至河內溫爲泆泆才蕩泆也

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泆漢書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

東至河內溫爲泆泆才蕩泆也

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泆漢書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

東至河內溫爲泆泆才蕩泆也

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泆漢書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

東至河內溫爲泆泆才蕩泆也

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熒陽北地中又東至  
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鄭所據地理卷之七此志  
而未有章異聲謂沈水東至河內溫鄭所據地理卷之七此志  
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沈水東至溫縣西北爲沈水據漢志  
溫屬河內也鄭注不言至溫爲沛者漢書志及郡國志皆无至  
溫爲沛之文意鄭君所據地理志蓋亦无文故不言也聲據水  
經以增成鄭說焉云沈水蕩洑也者謂動東出于陶聖北注  
蕩而洑之說文水部云沈水所蕩洑也

邱再成爲陶邱鄭康成曰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疏邱

再成爲陶邱者釋邱文也孫炎注云形如象兩孟李巡云再成  
其形再重也鄭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云沛陰  
郡定陶邱頻于沛者在西南南字蓋誤也曷言之經言出于陶邱  
北則陶邱頻于沛者在沛南則陶邱必不在其南故鄭云  
西北意鄭所據之地又東至于荷注荷蕩澤也疏徐州云浮于  
理志必言西北也又東至于荷注荷蕩澤也疏徐州云浮于荷  
定陶西胡陵之荷水豫州云道荷澤是定陶東之荷澤陶邱在  
定陶西又東則在定陶東矣故云荷蕩澤也且鄭注前文言  
至者或山或澤此言至于荷則又東北會于汶注汶水至東平  
自是荷澤非胡陵之荷水矣

壽張汶水入焉疏云沛水至東平壽張汶水入焉者水經濟水

皇清經解 卷之九十一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聖

從東北來注之續漢書又北東入于海注地理志沈水至千乘

郡國志壽張屬東平國

琅槐入海北東或爲東北乘食疏經言沈水東流爲沛則自是

言入海者漢書地理志于河東垣縣下麻志沈水所出所入以

至入海不見沛水之名茲引志文故據之而云沈水實則入沈

水之下流名沛也云千乘琅槐者漢書志琅槐屬千乘郡也云

北東或爲東北者史記作東北也爲孔書不可信欲从史記苦

无它證不敢據史道淮自桐柏注地理志淮水出桐柏山疏引

記改詁識之于注

地理志者漢書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

出東南云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水也是

案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西山東北過桐柏山入海  
經以爲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所說各異據經言道淮  
自桐柏地理志說正東會于泗沂注泗會沂于下邳淮會泗于  
合經文故依用之

睢陵相近故合言會泗沂睢色疏漢書志云沂水南至下邳入  
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故云淮會泗于睢陵云相近者水經  
言泗水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是則泗水入淮之處  
去下邳東八于海注地理志淮水至臨淮淮陵入海疏引地理  
不遠也

具上疏案志淮  
陵屬臨淮郡 道渭自鳥鼠同穴注說文解字云渭水出隴西

首陽渭首南山谷杜林說出鳥鼠山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  
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鄭康成曰鳥鼠之山有鳥

焉與鼠飛行而處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涂  
似鵝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聲

謂其鼠名為突涂同都反鵝當活反突徒忽反郭本爾疋涂从

釋文之音而段啗涂突二字為之疏杜林說文解字者水部文也

所謂依聲託事六書段啗之禮也杜林說文解字伯山扶風茂陵

人詳見集注音疏述疏說文解字杜林說夏書以為出鳥鼠山則

林說正是此經之訓矣說文既言渭水出渭首南山谷又引杜

說出鳥鼠山二說似不同案水經云渭水出隴西南首陽渭首

高南鳥鼠山然則鳥鼠山與渭首南同處一說似異而實同也

故荀錄之山海經及漢書志亦皆言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无異

說也地說云云見水經注十七卷太平御覽第四十卷地部五

引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詳也上為掩畢星渭水出

其中此穴與地說大同小異且互有詳畧不審是一是二姑闕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主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望

疑鳥鄭注見水經注四十卷鄭以鳥鼠同穴為二山與地說合

云鳥名為涂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涂其鼠為突李巡注

云涂突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案鄭君既說鳥名不應

不說鼠名蓋引者漏之也郭樸注爾疋云突如人家鼠而短尾

涂似鵝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又注山海

經亦云然並同鄭說是說必出于古書鄭君本之郭氏亦本之  
今則不可得見矣聲謂其鼠名 東會于鄭又東北至于涇注或  
為突者據爾疋以補鄭注誼也 无北字至或為會疏云或无北字者此言又東北至于涇依史  
云至或為會者偽孔本作會毋寧从其多者且史漢皆可信故經文从作至而亦不沒會文存之干注可也 又東過  
漆沮入于河注地理志渭水東至京兆船司空入河疏引地理  
書志云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  
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是也船司空者本主船  
之官遂以爲縣 道雒自熊耳注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雒水  
名屬京兆尹 出其間疏所引地說出水經注十五卷太平御覽第四十二卷  
地部七引河圖括地象引熊耳山地門也其特上為  
壁附耳星不言雒水出其間蓋覽引之不備爾漢書地理志  
雒水出宏農上雒冢領山山海經海內東經云雒水出上雒西

山又中山經云謹舉之山雒水出焉水經亦云雒水出京兆上  
雒縣謹舉山此諸說雖似不同總之不離乎上雒說者或謂豕  
謂卽謹舉竊疑上雒西山亦卽指豕領也故于豫州久地理志  
謂雒出豕領此又用地說以爲雒出豕領耳聞者地理志豕耳山  
在盧氏之東北雒之東北雒水發原豕領東北流而出豕耳山  
耳之間也以經言道雒自豕耳故用地說雒出豕耳之說東北

會于澗廛注會澗廛于河南縣南疏雒語曰我乃下澗水東廛  
是也然則澗水行于河南之西廛水行於河南之東而雒水經  
河南之南二水皆南注于雒則雒水會二水于河南縣南也

又東會于伊注會伊水于雒陽南疏水經云雒水又東過雒陽  
云伊水又東北至雒陽縣南北入于伊東北入于河注地理志  
雒是雒水會伊水于河南縣南也

雒水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鞏縣屬河  
入九州也同注同猶和也平也疏禮記禮運曰是謂大同鄭注  
四墼既宅墼宛六反又阿都反隸古定本作墼注墼四丁之士

可定屍者也宅屍也疏云墼四丁之士可定屍者也者說文土  
皇清經解卷三見土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作四丁土可屍也諷九山棗旒注旒讀亦爲臚敘也九州之山  
揆三字宅屍釋言文

棗識其木表其高大者以爲鎮而次敘其祀禮試反疏棗訓棗  
敘讀此經篇首言隨山棗木奠高山大川史記棗木作表木馬  
融以奠爲定其差對祀禮所視則此棗是棗識其木以表山坊  
是次敘其祀禮也云以爲鎮者若周九川滌廛注廛水泉本也

禮職丁氏所記九州皆有山鎮是也九州之川皆滂滌其廛使流通无壅突泉夕疏者說文廛部文  
廛字从廛出廠下廛三泉也廠崖三泉出九澤旣陂爲反注水  
崖下其爲水原可知此于六書屬指事也

鐘曰澤陂澤障也九州之澤皆以爲之陂障障之疏國語周語  
澤陂傳誼也彼正義云澤障謂澤畔障水之者毛詩四海會同注  
言水土旣治四海之內皆會合同而治直疏鴻水之時道路

四墼旣宅云云之下而四會同合會同同由上言九州此言  
也故云言水土旣治四海之內皆會合同而同上言九州治言  
則兼四夷言之尤廣大矣

六府孔修注春秋傳曰水火金木

少

馬君

鄭君

言庶士交正

邦錫土姓祇台德

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

既先又不距章我夫政教所行

云中邦九州也者周禮大行人職云

國是九州之內矣云天子建其國諸侯

皇清經解卷三覓主江徵君尚書集注

四

者謂中國之地天子以建諸侯予之以土賜姓

若國語云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士而命之氏

敬說天子之德既先者解祇台爲敬說也釋詁云祇敬

口部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內總三百里內銜三百里內稽

百里粟五百里米甸延練反內奴還反總作孔反銜之室反稽

稽案說文云稽禾稟去其皮依說文字當作稽注甸始田也服服事天子也鄭康成曰

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跡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

刈禾也二百里銜銜謂刈禾斷去稟也三百里稽稽又去穎也

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內總禹

爲之差使百里從之爾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禹平水土之後每

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

千里相距爲一萬里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

外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邠之殘數也旬服比周爲王

畿其邠當侯服在千里之內詩反稟果考反差初宜反疏毛詩

山傳云旬治也禮制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鄭注云服治田出

服稅故云服服事天子也此五服之誼與彼九服同故仿彼注

以說此鄭注旬服至外之參見詩甫田正義堯之五服至數也

見正義賦其田使入穀服比周以下見詩齊譜正義云甸服

又云甸服之制本自內總然則甸服則是治田出穀稅者矣鄭

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者鄭君以經言百里二

百里之等皆謂甸服之邠服是甸服五百里外之百里去王城

東之總其采稟俱內故云謂入所刈禾也云二百里銓銓謂刈

禾斷去稟也者二百里謂去王城內百里以內也稟者禾莖也

斷去其莖唯留穎于采而內之域內總爲輕便矣云二百里

稻又去穎也者三百里謂去王城入百里之內也說文禾部云

穎禾束也毛詩生民傳云穎垂穎也詩正義引此注稻又去穎

而云則穎是禾采之挺又申毛傳垂穎之誼云言其采重而穎

垂也則穎非仰采乃是禾末近采之細莖爾稻又去穎唯內其

采則又輕于內銓矣銓者刈禾之器用銓斷稟而內之卽謂所

皇清經解卷三覓主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聖

內爲銓稻是禾稟去皮者去穎而內之則盡去其稻反謂所內  
爲稻也云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者謂去王城  
九百里及千里之內也所內尤精則尤少故曰彌輕也云甸服  
之制本自內總者謂初時堯之制也鄭知然者以甸服之邠在  
五百里之外猶使其內百里內總況正甸服不出五百里自然  
皆內總矣云禹爲之差使百里外之邠者以禹邠成五服故云  
禹爲之差也云堯之五服至相距爲五里也者各錄暮云邠  
成五服至于五千言邠成則是禹變輔以五服也云邠成而詳  
于五服則非仍始時已更言三百里四面相距爲五里也說互詳  
各錄暮疏云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四面相距爲五里也說互詳  
數也者指謂此百里以至五百里與下四服所云百里二百里  
三百里之等皆是以綏服要說也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邠當  
放鄭唯舉三百里二百里爲說云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邠當

侯服者周禮職云云云千里曰王畿其外五百里曰侯  
服此言五百里甸服是自中至外就一偏言之若合四面則亦  
云千里是比周之王畿也其邠環周其外亦面各五百里是當  
周之侯服也云在千里之內者甸服之中至所邠甸服之外  
卅四面而各千里是在王城千里之內各錄暮注云去王城千  
里是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采方注侯

之言候侯並順兼司候王命采者采取美物以當穀稅男任也

謂任王事周之男服誼取諸此鄭康成曰侯服于周爲甸服其

邸當男服在三千里之內司相吏反俗加人疏云侯之言侯侯

命者春秋緯文見公羊隱元年疏白虎通爵篇亦云侯者侯也

侯並順也侯並順謂備禦有並王禮者司侯王命謂聽命于王

也云采者采取美物以當穀稅亦如此夏本紀注引馬融注

鄭注云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此經采誼當與彼同

故依彼注爲解周禮采服之誼蓋亦如此夏本紀注引馬融注

云采事也各受王事者是則與男邦任事之誼無別恐未然也

云男任也謂任王事者公羊隱元年疏引善秋說男者任功立

業又白虎通爵篇云男者任也又釋名云男任也典任事也皆

說男爲任也正義云周之男服同周之取名男服誼蓋本于此也鄭

注見詩齊譜正義云侯服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男服者周禮侯

服外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男服者周禮侯

當周之侯服則此侯服當周之甸服其邸當其男服也云在二

千里之內者在甸服之中央至侯服之邸之外畔四面各二

五百里是在王城二千里之內答魯墓注云去王城二千里是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注綏安揆度也衛

衛京師也周之衛服誼取諸此鄭康成曰綏服于周爲采服其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吳

邸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度代疏綏安釋詁文揆度釋文諸侯

師也云周之衛服誼取諸此者此綏服之邸去王城遠近之數

適同周之衛服周衛服之名蓋取誼于此也鄭注見詩齊譜正

義云綏服于周爲采服其邸當衛服者周禮男服外五百里

曰采服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男服者周禮男服外五百里

此綏服當其采服其邸當其衛服矣云在三千里之內者自甸

服之中央至禹所邸綏服之外畔四面各三千里是在王城

三千里內各魯墓注云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古

去王城三千里是也 一畚注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夷四夷也要服以內爲中國

反 王者荆蠻而以鄭康成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要服于周爲蠻

服其邸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好火部反疏云要者要結好信

解國語蠻夷要服之誼也云夷四夷也者謂夷蠻戎狄四國之

夷也云要服以內爲中國其邸在九州之外爲四夷周禮所謂

夷服也者周禮大行人職于要服之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明要服在九州之內猶是中國其邸則在九州之外是四夷矣

周禮九服有夷服其地適與此要服之邸相當故引以證此經之夷爲四夷也馬注見夏本紀注鄭注見正義及詩齊譜正義蔡字之誼馬訓爲法鄭訓爲殺各以意說始並存不襲其受役者刑禮而以者在中國訓之外但遵奉天子之禮不奠其政役也鄭云滅殺其賦者先王之制千里之內有賦無貢千里之外以貢當賦周禮大行人職侯甸以至要服各有朝貢之歲所貢之物九州之外則世一見所以所貴實爲擊服而有以朝貢之歲是夷服之貢滅殺于中國貢所以當賦也故云滅殺其賦云要服于周爲蠻服其邸當夷服者周禮衛服外亡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亡五百里曰夷服矣周之蠻服亦名要服故鄭君注魯當周蠻服其邸當其夷服矣周之蠻服亦名要服故鄭君注魯當暮言與周要服相當也云在四千里之內者自甸服之中央至再所邸要服之外畔四面各四千里是在王城五百里荒服四千里之內各繇幕注云去王城四千里是在王城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注馬融曰荒者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拒去不禁流者流行无城草常尻鄭

康成曰蠻者聽从其俗羈縻其人爾故云蠻蠻之言縉也荒服于周爲鎮服其邸當藩服在五千里之內古稷反音同鄭而

皇清經解 卷三 覓土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聖

縉民皮反疏馬注見夏本紀注云政教荒忽者韋昭解國語或縉迷中反疏荒服云荒者荒忽无常之言誼與馬意同也蠻聲近慢故訓爲慢古人訓誥往往通于音也云流者流行无城草常尻者荒裔之夷逐水冲而尻无定箸也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君解流爲夷狄流逐且引此經以證則此云流謂流行无定矣鄭注見正義及詩齊譜正義云蠻之言縉也者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新成有蠻中續漢書郡國志新成有鄭聚古鄭氏今名蠻中說文曰部說蠻字讀若新城蠻中則蠻與縉通說文言部云縉不絕也鄭君蓋讀蠻爲縉故訓爲縉縉亦不絕之誼也云荒服于周爲鎮服其邸當藩服者周禮夷服外亡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亡五百里曰藩服上要服之邸當周之夷服則此荒服當周鎮服其邸當周藩服以云在五千里之內者自甸服之中央至再所邸要服之外畔四面皆五千里是在王城五千里之內各繇幕注云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一萬里是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漸子銛反暨及器反

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暨及器反 說後注 宜汜反注 鄭康成曰朔北亡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聲謂暨

日頗見也言日所照臨之處皆聲教之所及猶中庸言日月所照也東西日所還繞故以地言之南北當兩極之下日或不及



故以日見爲言也詭讀爲趨趨直行也爾疋曰九夷八狄七戎

六蠻謂之四海見夷夏反趨宜沓反疋衣疏鄭注見夏本紀注賈反今相承作雅誼別矣及正義云朔北

也者釋訓文也東言海西言流沙皆言所至之處朔南末言處所是見其无限量故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論之云暨日頗見也

者說文且部文依此解則暨之爲言亦有限極聲別參一說與鄭意小異也云猶中庸言日月所照也者中庸者子思所作書

篇名在禮記彼文言至聖之聲名洋溢乎中國逮及蠻貉日月所照之處莫不尊親之猶此言日見之處皆聲教之所及故引

以況以證此文之暨爲日見之誼也云東西日所還繞故以地言之者日還繞乎地之上兩旁東西則所照无之說之處故

不可言暨而舉海與流沙爲言也云南北當兩極之下日盈不

及故以日見爲言也者天文家有周髀北說以爲天之似覆盆斗極居中而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

而不見爲夜是據南北極之所見也秋分以後蒼分以前日在南北極之下不見日皆半歲爲晝半歲爲夜是南北兩極之

下日有不及照之時故經云暨就日所當見處言之其聲教所及固已廣矣云詭讀爲趨者詭趨皆从气聲聲同則字可通詭

之言止止于四海不若行于四海詭爲尤當故讀詭爲趨趨直行之也者說文走部文引爾疋者釋地文也李巡注云九夷在東

疋八狄在北疋七戎在西疋六蠻在南疋孫炎注云海之言晦

皇清經解 卷三 見主 吳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晦閭于禮儀也案鄭注周禮職疋氏及番憲皆引爾疋曰九夷

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與此不同惟箋詩蓼蕭敘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正與此同而不偁爾疋詩正義云雒師

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疋氏及番憲注引爾疋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偁云爾疋則爾疋本有兩文據

此說則兩文皆可用始於今之爾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之文

焉 禹錫廟 諱 圭告厥成功 注 于是上帝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

下疏 夏本紀云于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茲云上帝

賜禹元圭者蓋單稱帝嫌謂帝妻未見其爲天帝言上帝

則石刻畫像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謂余曰漢武梁祠

乃治水功成之瑞應天所以寵錫禹者又徐孝廉承慶曰太平

御覽八十二卷皇天部引尙書旋機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山

元圭出據此二文則史記言帝錫禹元圭亦謂天帝不謂堯矣

又案周書鴻範曰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天人相感理有固然以相比況則謂天錫禹元圭誼實精確不必疑也

甘誓第十八

虞夏書十八 夏書二 尙書四

大戰于甘注鄭康成曰天子之兵故曰大馬融曰甘有扈南郊

地名扈魂疏鄭注見正義馬注見夏本紀注云甘有扈南郊地

風人當審古反乃召六卿注鄭康成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

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將子疏注見詩械撲正義及禮記曲禮正

而名故知六卿是軍將也引周禮者夏官敘官文彼文云王六

軍軍將皆命卿引之以見周之軍將皆命卿為之明此召六卿

亦是軍將與周制同矣魯夏周以推則殷可知故云三代同矣王曰着六事之人注鄭康成曰

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卒也疏注見正義言六

言六事之人則凡六軍之執事者皆之矣故予誓告女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注馬融曰有扈氏似姓之國為无道者

鄭康成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苾之三正天地

人之正道似詳吏反俗作女傍箸以說文疏馬注見釋文云有

女部所无當通用似暴滿報文疏扈氏似姓之國者

皇清經解卷三見士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巽

說文邑部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鄆有扈谷曰高夏

似姓扈與夏同姓是似姓之國矣鄭注見夏本紀注云五行四

時盛德所行之政也者禮運云播五行于四時明堂月令云立

著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土立冬盛德在水是

也明堂月令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云盛德所行之政云

威侮暴苾之者若月令孟春行夏令秋令之屬皆是暴苾也

但政令繇王者出有扈是諸侯而云威侮五行者王者順時出

政諸侯不奉順之即是威侮五行也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者

扈魂

古反

乃召

將子

反

王曰

予

疏

注

見

詩

械

撲

正義

及

禮

記

曲

禮

正

而

名

故

知

六

卿

疏鄭注見夏本紀注左傳成二年案之戰韓厥癆子與謂之曰  
斃于車中是一車三人共乘御而左越于車下軼其右  
文左右與御並言則左謂車左右謂車右矣云攻猶治也者周  
禮攻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鄭注云  
攻猶治也云御使馬也改正也者說文工部支部文  
祖不用命戮于社注所引戮力竹反社古文社王出軍必先

有事于社及惡廡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稷主曰祖昔秋傳

日君以軍行破社釁鼓祝舉以從會子問曰天子巡守以栗廡

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賞于社告分之均也戮于社告聽

之中也栗七然反亦作栗破方勿反釁吸啞王出軍以下至

周禮小宗伯職鄭注說云天子將出征灋王上帝宜乎社周禮大

禮記王制云天子將出征灋王上帝宜乎社周禮大祝職及會

師宜于社造于祖是也知其主行者即據所引春秋傳及會

子問之文也云社主曰軍社者小宗伯職云帥有司而立軍社

大祝職云設軍社是也云稷主曰祖者此經是也引春秋傳者

定四年左傳文衛祝鮀之言也以證軍行必以社主行也會子

問者禮記篇名彼文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栗廡主行乎孔

子曰天子巡守以栗廡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以證師行

必以栗主行也然則此所引者是孔子之言而云曾子問曰者

傳其書篇名也云賞于祖告分之均也戮于社告聽之中也者

墨子明鬼篇文分之均謂頒賞平均聽之中謂斷卑允當也案

墨子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有曰日中今

軍曰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余卿大夫庶人子非余田野菽土

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戍于左右不戍于右若不共命

御非余馬之政若不共命也是以賞于祖而戮于社賞于祖者何

皇清經解卷三見上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不解子則帑戮女帑納盧反帑下从子衛包所改茲从史記注帑或為奴

當从奴謂有辜而沒為奴也或奴或戮視其所犯疏云帑或為

師注周禮司厲職引此作奴也云當从奴者以帑是子孫之仲

先王惡惡止其身當止奴其有辜者必不子孫從坐故破帑从

奴謂有辜而沒為奴也案湯誓正義引鄭注湯誓戮女不從之

者左其身又帑戮其子孫然今不從之者左傳曰康誥曰父子兄弟

春彙仲師注云謂聖爲盜賊而爲奴者輪于臯隸春人彙人之官也繇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臯人也卽引此經及論語箕子爲奴非戮及子孫也此說似勝康成故依用之

五子之歌第十九注孔氏逸書十四今亡

虞夏書十九 夏書三

后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名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

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樂坊各反將千羊反名墨子引作銘說文无銘字古通用

爲莧莧喜說也胡官反湛多合反注后乃當爲后子字之誤也

后子五觀也大康翳弟溢讀爲泆莧說也湛濁沈湎也言飲酒

无度淪讀當爲輪轉輸饋食于野言游田无度也萬舞午舞也

大當爲天字之誤觀古奐反疏墨子非樂篇引此文僂于武觀

觀之事卽書敘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兪伯禹之命假國无正用胥典作亂遂囚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至

正夏畧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后十一

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

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后有五觀

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引其遺文周書錄其逸事

與內外傳所傳无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

韋昭注國語玉符纂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

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說不待辯而明矣案汲郡古

文雖僞書此條則有徵可信故惠先生采用其文注云后乃當

爲后子字之誤也者亦惠先生說也后是賢王何至淫溢據楚

語士媿此五觀于絲均管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

爲后子乃字誤也云后子五觀也太康翳弟者韋昭注楚語云

淫泆聯文則是嗜溢爲泆讀當从泆莧說虞幡注易史五讀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左傳作淪平公羊穀梁皆作輸平則淪輸

同字此言淪食誼不甚明輸食則爲轉輸饋食誼實允帖也公

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午舞也故云萬舞午舞也鄭君箋簡兮

詩亦云萬舞午舞也云大當爲天字之誤者據文當云章聞于

天今作章聞于大則不

詞大字乃天字之誤尔

諱 征弟二十注孔氏逸書十五

虞夏書二十 夏書四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二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二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至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三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帝告第二十二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一

施章乃服明上下疏

尚書大傳引帝告文如此

釐洪第二十二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

湯征第二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

葛伯仇餉

仇其攸反餉式尚反

注趙岐曰葛夏諸侯嬴姓之國聲謂仇餉

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疏此引見孟子滕文公篇雖未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一

文與湯征敘相應則所引自是湯征文明矣故錄之于此下二  
條仿此注僭趙岐曰者即孟子注也云葛夏諸侯嬴姓之國者  
說文女部云嬴帝少昊之姓然則葛乃少昊之後也云仇餉謂  
葛伯殺餉者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饗犧牲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猶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饗盛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謂也據此則仇餉是謂殺餉者  
也

湯一征自葛始

疏此引見孟子梁惠王篇彼文于引此文  
之下云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案天下信之之言不似上書之文

故止節取此二語不敢濫采也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

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

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傳書曰滕文公篇則否故此

用梁惠王文至言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與

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之文也

後亦注趙岐曰後待也后君也待我后來則我蘇息已疏此亦  
孟小梁惠王篇又滕文公篇引云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雖  
與此小梁實非二文不兩采也注趙岐曰者梁惠王篇注也後  
待后君並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  
釋詁文

言耐聽道乃維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  
不耐敬命予大罰殛之无有攸赦耐古疏史記殷本紀云湯征  
伐之湯曰子有言云云无有攸赦作湯征據此先言湯征諸侯  
云云是采湯征敘文也未後明言作湯征則湯曰至无有攸赦  
自是湯征逸文矣且其詞氣不似史記之文其爲尙書無疑也  
案史記所采尙書多本之于孔氏古文此湯征篇則孔氏逸書  
所无不審司馬子長何自采取蓋必引見于周秦諸子之書子  
長博洽多聞故得采之也云視民知治不者不謂不治治不猶  
治亂也勉哉當爲茂哉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勉爾尙  
書古文必實作茂茲采自史記不敢改史記之文故外勉

女鳩弟二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四

女房弟二十五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五

夏社弟二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二

商書六

疑至弟二十七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七

臣扈弟二十八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八

湯誓弟二十九

商書九 尙書五

王曰假爾眾庶悉聽朕言注假來悉盡也疏假來釋言文今爾

文非台小子敢行侮亂台弋之反注馬融曰台我也聲謂侮舉

也疏馬注見史記殷本紀注合我釋詁文說文毒部云有夏多

暈天命殛之力反注殛誅疏極誅釋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

我眾舍我嗇事而制政夏舍式者反政僞孔注我后謂桀也恤

憂也嗇事農事也割剝也民苦桀之虐政而興怨言曰我后不

憂恤我眾民舍我農事而為割剝之虐政夏衍字也疏言不恤

是暴君故云我后謂桀也恤憂釋詁文說文嗇部云嗇愛濟也

久來向來者向而滅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故云嗇事農事也唐

衛包改嗇為稽非也茲从史記作嗇是正之割剝說文刀部文

云夏衍字也者據史記所錄无夏字僞孔本雖作割正則其傳

云正衍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是並不解釋夏字則似僞

孔本實亦无夏字後人誤增之者但流傳既久不敢據史記削

去始存之而目為衍字可也乃後人不加詳攷據俗本割

正夏之文以作伐夏解因以我后為毫眾稱湯謬甚矣

子維聞女眾言夏氏有臯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注氏曰有夏故曰夏

氏上帝天也言畏天命不敢不正夏之臯疏號今日夏氏故釋

其意云氏曰有夏故曰夏氏案國語周語僂禹有平水土之功

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似氏曰有夏是則夏雖是有天下

之號實即氏也故今女其曰夏臯其如台台弋注如台猶奈何

世輒僂夏后氏

皇清經解 卷三夏臯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也夏臯其奈何哉號呼无告之甚也號河反疏如台史記作奈何

其如台西伯伐桀今王其如台史記亦皆作其奈何故云如

台猶奈何也奈何是无可如何之詞故云號呼无告之甚也夏

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率呂注馬融曰遏止也聲謂言桀所為

率皆遏止眾力率皆割剝夏邑之事即上所云舍我嗇事而割

政也疏馬注見釋文遏止釋詁文云即上所云舍我嗇事而割

則是割剝之虐政也疏有眾率怠弗叶注馬融曰眾民相率怠惰不

同情果反又疏注見殷本紀注說文荔部云協眾之同和也从協

徒臥反疏十聲叶古文協从口十故馬君解弗叶為不

同日害喪子及女皆亡害何葛反害息盜反注害讀為曷何也鄭康成曰

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平日若喪亡我與女

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聲謂此是民之詞也桀

自比于日民即假日以諭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寧與女皆亡



甚欲桀之亡也子者民自予也及與也女女日也假吉疏讀為

母何也者古字多假借或以害為曷葛覃詩云害斲害否毛傳

云曷何也是讀書為曷訓為何此經害字讀亦然也鄭注見正

義伏生書大傳云伊尹入告于王曰天命之去有日矣王惘然

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故鄭

以為桀自比于日引不亡之徵以魯民也下民也聲不亡鄭謹而

以此文為民之詞者孟子梁惠王篇引此文而申說之日民欲

與之偕亡詳孟子之意以此為民之言矣且于有眾易息弗協

之下即接曰字則以為民言于大患冀桀之亡雖與皆亡而

也云甚欲桀之亡也者亡者人之文允順于誼尤罔故易息弗協

亦願是甚欲其亡也及與釋詁文云女女日也者文似女日余

假日女桀也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注茲此也夏凶德若此今我

必往征之疏茲此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賚

代反注尚庶幾也鄭康成曰賚賜也疏釋言云庶幾尚也茲云尚

殷本紀注賚爾毋不信朕不食言注食偽也疏食偽釋詁文孫

也郭注引爾不允誓言予則斃戮女無有攸赦無偽孔本作注

此經以證爾不允誓言予則斃戮女無有攸赦網茲以史記注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四

鄭康成曰大舉不止其身又斃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

于臯隸女子入于春臺聲謂此帑亦當為奴亦謂當身有臯而

沒為奴非子孫從坐也隸力彘反春式疏鄭注見正義云大舉

子孫者鄭以帑為子孫故云然也引周禮者秋官司厲職文鄭

注彼文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是亦以奴為子孫

故引以證此聲以為子孫從坐實為濫刑殷雖先罰後賞未必

若是之苛故不以鄭君誼而別為解鄭仲師注司厲職云謂坐

為盜賊而為奴者則奴即謂犯臯之人非從坐也說互詳甘誓

疏茲從鄭仲師誼故云此帑亦當為奴亦謂當身有臯而沒為

奴亦者亦甘誓 子小子屨敢用諱 牝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反告注孔安國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

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

詞若此聲謂皇皇后帝或作上天后疏自此以下至臯在朕躬

見墨子兼愛篇注解孔安國曰者論語注也其注今亡此條采

自何晏論語集解云履殷湯名者履與小子聯文故知是名也



晉曰余一人有辜无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是也秦呂氏  
春秋順民桑林曰余一人有辜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然則此文又是禱于  
桑林之詞與墨子曰今天大旱云云正合而內史過引傅湯誓  
似有可疑蓋伐桀與旱禱皆告于天告天則必皆有自責之  
詞其詞不妨適同无足怪也且周禮外史掌三皇上帝之書則  
則湯誓當亦具在過爲內史固習見之其所每引大可信矣  
韋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凡所采逸文采非一處其  
文或不相關聯屬皆空一格  
寫戮力并力也疏墨子尚賢篇引此傅湯誓爲節取此  
交力部文

商書十

中蕪之誥第三十中道眾反蕪吁鬼反 假借字也今作廸 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矯九注用  
天反

无爲有謂之矯或掄布命二字非也式用也增讀當爲憎憎惡

皇清經解 卷三 覓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

也帝式是增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

是用爽厥師或作龔喪厥師或作用闕師爽當爲喪聲之誤也

師眾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眾惡窳路反 疏墨

非命篇凡三引仲虺之告而字或互異茲擇取其誼長者錄之

而存其異文于注墨子說此經云彼用无爲有故謂之矯若命二

字非也夫墨子引此文凡三引其一引无布命二字據文誼當

有之故謂无者掄落掄落者非也但此未必是墨子之誤自是

後人寫墨子者誤掄之兩式用注云爲士者益多爲眾口所誦

盡心下篇云士憎茲多口趙岐注云爲士者益多爲眾口所誦

是解憎爲增多之增則增憎字通矣此文據墨子所引或作憎

或作惡則增當爲憎惡之誼故讀从憎也憎惡說文心部文云  
帝式是增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字誤當从式是云用爽厥師或  
作龔喪厥師或作用闕師者亦墨子所引有異也云爽當爲喪  
聲之誤也者爽喪聲相近古者或以爽爲喪若國語周語云晉  
喪師言失眾若文云爽當爲喪此文據墨子一引作爽一引作喪  
之未喪師之誼也師眾釋詁文 諸侯自爲尊師者王尊友

者霸尋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王干况反又如注尋取

也或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己者亡疏荀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

中禱即仲虺古假借字也然則所稱中禱之言是此仲虺之語

文矣注云得取也者說文見部文得字今通作得案說文行部

得字重文作尋而見部別有尋字訓爲取此經之言實爲取師

取友之誼故字作尋或曰者呂氏春秋驕恣篇僂李惺諫

魏文侯述楚莊王言曰仲虺有言不說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

爲取師者王云云荀子儒吳起呂氏言李惺傳聞異爾實非兩

事所傳仲虺之言大同小異始錄亂者取之亡者侮之疏左

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

固存國之道也又襄三十年鄭子皮引仲虺之言惟道字利字爲

異餘悉同則似所引皆仲虺之語也又尋釋其詞指國之道謂

謀國之道國之利謂國家之利益若不同然則推亡固存二語

又似申說之意非仲虺之語文惟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乃是語

文隨武不能決率下取不備勿務多而溢入也又左傳宣十二

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蓋彙括斯語非異文也茲

錄不重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湯誥第三十一注孔氏逸書十六今在史記

商書十一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

子乃大罰殛女毋子怨曰古禹咎繇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

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漢西爲河南爲淮四瀆以修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

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

在國女毋我怨蚩尤注殖長也后有立謂後世子孫有立國也

后讀與後同立或爲土子賜也有狀言蚩尤皇有狀也勉當爲

勛長中賞反疏史記殷本紀載此文其前言既細夏命還毫作

勛勛許六反湯誥其後言以合諸侯則此文是湯誥之文无

疑矣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古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鴻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孔氏古文本有湯誥篇史記此文亦是从安國間得而宋入者茲取以補其七逸焉注云廼長也者國語鄭語云周棄能播殖百穀疏章昭注云廼長也云后讀與後同者禮記大學篇知止而后有定云又物格而后知至云云諸后字皆作後解是古者或以后爲後此文后有立誼亦然也云立或爲士者據徐廣史記音義云一作士子賜釋誥文云勉當爲勛者勛之言勉也史記輒以誥訓代經文故作勉字在尚書必實爲勛可知也周本紀錄毋誓文凡勛字皆作勉惟之可知也

咸有壹德第三十二注孔氏逸書十七今亡

商書十二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鄭康成曰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疏此文引見禮記緇衣篇傅尹吉曰鄭君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敘以爲咸有壹德今亡案鄭君言今亡則鄭君不及見此篇矣知所傅尹吉卽是咸有壹德者乃其篇各所取誼也則是咸有壹德文矣注傅鄭康成曰者卽采禮記緇衣注也咸皆釋誥文

皇清經解卷言九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相息注鄭康成曰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

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蠶伊尹始仕于夏

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蠶牛列反疏此經亦引見禮記緇衣亦

尹誥也然則此條與上條同篇亦是咸有壹德文矣故錄于此

乃僞孔氏以上條入咸有壹德此條入太甲篇顯與禮記違倍

且禮記先引太甲曰天作孽云云下卽別稱尹吉曰惟尹躬天

見云云則此文非太甲文明甚而唐宋諸人猶不知僞作者之

繆異哉注傅鄭康成曰亦緇衣篇注也忠信爲周國語魯語文

釋誥云相助勳也則相助同誼臣所以輔助君者故云相助也

謂尹也據經言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似謂伊尹先時仕夏鄭必云尹之先祖見夏之先者據孟于孟道亡國不得云自周有終經言自周有終自是謂夏之先世伊尹所不及見故以爲尹之先祖也云云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蠶者禮記引此文承所引太甲天作孽云云之下鄭君家所引太甲文而爲云也云然爾其在尚書則此文上下云何既不可知不必如所云故云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此在放桀之後自然就

湯矣惠先生曰鄭以尹誥爲成有壹德孔氏逸書十六篇之一漢時書敘咸有壹德次干得諸故鄭以尹誥爲伊尹告湯故云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孔穎達用爲古文以滑之非是云夏之邑在亳西者亳是湯所都處言夏邑在亳西解經所以稱西邑夏也禮記正義云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湯都偃師爲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典寶弟三十三注孔氏逸書十八今亡

商書十三

明尻弟三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四

伊訓弟三十五注孔氏逸書十九今亡

商書十五

維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咨有牧方明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九

注太甲太丁之子湯之適孫也元年者喪畢之元年十有二月

者除喪之後月誕大也查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牧諸侯也

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觀禮曰方明者木也方四尼設六

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

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方明卽明堂六天堯典所

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卽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于明

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王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

達之以祀方明也

適氏歷反與爰姑反見夷疏劉歆三統麻引冥反達所律反俗通作率伊訓文如此而

爲之說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王之服以冬至越縹祀先

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並見漢書律曆志歆

字子駿劉向少子也歆趨太常書云逸書十六篇漢書歆傳

安國家獻之邈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臧于祕府漢書歆傳云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又云歆規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是則歆親見孔氏古文

孔氏古文實有伊訓篇歌引其文實可據信而其解說則大謬也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之二年仲王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况太丁之叔又在其前乎故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誣妄甚矣故欲傳會此文乙丑朔為冬至固據周禮有冬至祭于園丘之文禮記有天地社稷越絳絳行事之文遂牽合于此以乙丑朔為冬至又惡可信也故聲不用欵說而自為之注云太甲太丁是月要不必在孫月也蓋商正建丑則十二月建子冬至誠在是月要不必在孫月也者史記殷本紀云帝仲王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論語憲問篇子張引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以問子何必高宗古之君然若薨百官總之子皆在喪冢宰三年又孟子萬章篇言舜避堯之元年鄭箋商頌元鳥敘云古者位改元也故云元年者喪畢之元年鄭箋商頌元鳥敘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而禘于其廟是則喪終于吉禘也春秋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蓋莊公以八月薨于時未再禘也故左氏云疎也公羊云議始不三年也穀梁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祭必于喪終之後此十二月朔祀于先王則太甲必以十一月除喪矣故云十二月者除喪之後月詎大釋詁文云資讀當為咨十有二牧之咨者咨十有二牧堯典文也

皇清經解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六書假借之濫依聲託事資咨皆以次為聲聲同則可假借也堯典舜即位真而咨恂岳敷此太甲即位而資有攷其事正同故讀資入彼文咨也云按諸侯也者禮記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諸侯謂之牧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者鄭君注觀禮云然也觀禮者諸侯視天子為宮方三百步禮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云云鄭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圭子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據此則方明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所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貫一而名六者故云然則方明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云太甲除喪即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者鄭君箋詩敘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而禘于其廟此太甲元年是除喪即位之年則祀于先王是吉禘矣云宗祀成湯于明堂以配上帝者孝經聖治章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禋云殷人祖饗而宗湯商家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同也云太丁外丙仲王亦從而與享焉者惠先宗明堂大道錄云配天之祭百王與食多士偁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是其證也據此則外丙仲王皆為王不應獨自然與食太丁則太甲之父湯乃見諸侯者蓋嗣王即位諸侯盡朝國語所謂皇也于時羣牧為朝嗣王而來因而助祭于明堂祭畢乃見之也

云遂達之以祀方明者觀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  
傳達乃後云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是饒朝觀  
而遂諸侯以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而禪于上則又禪于六  
宗茲太甲卽位而祀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卽六宗則  
此祀禮同于堯典劉歆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 天誅造攻自

牧宮朕載自毫毫步各反注趙岐曰拔宮築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  
也毫殷都也聲謂朕伊尹自謂也言天誅罰桀造作攻伐者從

牧宮起誅桀自取之我始與先王謀之于毫遂順天而誅之疏

孟子萬章篇引此文傅伊訓曰趙岐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茲  
并節取趙氏孟子注而錄之曰牧宮築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  
自是築宮下又別言自毫毫是殷都則牧宮是築宮矣朕我釋  
詩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敘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  
廟也故云載始也書敘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毫殷都也  
趙氏注云載始也書敘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毫殷都也  
從牧宮築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于毫遂順天而  
誅之也案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交朕載自毫之語无以見是  
述湯言也古人朕字上下通傅安見伊尹不傅朕乎故聲  
謂朕伊尹自謂也以下遂不用趙氏注而以己意說之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十一

征是三腹腹子注三腹蓋國名也腹或爲夔夔子疏堯典正義

賈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云征是三腹蓋孔氏古文伊訓鄭君  
猶及見之故得引其文是可信者茲據以采入案典實敘云湯  
遂伐三腹故鄭君引此文以證也注云三腹蓋國名也者據典  
實敘言伐此言征則三腹自是國名矣但鄭注無聞僞孔傳又  
未敢信姑云蓋以疑之云腹或爲夔 載孚在毫注孚當爲俘

古字省文爾疏此文亦鄭君必以此載孚在毫謂卽所俘之寶玉  
故引此文以說故注云 字當爲俘古字省文爾

肆命弟三十六注孔氏逸書二十今亡

商書十六

祖后弟三十七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七

太甲上弟三十八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八

太甲中第三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九

太甲下第四十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

民非后无耐胥以寧后非民无以辟四方

辟亦反注鄭康成曰胥

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聲謂辟君也

疏禮記表記篇引太甲文如此注傅鄭君曰

者即禮記注也胥相辟君並釋諸文辟

四方謂君臨四方鄭注未解故補訓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覆古活反注鄭康成曰越之言

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女自越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

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軼也虞人之軼禽弩以張從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機開視括與所軼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己心參

于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歷其厥反又居衛反又居月反疏趙氏年及俗通作顯軼辰亦反

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文如此注傅鄭君者亦即禮記注也越者

隕越故云越之言歷也厥其釋文覆者頃覆故訓敗也虞是

宰山澤之官周禮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

大田獵則萊澤野故云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者發動所斷故

以為弩牙周易屯六三云君子機不天作蠶猶可違自作蠶

如舍鄭君注彼文亦云機弩牙也

不可活蠶牛列反或作孽音同字別注趙岐曰言天之祿蠶尚可違避譬若

乙慢神震怒是為不可活聲謂活或為遑鄭康成曰遑逃也

乙禘 乙禘神震怒是為不可活聲謂活或為遑鄭康成曰遑逃也

諸反雖工豆孟字公孫丑及離婁兩引太甲文皆如此注傅

召子章而問焉子章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遂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遂从焉不祥于章曰可遂于民公曰民以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从于章曰可遂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飢民飢必以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章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知之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以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禪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无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薄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道者禮記經衣引太甲曰天作噩可違也自作噩不可以道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指无殊惟道之與活道訓不同故特標出之于注俾鄭康成曰者卽經衣注也道逃釋言文

顧諟天之明命諟上鄭康成曰顧念也諟猶正也疏禮記大

太甲文如此鄭注卽太學注也顧有眷念之意故云顧念也說文言部云諟理也理則必正故云諟猶正也言顧念奉正天之

皇清經解卷三兗十三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命明

洪丁弟四十一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一

咸暨一弟四十二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二

咸暨二弟四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三

咸暨三弟四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四

咸暨四弟四十五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五

伊陟第四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疏據史記般本紀此篇詳敘疏 商書二十六

原命弟四十七注孔氏逸書二十一今亡

商書二十七

中丁弟四十八中直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八

河直甲弟四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九

祖乙弟五十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

般庚上弟五十一般步注鄭康成曰上篇是般庚為臣時事疏

皇清經解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卅

注見正義案上篇經云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是般庚之言也其下云王命眾悉至于廷則是般庚傳王命其下王若曰云云並是般庚述王言也故鄭君以此篇為般庚為臣時事也故鄭君于此篇殺注云陽甲立般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

商書三十一 尚書六

般庚 擗于般注鄭康成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聲謂擗

徙也疏鄭注見正義云般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者案史記

多若除去傍支不數止數父子嫡派世系則湯至般庚凡十世

也湯一世太丁二世太甲三世太康四世太戊五世河直甲六

世祖乙七世祖辛八世祖丁九世般庚十世矣祖乙之祖辛

孫祖丁則般庚乃其曾孫矣必家祖乙言之者承前祖乙篇目

而下也擗古文遷字 民不適有居注適往也居謂殷疏適往釋

言將治亳殷民咨胥怨則民所率籲眾戚出矢言籲羊灼反咸

茲從說文所引注籲呼戚近矢誓也或曰矢古誓字民不樂徙由羣臣

胥動浮言之故故呼眾近習之人出誓言以曉之樂抄說文

頁部文云葦詩云戚戚兄弟毛傳云戚戚內相親也則戚之誼為親近故云戚近矢誓釋言文云或曰矢古誓字者周易晉六浮言之故者下文云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是羣臣以浮言恐得下民也民之不曰我王來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錫錫力欲徒由是故爾

劉錫訓殺也然則字當作錫錫無注我王祖乙也爰于宅居也茲

此也謂耿也重厚錫殺也言我王來居于此有善政以厚民生

雖有水患不害于民無盡殺也疏殷庚自耿遷殷于時未遷則猶在耿而言爰宅于茲則是

謂祖乙去相居耿故云我王祖乙也爰于釋言文宅居釋言文茲此亦釋言文重厚說文重部文錫殺金部文也敘云祖乙比

于耿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也敘云祖乙比之不復徙也然則祖乙賢君國圯于水而能不徙必有修德以禦

禦災致患不至為水所害故云有善政以不耐胥匡以生卜稽厚民生雖有水患不害于民無盡殺也

曰其如台匡去王反稽今緊反台亦之反注胥相匡救也稽卜以問疑也言今

民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執不可不拯矣于是稽之于卜曰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五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其奈何哉如台猶奈何蓋問龜詞也周禮國大柄則貞龜執式制反

疏胥相釋言文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匡救其災孝經事君章云疏匡救其惡故云匡救也云叶卜以問疑也者說文卜部文云蕩

析離居者下篇文也湯誓云夏桀其如台高宗融曰云乃曰其如台西伯伐紂云今王其如台史記錄是三篇皆作其奈何故

云如台猶奈何奈何則是商問之詞故云蓋問龜詞也引周禮者春官大卜職文言貞龜者問正曰貞先正龜于卜位乃從問

焉說文卜部云貞卜問也也是也先王有服憲謹天命茲猶不當引之以證拯國必正龜而問也

盥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憲去各反盥奴靈反注服事憲敬盥安俗輒作寧音同諛別

也邑邦皆國也馬融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囂兀刀反疏服事憲敬盥安並釋言文說文邑部云邑國也又云邦國也故

云邑邦皆國也馬注見釋文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者五邦與五柄不同五柄謂五父柄都成湯仲丁河囂甲祖乙各一

柄并般庚為五故敘言般庚五柄五邦謂建邦有五所湯自商邱亳一柄即有兩邦後又三徙有囂相耿三處通商邱毫

為五故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五邦實止四柄不數柄般也解五邦為五徙國都除去商邱而數柄般為五案經言五邦安

解五邦為五徙國都除去商邱而數柄般為五案經言五邦安

解五邦為五徙國都除去商邱而數柄般為五案經言五邦安

得以敘之五柞相蒙混且曰于今五邦是據今以前今不承于也時未柞殷安得數殷爲五謬說滑稽不可從也

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古文絕字矧式忍反斷多管反外斤鹽鹽

寧今不承先王之事是不知天之斷絕我命况曰其能從先王

之業乎疏謂不承先王之事故云古謂先王也罔无矧况克能

並釋言文烈若植木之有由獻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業釋詁文也

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植多年反隸通作顛由亦周反獻牛葛反正義本作由孽茲从說文所引紹時召反

注植木仆木也由木生條也獻伐木餘也永長紹繼綏安也言

往栖于殷如仆木斬伐之餘更生枝條是天引長我命于此新

邑庶幾繼復生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乎疏云植木仆木也者說

條也者反部文也云獻伐木餘也者疏文木部文云由木生

亦木部文永長紹繼綏安並釋詁文殷庚斃于民諫乃杜位夷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主音疏 六

孝注斃覺悟也殷庚覺悟于民諫乃在位之臣以致之故下文

敕其毋敢伏小人之箴箴之疏云斃覺悟也者說文教部文云

于民不能家諭而戶說之必使羣臣致眾民以致之者覺悟

而曉告之周禮有小司寇致萬民而致眾民以常舊服正禮度

灋方反注以用也舊服故事謂恂眾庶之事也用有常之故

事正其灋度恂相疏以用說文已部文舊之言故服之言事故

鄉大夫職云國大恂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又

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恂焉一曰恂國危二曰

恂國遷三曰恂立君是遷國必有大事必恂眾庶與周禮同此

疑言謀及庶民則商家之制每有大事必恂眾庶與周禮同此

下言王命眾悉至于廷即是恂國遷之事矣殷庚之前以有四

遷也皆有恂眾庶之事此言以常舊服是用先世遷國恂眾庶

之故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廷廷正義本作庭茲从隸古

本定注馬融曰箴諫也鄭康成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

王今將屬民而恂焉故刺以毋伏之聲謂王命陽甲之命悉盡

也廷外朝也般庚傳王命宣眾悉至外朝將恂之也侈尺地反

朝直疏馬注見釋文箴是箴規循治病之箴箴故訓諫也鄭注

召反疏見正義云奢修之俗者鄭于此篇敘法云祀乙居狄後

奢修踰禮謂祖乙之後般庚之前于時殷道中衰奢修成俗也

是今將屬民而恂焉者屬聚也恂謀也經言王命眾悉至于廷

篇為般庚為臣時事又鄭注此篇敘云至陽甲立般庚為之臣

般庚為陽甲之臣則所侮王命是陽甲之命矣悉盡釋詁文云

廷外朝也者說文及部云廷朝中也蓋朝中无屋故謂之廷茲

必為外朝者據周制天子三朝路門外為燕朝是外朝也路

門外應門內為治朝是正朝也應門外皋門內是為外朝商之

朝門其名未聞其制當如周蓋亦三門三朝矣周禮小司寇致

萬民而恂是外朝之政蓋治朝內非庶民所得入也茲命眾

悉至于廷則廷是外朝矣王命者曰是才傳命爾眾

則未至其恂眾庶之事乃在中篇此下僖王若曰以訖篇未仍

是告在位之臣之言也王若曰假女眾予告女訓注假來也此以下般庚

述王言也疏假來釋言文云此以下般庚述王言也者謂自此

以下盡此上篇皆是般庚述王言也欲見是時般

庚尚為臣此所謂王非般庚也若多女懿黜乃心毋臯从康

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僖王若曰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臯字正義本皆改从注臯嫗康安也女其黜去女之衰心毋臯

嫗而懷安也去羌音反疏臯嫗說文尙韻古我先王亦惟圖任

舊人共政王誦告之修不匿厥愆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

變潘百貨反正義本作播說文引作誦隸古定本圖謀譖敷

匿同茲从之匿奴力反愆中維反俗輒作指別矣注圖謀譖敷

之以所當為舊人修明之不隱匿其愆意王用是大敬之言君

臣一德一心也是故令行于下无有過言民用是大變从化疏

圖謀釋詁文譖敷說文言部文說文上部云上匿也象退曲隱

蔽形讀若隱則上即隱字隱匿同謹敬也僞孔傳云說文心部

文丕大欽敬並釋詁文逸通釋言文也僞孔傳云王誦告人以

所修之政則以修字上屬為句今文舊人修明之則讀修字別

為一句不從僞孔讀者據說文言部引此文王誦告

之不聯引修字則可知漢經師讀告之絕句茲从之今女懿懿

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茲古活反正義本作聃說古文引作懿

信依法式人注馬融曰懲懲拒善自用之意聲謂起造言也信

反膚方厚反注馬融曰懲懲拒善自用之意聲謂起造言也信

讀當為引而信之之信信申說也造為險詖膚浮之語而申說

之无以所謂胥動以浮言也訟爭辨也說彼奇反疏馬注見釋

云聳聳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辨皮演反疏文案釋文

義引鄭注云聳讀如聳耳之聳懲難告之貌難告亦猶拒善

自用文意略略同以馬注同符說文注尤精當故舍鄭取馬焉下

文云女信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然則此篇是戒羣

臣之浮言惑眾則此起信險膚非謂其聽信人言也乃責其生

造浮言支離牽引爾故解起為造言信為申說信字不依其本

字義直讀為引而信之之信引而信之易上繫文信者古申字

也曷下繫云往者謂也來者謂也訓信相惑而利生焉孟子告

子篇云今有无名之指詘而不信是皆以信為仲古書輒有然

者此文信字實為伸字詁也說文云訟爭也辨以二字辨舉人

云訟爭辨也故非子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子一人楊天注荒

廢也茲德茲君臣一德也惕敬思也言先王與舊人一德今子

與女不能然非子自廢此德也惟女秉含惡德不敬懼我一人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三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爾思古疏悉聖詩云好樂无荒鄭箋云荒廢亂也故云荒廢也

與舊人然也說文心部云惕敬也鄭君注子若觀火子亦燭謀

周易乾九三云惕息也故云惕敬也子若觀火子亦燭謀

作乃逸觀古玩反燭之說反唐本改作拙注觀讀如司燭之燿

鄙俗名湯熱為觀觀火猶言熱火也燭火不光也燭謀言无赫

赫之威也作使也言我譬若熱火我亦拙其光天明威以威女

使女縱逸不从令也疏周禮賈官有司燭鄭注

觀今鄙俗名湯熱為觀則燭火謂熱火與然則鄭君以此經觀

火與司燭之燿同皆訓為熱茲讀觀為燿訓為熱用鄭詁也云

燭火不光也者說文火部文但今本說文誤挽不字作案說文

燭火其誼矣類類篇引說文作火不本也茲得據以為正案說文

包遂改燭為拙非矣云燭謀言无赫赫之威也者燭是火不光

火不光則无明威故解燭謀為无明威也周禮司土職若网在

網有條而不紊紊七注網网絃所以張网者紊亂也言臣下之





敗疆也疆者謂奮勉也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

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禍茲从隸古定本 **注**吉善也百姓謂

民也災害也女不以善言和諭百姓惟女自生毒害女為此敗

禍姦宄以自害于其身疏吉善說文口部文堯典米章百姓百

姓于朕志皆謂羣臣為百姓茲云百姓謂民者蓋此因羣臣以

浮言恐獨下民而責其不和吉言于百姓則此百姓是謂民矣

毛詩節南山云卒勞百姓亦謂民為百姓也禮記大學云舊害

並至秦刻石繹山文云燼害滅除舊燼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說文為聲亦兼取害誼乃无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

先悉茜反**注**奉承恫痛也女无以惡先導于民女承受其痛雖

恫土紅反**注**奉承恫痛也女无以惡先導于民女承受其痛雖

悔何及也今文身為命疏奉承說文口部文恫痛釋言文云今

作女悔命何及也石經謂之今文者後漢書蔡邕列傳云熹平

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案邕所書即當時

皇清經解 卷三 臧圭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字

博士以課弟子之經故是今文也其碑石久以毀壞宋洪适隸

釋錄其殘碑之文尚書有般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融日十五字

堦晉二十四字鴻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无逸百二字君奭

十一字多方五字五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凡五百五十四

字此所傳今文即據隸釋所載也 相時惡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後凡言今文某為某者皆同此 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

沈于眾相息恙反 息廉反 正義本作險說文 **注**馬融曰相視也聲謂時是也 惡疾利口也逸口過言也曷何也 忍讀如何恐 朱儒之忍謂忍獨也視是利口之人尚相顧畏于箴誨之言慮 其發有過言况我能生殺女制女短長之命女曾无顧畏乎女 誠不利于迺何不以情告我而相動以浮言恐獨沈休于眾民 乎今文惡為散獨火葛反 曾祖夔反 休乃 疏馬注見釋文相視 惡疾利口也者說文心部文孝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 遇口過謂過言釋言云逸過也則逸口即口過故云逸口過言

也曷何說文曰部文云恐讀如何恐朱儒之恐者漢書東方朔傳云朔綸騁朱儒曰上以若輩無益于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今秋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嘯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皇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是其文也此謂相恐獨與此經恐字誼同故引以證其讀且申其誼云謂恐獨也恐獨者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聖縛家史恐獨受賕棄市師古注云獨謂以威力脅人而又公羊傳十四年傳云蓋徐莒散之何劭公注云是見恐曷而亡恐曷即恐獨也云今文恐為散者蔡邕

石經也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爾其猶可撲滅隱六年及莊十四年兩引商書皆如此无一字異者矣是殷庚原文如此傷孔氏刪去惡之易也四字又改如若者矣也當从原傳所引易亦枝反燎力召反鄉所恙反上文于遠爾及此文爾字及下文无有遠爾隸古定本皆作遠案說文之部邇近也从之爾聲趁古文邇邇近也从之至聲然則遠與邇誼雖同而聲則異自是爾字不可以邇為邇乃隸古定書與邇誼同而聲據左傳引此文不可鄉邇以例前後兩文皆為遠邇偽孔書作邇非也爾字則右或假借以為邇字爾雅之誼為近爾是以爾為邇之明證也注易易長也燎放火也火燎于原不可鄉近猶可撲普木反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撲滅乎言不可撲滅以諭長惡不悛為禍滋大不可遏止也長賞反悛左傳引此文杜解以為言惡易長故云易易長也用七泉反疏杜誼也云燎放火也者說文火部文云言不可撲滅者亦用杜解傳誼也杜豫未見偽孔書此解正與偽孔諸違反必是漢經師舊說故依用之以諭長惡不悛為禍滋大不可遏止也隱六年左傳云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則將能乎其下即引商書此文云云故知此文取諭之意如此則

惟女眾自作弗靖非子有咎注靖和也言禍不可遏則惟爾眾

自為不和所致非我有過咎也疏靖和晉叔鸞說昊天有成命語自為不和正合上文所云不和吉

遲任有言曰人雜舊器非

求舊維新任如今反偽孔本人雜下有注鄭康成曰遲任古之

賢史聲謂引此言者明用人當用舊臣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

不然舊則當更新者以諭國邑圯毀當徙新邑也今文求為救

假借字也更車行反疏鄭注見正義云遲任古之賢史者鄭君假今下反疏當自有據今則无者不能證之案論語

季氏篇孔子脩周任有言曰馬融注云周任古之良史此云古之賢史則遲任其卽周任與疑不能決不敢質也下文此云古爾勞予不絕爾善則此言人雖善是起下文之意故云明用人當用舊臣故我不絕爾善云以論國邑圯毀當徙新邑者殷庚告誡羣臣欲其從柄則言器非求舊惟新明是取以論當徙新邑也云云今文求爲救者蔡邕石經作救也云假借字者古人書字輒有假借用者或无其字而假借若六書之假借合長是也亦或有其字而假借它字者如周書君牙禮記引作君雅及此文以救爲求是也蓋救以求爲聲救借爲求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求爲救是亦以救爲求又堯典旁述亦爲旁救是又以古我先王臬乃祖乃救爲速亦以速救同是求聲故可假借也

父胥及逸勤子不敢動用非罰據五經異詁引增注臬及皆與也勤勞也我先王與女祖女父相與同其勞逸我不敢輒用非

罰罰女疏釋詁云及暨與也公羊隱元年傳云會及暨皆與也蓋世俗相承以暨爲臬因而改經典之臬皆爲暨遂不復有臬字卽如此經隸古定書作臬唐衛包乃于正義本改臬爲暨案說文暨從日既聲曰頤見也臬从叒自聲眾詞與也然則臬暨誼訓各異作暨者非故云臬及皆與也勤勞釋詁云我我不敢輒非罰罰女者非罰謂罰之不當也

世選爾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五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勞予不絕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選息沈反絕隸古定

本作寔是不可識之字也唐本改作掩未知是否許未重注事五經異詁引作予不絕爾善茲從之享言養反與爰茹反

功曰勞言女祖女父有勞于王室我先王以來世世選錄女祖

父之勞故我不絕棄爾善今我大亨于先王爾祖從而與享焉

周禮曰凡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周

因于殷之禮也傳曰大亨烝嘗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千庖

疏事功曰勞周禮司勳職文引周禮者亦可勳文也鄭注彼文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

詔謂告其神以詞也殷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然則司勳所云正與此經同故云是周因

于殷之禮周因于殷禮論語爲政篇文也傳曰者僞孔氏傳也聲聞之惠先生曰王者古禘之禮行于春夏謂之大禘行于

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左傳所謂烝禘于大禘行于

統之大嘗禘司勳之大烝皆大嘗之吉禘一名又曰祭莫大子

四時之祭吉禘因之而有禘大嘗大烝之名又曰祭莫大子

祭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卽位奉新陟之王升合食于明堂

上自郊宗石室傍及毀廟下逮功臣无不與食合數十世之主  
行配天之禮故謂之大禘然則僞孔傳言大享丞嘗也古者天  
子錄功臣配食于廟

其說良是故採用之作福作裁子亦不敢動用非德注作裁猶

言作威也威福之加必當功舉我不敢輒以非罰罰女亦不敢

輒以非德賞女勉其效濩祖父之勤勞也當多注鴻範云維辟

謂威福對言此文作福作裁亦對言且云子不敢動用則裁非

爾勞此言不敢用非德于以故云作裁猶言作威也上言世選

有德賞故云勉其效濩祖父之勤勞也子告女于難若射之有

志注鄭康成曰我告女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志在

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

彼然後出之聲謂志矢也骨族不翦羽謂之志凡矢皆前重

後輕惟志矢軒輦中既多記曰志矢一乘軒輦中軒輦中則其

行平行政務得其平如射之有志矢也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皇清經解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度反洛反族子木反又七木反翦即翦注見正義云張弓屬

淺反輦之利反乘食孕反輞之柔反也輞者古字屬與注通昭

二十一年左傳杜解云注傳矢是也輞謂以下本諸惠先生說

也云志志矢也者周禮司弓矢職有八矢挂矢絜矢殺矢鏃矢

絜矢絜不翦羽謂之志鄭注云絜矢之屬軒輦中所謂志文是也

骨族不翦羽謂之志鄭注云絜矢之屬軒輦中所謂志文是也

利也族矢鏃也則當作族也云凡矢皆前重後輕惟志矢軒輦

中者軒謂前輦謂後中謂前後輕重均凡矢皆前重後輕惟志矢軒輦

于羽故前重志骨族骨輕于金故前重後輕重也既夕記者

矢職云挂矢絜矢前于重後微輕殺矢鏃矢前重九重絜矢絜矢

老傷

當多

注鴻範云維辟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夫房專反屬之裕反所

邑也今文老爲翁弱爲流疏鄭注見正義以爲老而侮之以爲云居謂新邑也者欲栖鄒而言長于厥居必不謂長于故居故知謂新邑也云今文老爲翁弱爲流者蔡邕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毋流其下則闕焉勉出乃力聽子一人之作猶注作爲猶謀也勉出

女力聽我一人之謀爲毋違令也疏作爲釋言文也猶謀釋詁文无有遠爾

用臯伐厥妖用德章厥善注言遠近一體伐从章善无偏頗疏

伐厥妖謂誅伐之至死傷孔言伐去其死殊不可解國之滅則維女眾國之不滅則維子

一人是有逸罰僞孔本國皆作邦无兩則字注滅善也國俗之

善則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臯也國俗之不善則維子

一人是有過臯引過歸己也疏國俗周語引此經此注滅善也

其下則稍改潤之滅善釋詁文逸至罰猶臯也用國語章昭注也

過釋言文罰猶臯也始从韋說凡爾眾其惟致告注爾眾其

致我告于下使咸知之自今至于後日各冀爾事齊乃位度爾

皇清經解 卷三 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音

口爾口僞孔本作做口茲注冀給也度當爲敷敷閉也閉爾口

者戒勿浮言也疏冀給說文共部文云度當爲敷者古人

僞諸作者說作允之類皆是此經度字當亦敷字省去文傍爾

爾口諱乃允當也罰及爾身弗可悔注示以梗合則有罰傲思

之疏梗合言不率教合謂不从猶也

般庚中弟五十二

商書三十二

般庚作注鄭康成曰作渡河之具疏注見正義云作渡河之惟

冰河以民捫乃語民之弗率誕告用直其有眾疏今省作涉話

但反注話會合也誕大直誠也會合民之不率教者而大告

之用誠以孚其有眾直或爲單單多疏云話會合也者說文言

但反疏部云話合會善言也从

言舌聲論籍文話从言會是話有會合之誼誕大言誠並釋詰文云直或爲單者據釋文云馬本作單咸造勿襄

在王廷襄依注所律反廷字从隸注馬融曰造爲也聲謂造猶

建也雜帛爲勿州里所建以趣民者襄當爲達聲之誤也將大

告眾民州里之長皆建勿以致民達之以來在王庭也趣七走反又七

足反達所律疏馬注見釋文造爲釋言文馬誼未爲非矣聲必

反長中實反疏易之而云造猶建者以旗勿之屬多言建不言

爲且棚造亦言棚建則建造同誼云造猶建似勝馬誼也云雜

帛爲勿州里所建以趣民者者趣文勿都云勿勿州里所建旗象

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據爾勿勿里所誼也雜

帛爲勿周禮司常職文也案司常云州里建旒大司馬職云鄉

遂載勿今以勿爲州里所建者蓋周禮所云是謂師田之時不

是與大拘致民同且司常又云大夫士建勿州長是大夫里宰

亦皆建勿不獨州里此惟言州里所建者據說文成文爾且此

爲建勿謂是州里建之也又案周禮鄉遂之官皆有致民之事

是商書以商制无攷姑段周禮言之不得泥周禮以爲難也云

裏當爲達聲之誤也者依古音讀之裏與達聲相近裏字于此

經不可解若作達字則謂建勿達民來在王廷誼乃允帖故云

皇清經解卷三克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姜

當爲達聲近衰而誤作襄爾殷庚乃登進厥民注登進延之使前疏王廷

則經言登進不得解爲登堂但招來无堂之使前進爾故云登進延之使前

注失讀曰佚疏古佚字輒省作失君東云遇佚前人光漢書王

董攸訓失爲佚公羊成二年傳云佚獲也釋文云佚一本作失

史記太史公自敘云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是皆以失爲佚此經

爲佚佚之言忽也於戲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高

鮮以不浮于天時於古文古文皆同此不復出音鮮息淺反注讀

當至保字絕句保安也言前后无不承安其民也胥相也詩云

聿來胥宇高或爲感今文爲高當从高山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

度其鮮原鮮字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

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栖則栖不

過于天時也相息匠反別兵徹反疏偶孔傳云先世賢君无不

度代洛反屬之蜀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

之政一保字而上下兩屬殊无分曉且不詞故正之云讀當至  
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  
也保安詩天保箋及南山有臺傳皆有是訓也胥相釋詁文引  
詩者大雅麟文也胥之為相有相與之誼如桑柔詩載胥及休  
視此上篇胥及逸勤皆相與之誼非相視也此經胥字則為相  
視誼實不同故引麟詩以證也麟詩傳云胥相箋云自來相可  
居者則胥字之胥亦為相視正與此經胥字同誼也云高或為  
感今文為高者偽孔本作感蔡邕石經作高也偽孔本出于東  
晉輒欲妄改經文其書不足足信師之本解是可信者當从之也云  
當从高蓋蔡邕石經乃是漢經師之解是可信者當从之也云  
小山別大山曰鮮者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是也引詩者大雅  
皇矣支詩毛傳亦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正與此鮮字誼同故引  
之以證云鮮字屬上讀者鮮既是山之名自當與高字誼同故引  
矣但鮮是別于大山之小山則恐不甚高經何以云高鮮乎蓋  
山雖卑小比于平地則高矣徐平地面而栖于山故言高鮮也故  
云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從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即此  
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是徐平地面而栖于山也即此  
后胥高鮮之謂故引以况焉禮記表記云恥名之浮于行者也鄭  
君注云聲譽踰行是所取則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  
利用栖女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注將栖于殷先正其號名故併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美

殷也懷安也視古示字我殷家遭天降大虐先王不安其居其  
所為示民以利用栖之事足為後世凜爾民何不念所聞于我  
先王之事乎疏鄭注盤庚敘云商家自此從而改號曰殷然則  
注故採用之案上篇云殷庚栖于殷之謂殷地此言殷降大虐  
則而謂國為殷矣前此國名惟商實未有偁殷者如詩商頌云  
降而直商溱哲維商帝立子生商實左右商王是皆偁商惟殷  
武詩偁殷是在殷庚後矣則偁殷自此始故云將栖于殷先正  
其號名故偁殷也釋詁云懷安止也同訓為止則懷得為安也  
鄭箋詩王風揚之水亦云懷安也云視古示字者鄭箋鹿鳴詩  
云視古示字也又義禮士昏記云視視給鞶鞶注云示之以矜  
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然則古  
今字有異用今人以視為瞻視古直以視作垂示之誼此經偁  
先王所作女曷不念是謂先王所作足垂絕後世則視民之視  
當為古示字也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注俾使喜樂康  
安咎過也言我瀆先王之承安女使女栖者惟樂康安與女共  
之非女有過咎比于放流之罰也罰暉有放流之條故云樂坊  
各反

疏俾使喜樂康安並釋詁文智過毛詩伐木傳誼也栖徒有似  
放流故云比于放流之罰云罰臯有放流之條者堯典云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于崇山又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謂罰臯也  
子若顓懷茲新邑亦惟女故

以丕从厥志注懷來也我順呼女來此新邑亦惟女故之以以  
字讀當絕之言為安集女故也丕讀曰不言不从女苟安之志

為于疏懷來釋言文云以字讀當絕之者亦惟女故以猶左傳  
睡反疏昭十三年莒人愬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又昭十  
八年傳云修故之以益古人輒有如此句法若  
讀以字屬下則不詞矣丕讀曰不說具上篇疏今予將試以爾

栖安定厥國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

忱動子一人爾惟自籀自苦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傷孔本以  
厥國作厥邦今女不憂无今字茲並从蔡邕石注朕心之攸困

經忱十深反籀居六反臭尺符反載聖代反注朕心之攸困

謂故都不可居也宣顯白也忱誠籀窮濟渡也臯猶朽也今我  
將以爾徙于新邑安定其國今女不以我心之所困為憂乃皆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宅

大不顯白其心敬念以誠感動我爾惟自取窮苦譬若乘舟不

渡則朽敗其所載咎其不與己同心自取陷休也載如字休奴

溺音誼疏云朕心之攸困謂故都不可居也者栖都勞事殷庚

皆別疏豈樂于勞民哉特苦于國邑圯毀不得已而栖爾故

說困謂故都不可居也詩淇奥釋文云恒韓詩作宣宣顯也易

說卦顯曰宣髮虞幡注云顯為白故宣髮鄭注攷工車人云頭

髮顯落曰宣則宣又有白顯故云宣顯白也忱誠說文心部文

籀窮釋言文毛詩谷風傳亦有是訓說文幸部云籀窮理臯人

也去幸人言竹聲然則誼為窮者字當作籀今毛詩爾雅籀字

省也去竹而又易幸从革流俗所改非也濟渡亦釋文云臭猶

朽也者五行皆有臭明堂月令立冬盛德在水其臭朽則水之  
臭為朽朽謂腐敗也此經以乘舟弗濟論不栖之害則臭厥載  
謂朽敗其所載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迪自怨曷瘳屬之  
故以朽解臭也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迪自怨曷瘳屬之  
正義本迪作稽怨作怒茲注屬連或有迪道怨恚瘳瘳也爾衷  
並从蔡邕石經瘳救收反

誠不連屬于我同謀共濟既臭厥載惟相與沈休不其有生道  
矣雖自怨恚何瘳乎志衣避反瘳爰主反屬連說文尾部文  
俗作俞下著心非也疏微子云殷其弗或



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錄其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是或  
之言有故云或有迺道釋詰文忽恚說文心部文說文牙部云  
禰病瘳也瘳疾病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今其有今罔  
禰也故云瘳禰也

後女何生在上注女不謀慮長久以思乃沈休之災是女大勸

憂也勸憂猶言兆憂兆憂則憂必及之有今罔後言外亡无日

矣女何得生在地上乎今文誕爲永疏昭元年左傳云三大夫

注云開憂兆也勸憂之誼難解故以兆憂相况而明之故云勸  
憂猶言兆憂兆憂則憂必及之云有今罔後言外亡无日矣者  
生今日謂之有今日罔後謂无有後日是謂速即于外亡不復有  
則在土謂在地上故云女何得生在地上乎今予命女一毋起  
云今文誕爲永者蔡邕石經作永勸憂也

歲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歲開廢反从艸歲聲俗作禾傍

可反注歲惡臭也以用自鼻也臭讀爲𦘔𦘔以鼻就臭也耳

之接于聲鼻之接于臭通謂之間人或不察于理而信詭說爲

皇清經解卷言九十三江徵君倚書集注音疏 天

正言无有不辨于气而以惡臭爲良美者故以𦘔𦘔諭聽言也

倚猶倚也迂回也今我命女曹一其心毋聽人之浮言浮言歲

惡毋起歲惡而用鼻𦘔之恐浮言之人倚止女身迂回女心也

臭尺獸反鼻平弄反𦘔臍袖反疏云歲惡臭也者臭是總名兼  
詭言臭反良讀若香倚今編反疏美惡言易擊辭云其臭如蘭  
是古臭之美國語晉語云惠公出共世子外呂氏春秋遇合篇云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无能與居者皆臭之惡者歲  
是汚歲故以爲惡臭也以用說文已部文自鼻白部文也白象鼻形  
六書之象形字也云臭讀爲𦘔者古者或以臭爲𦘔郭子榮辱篇云臭之而无嫌于鼻嘗之而  
甘于口臭與嘗對舉則是借臭爲𦘔也此言以自臭則亦借鼻

爲𦘔故讀爲𦘔云𦘔以鼻就臭也者說文鼻部文𦘔从鼻臭是  
爲以鼻就臭此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者于大書爲指事也云耳  
之接于聲鼻之接于臭通謂之間者說文耳部云聞知聲也穀  
梁拒十四年傳云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是耳之接于

聲爲聞也史記滑稽列傳云羅襦褌解數聞自澤是鼻之接于  
鼻亦爲聞也云人或不容于理而信詭說爲言者孟子萬章  
篇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

此雖非不察于理猶或信詭說爲正言况其不察于理者故采  
芾詩云人之爲言苟亦无信青蠅詩云豈弟君子无信讒言此  
皆爲其易信而戒其无信也云无有不辨于氣而以惡鬼爲良  
美者其禮記大學說惡惡之誠者如曰惡惡臭孟子離婁篇云  
西子蒙不絮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鼻之于臭无有不審者也  
云故以鯁蒺論聽言也者今人以人言不中理者輒比之于尻  
下出氣知此云蒺是論浮言以自鯁論聽言也云倚猶倚也居  
小弁詩云伐木倚矣毛傳云伐木者倚其顛詩正義云倚者倚  
也謂以物倚其顛傘也然其倚與倚語相近此解倚爲倚語乃  
允帖也說文之部云迂避也又云避回也故云迂偏引也倚是  
牽引故云倚止女身倚止其身則辱之使不得自由故云迂回  
女心

迎也畜養也我之以爾栖將迎續女命于天也我豈脅女以威

乎用奉養女眾民而已詁五縛反疏云御讀爲詁詁迎也者御

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據公羊成  
二年傳云使跛者御跛者使眇者御眇者然則穀梁以御爲詁  
也又義禮士昏禮侯御漢盥支鄭注云御當爲詁詁迎也是則  
古字輒以御爲詁此經御字實亦是詁字也詁迎釋詁文畜養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无

劉熙釋名釋言語誼也虞橋注易大畜象云有匡養象子念我  
故以畜其德是畜有責誼鄭注小畜卦亦云畜養也

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

丕乃崇降皇疾曰曷虐朕民不僞孔本作丕茲从蔡邕石經子

字別爲注羞進懷安陳久也丕乃讀當爲不乃不乃猶言毋乃

崇重也我思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桀都遠害我不能進女子

樂土以安女夫然是我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重

降皇疾于我訶問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使安其所乎今文崇

爲知遠于恩反樂劫各反疏羞進釋詁文襄經典相承作懷懷

然注云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故云塵久也孫叔

丕不通說具上篇疑矣後凡言丕乃皆仿此云丕乃猶言毋乃

者不與毋誼相近毋乃之詞書傳多有之如論語憲問篇毋乃  
爲佞乎隱四年左傳毋乃不可乎之屬不乃語氣與之相似故  
云猶言也崇重釋詁上文旣言奉養女眾此若言大能進爾

安爾則語頗意復僞孔政不克爲丕克非也當从漢石經作不  
克爲女夫然是我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夫然絕句正解經之  
然字爲一字句然之言如是也云詞問者說文言郟云詞大言  
而怒也則詞問謂怒責之云今文崇爲知者據蔡邕  
石經也知謂高后毋乃知之將降皇疾于我諠亦通  
女萬民乃

不生生泉子一人繇同心先后丕降与女皇疾曰曷不泉朕幼

孫有比繇正義本作猶古定本与于許反此付  
從也幼孫般庚道先王謂己也

比下順从也女萬民不求生生

之道與我一人相從同心共事先后亦將大降皇疾與女訶責

女之不順从乎我疏說文系部云繇隨從也故云繇從也述先

云幼孫般庚道先王謂己也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网耐迪

云比下順从也者易象傳文

注故今爽貳也今女不與我同心是有貳德矣先后其自上下

罰于女女无能有解免之道先后靈爽在天故言自上下牙疏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三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故今釋詁文賦詩云女也不來士貳其行爽貳對言爽貳也云

故云爽貳也國語周語云實有爽德實侍中注亦云爽貳也云

先后靈爽在天者名詁云茲殷多先哲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

父女共作我畜民注畜謂順于教令古我先后既勞女之祖若

父與共栖郟女當效濃女祖若父共爲我順从教令之民從我

栖般矣疏云畜謂順于教令者禮記祭統云順于道不女有戕

則在乃心注戕殘在察也女之梗命是何心哉女若有所殘害

則先后洞察女心恐有誅罰也今文戕爲近梗華疏春秋宣十

人妝郟子于郟公羊傳云殘賊而殺之也故訓戕爲殘梓材戕

敗人者鄭君注亦云戕殘也在察釋詁文云今文戕爲近者蔡

邕石經作我先后緩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夙

反斷多緩反注緩古文妥字安止也斷絕也我先后降罰于女

且止女之祖若父令勿救女女祖女父于是絕棄女不救女夙

矣安湯果反疏義禮土相見禮云安而後傳言鄭注云古女安令力呈反疏爲綏故云綏古文安字安止釋詁文綏之誼爲安不正訓安而必轉爲安訓爲止安者益人情未有不顧念子孫者謂先后安女祖父安女祖父遂不救女姝不近情以綏爲古文安安有止誼謂先后止女祖父勿救女祖父遂不救女于誼似允帖也說文糸部云絕斷絲也故云斷絕也茲子

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注具共置也字从六从貝省貝海介蟲

也居陸名焱在水名蝻古者以貝爲貨玉爲幣今茲我有亂政

之臣與同位者共置貝玉言其貪貨賄省色耿反焱甫淳反疏蝻何坎反賄呼旱反

云具共置也从六从貝省者說文貝部文也貝外骨故曰介蟲介也居陸名焱在水名蝻者說文貝部文也貝外骨故曰介蟲介也居陸爲貨者亦六部文貝部亦云古者貨貝而寶龜云玉爲幣者周禮小行人職云合六幣玉以馬璋以皮瑩以帛琮以錦琥以璉璜以黼管子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故漠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至于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爺爲下幣又地數揆度二篇亦皆云然此雖皆據周言之而孟子不得惠焉下篇周書王會解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之梁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稱湯命伊尹爲四輔令伊尹爲四合其正北諸國之獻令有自玉是商時固以玉爲幣矣乃祖乃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子孫迨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今本云

于朕孫无子宰唐石經本有之案僞孔傳云注丕乃讀當皆爲作大刑于我子孫則舊本實有子字據增

不乃刑罰臯也弗祥殃禍也言爾祖若父惡子孫之貪不乃告

我高后曰爲大罰于我子孫乎既啟迨我高后不乃重降之殃

禍乎今文崇爲興弗祥爲丕永惡盟疏云丕乃讀當皆爲不乃

也者說文井部文云弗祥殃禍也者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祥爲禍則弗祥爲殃禍矣云今文崇爲興弗祥爲丕永者蔡邕石經

作興降鳥戲今予告女不易注鄭康成曰我所以告女者不變

易言必行之疏注見正義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

翁中于乃心僞孔本比作分猶作條翁作設茲並注恤憂翁合

也長敬大憂毋相絕遠言當同患相恤也女比附其謀猶念慮

以相從于栖所各合中立于女心論令同心无貳也比或爲分

翁或作設合力疏恤憂翁合並釋語文云此或爲其有顛越不

龔則剝矜無遺音無俾易種于茲邑殷庚之語如此僞孔本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龔暫遇息爰我乃剝矜滅之亡遺育亡

伸易種于茲新邑案僞孔氏于經文輒爰改爰刪爰增此文亦

心僞孔氏安有曾益故詞語解允不如左傳所引簡繁左傳所

引乃是尚書原文吾从之可也顛氏田反剝牛器反矜徒典反

種之注顛越不龔縱橫不承命者也剝割矜絕育長俾使也易

種轉生種類言苒亂之人當割絕之母遺長其類毋使轉生種

類于此邑茲此也此新邑也縱足容反疏顛越不龔至轉生種

一年注也左傳引此文故用彼注多方云日欽剝割夏邑往哉

則剝割何詎故云剝割矜絕育長俾使茲此並釋語文往哉

生生今子將試以女栖永建乃家注往哉其生生于新邑哉今

我將用以爾栖則長久建立女家矣

皇清經解 卷三 覓士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般庚下第五十三

商書三十三

般庚既栖奠厥攸居乃正厥位注鄭康成曰徙主于民故先定

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庸朝廷之位朝直疏注見正義云徙主

爲民蕩折離居謀所以安之也云正宗庸朝廷之位者鄭注周

禮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殷政位于朝納粵五日甲寅

位成以爲正位謂此定官庶與此解正厥位意略同綏爰有眾注綏安也鄭康成曰爰于

也安隱于其眾也疏綏安釋語文鄭注見三國魏志僭號武帝

亦安注曰女网台民勛建大命僞孔本作曰亡戡急懋建大注台

讀當爲給給欺也羣臣初以浮言恐眾是欺給愚民故戒毋給

民也勛勉也鄭康成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給徒

疏云台讀當爲給給欺也者殺梁僖元年傳云惡公子之給范

雷注云給欺給也漢書東方朔傳朔給驕朱儒上欲盡殺若

曹朱儒大恐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  
○朔言上欲盡誅臣等而上召周勣以浮言恐沈于眾恐眾即是  
欺給上篇言女易弗告朕而胥勣以浮言恐沈于眾恐眾即是  
民矣給上篇言女易弗告朕而胥勣以浮言恐沈于眾恐眾即是  
爲給羣臣初時以浮言恐眾則此自是戒其毋給民矣據鄭注  
言使心識教令亦是毋欺給之意也助勉釋詁文鄭注見正義  
今我其敷優取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我僞孔本作子茲从蔡  
邕石經優取揚三字僞

孔本作心腹賢賜四字堯則正義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  
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賢腹日憂賢腹是鄭本左思魏都  
賦引尚書殷庚曰優賢揚歷若據僞孔本則殷庚不有此文乃  
知鄭本作憂賢揚者乃優賢揚之譌後人傳寫誤爾鄭本注  
實作優賢揚與下歷字聯讀也取古文以爲賢字禮文之敷  
讀爲溥取古文賢歷試也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

歷試百姓百官族姓也禹貢曰禹敷土鄒子成相篇云禹溥  
土楊倞注云溥讀爲敷禮記祭誼云

溥之而橫乎四海釋文云溥本亦作敷則古字溥敷通此文當  
从溥誼故云敷讀爲溥云取古文賢者說文取部云取古文以  
爲賢字又公羊春秋經成四年鄭伯取宰穀梁春秋作鄭伯賢  
卒是古者或以取爲賢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此經而解之曰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壹

歷試也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此經而解之曰謂揚其所歷試  
其必皆用舊說蓋漢人之注也故皆採用之上篇女不和吉言  
于百姓注云百姓謂民此以百姓爲百官族姓不同彼注者蓋  
彼文不和吉言于百姓是謂羣臣之者恐下民故言百姓謂民  
此族羣臣而言告爾百姓則百姓即謂羣臣之支屬故以爲百  
官族姓望文爲誼也天保詩云羣黎百姓毛傳亦云百姓百官  
族姓 罔臯爾眾爾無共怒叶比讒言子一人比平希反注叶古  
也 讒士咸反

文協協合也棄除前過與爾夏始无加臯于爾眾爾毋共相忿

怒合比爲讒言謗我夏果行反疏云叶古文協者說文爲部文  
又鄭注周禮大行人職云故

書協辭命作叶詞命則叶協古今字也正月詩云行人職云故  
傳云洽合儻二十二年左傳引作協比其鄰則協與洽同故云  
協合也云棄除前過與爾夏始者前過謂浮言恐眾之過今不  
加之導使之革故自新是棄除前過與之夏始若漢書武帝紀  
元朔元年詔曰其赦天下與民夏始又元古我先王將多于前  
狩元年詔曰其赦天下滌除與之夏始是

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綏績于朕邦綏僞孔本作嘉注將大適  
茲从蔡邕石經往降下也我我民也凶謂地墊陷之處也德升績業也我先王

恢大增多于前人之功緒往徙于山用能下拏我民于墊陷之

中而升之爽塏之所使安業于我國綏或為嘉回反拏蒸之上

聲塏開疏將大通在並釋詩文降下說文阜部文云我我民也

之上聲疏者說文云我釋身自謂也竊攷詩書之文輒有偁我

而非自謂者如卷耳詩云我馬虺隤鄭箋云我使我臣也又云

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君也又如周書大誥云洪惟我幼冲

先王之安集斯民則降我謂下文今我民用蕩析離居而說文

云凶惡也象地穹交陷其中故云凶謂地墊陷之處也對山之

高而言則凶為下陷之處矣德升說文彳部文案德與惠自是

二字通德之誼為得不與德同德傳相承以德為意學者罕見惠

為升字乃當作德也韻業亦釋詩文云升之爽塏之所者爽明

燥燥也高則明且燥也昭三年左傳云請更諸爽塏者云綏或

為嘉者偁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今爾惠朕曷震動萬

孔氏本也今爾惠偽孔本刪今字改惠為注惠順也今我民播蕩

民以洒今爾惠偽孔本刪今字改惠為注惠順也今我民播蕩

分析離其室居无有定止之極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洒

皇清經解卷言卒三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則能安則必皆从順何至震動萬民以洒乎今文震為祗疏順

釋言文羣臣前以浮言恐眾是不順上之教令故民不欲從而

至于震動萬民以洒也則此經自當作今爾惠朕解為順我教

令以導民何至震動萬民以洒斯為允當偽孔氏改震通謂非

也云今云震為祗者蔡邕石經作祗也雖古字祗與震通在此

經則震字允安帖故不从石經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粵我家朕及晉敬

龔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復逢福反晉多毒反俗作篤音注肆

今亂治粵于也及猶汲汲也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

家我汲汲于晉敬恪龔奉承民命以順天心用久長其地于此

新色格去疏肆今亂治並釋詁文粵于說文于部肆予冲人非

廢厥謀迺繇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迺案說文云迺至也茲

訓為至字當作注冲幼也言冲人者謙也羣臣皆不欲洒般庚

不聽故曰廢厥謀迺至也宏賁皆大也今我冲人非廢爾眾之

謀也以至極之則必繇龜靈若爾眾各非敢于違卜則我用以大此大業疏後漢書楊帝紀皇太后詔曰皇帝幼冲又冲帝紀

非幼少而言冲人故云謙也遇至說文云部文釋詁云弔至也乃相承通省之字實亦當作通也釋詁云宏墳大也樊光注引

詩有賁其首以證則墳字亦作賁故云宏墳大也樊光注引之則必繇龜靈者禮記禮運云慶鳳龜龍謂之四靈周易臣初

九云舍爾靈龜是龜為靈物此文迺繇靈之下烏戲邦伯師長卽云各非敢違卜一必用龜故解靈為龜靈也

州伯也師之言帥謂連帥也長屬長也百執事之人在朝之臣也乘治也尚皆治其職哉帥色類反疏云邦伯州伯也者禮記

有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采采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伯也云帥之言帥者鄭注周禮地官敘

官有是言也云謂連帥也長屬長也者師長與邦伯聯言自是邦伯之屬故以帥為連帥長為屬長也案王制文尚有卒正此

不及之者蓋卒正之上為州伯連帥其下為屬長舉其上下則皇清經解

卷三音九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卒正該在其中矣云百執事之人在朝之臣也者金縢云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蓋惟在內之臣乃得問及也則百執事在朝矣蓋

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並呼告也乘治鄭君箋七月詩誼也其助簡相爾念敬我眾助僞孔本作林茲注簡閱相視也我

其勉閱視女其念思敬我眾民哉疏注云簡閱也坤閱臧物故以簡能故云簡閱

相視說文曰部文 朕不肩致貨敢龔生生肩今馮反俗作好龔 正義本作恭茲 從隸古定本 肩任也敢進取也龔給也生生猶生息謂貨泉于人以取息也致貨之人取給于生息貨財以自利我不任



貸者貸者得取息以爲利如是者數爲之則財貨生生不窮矣此之謂生生也必知生生之誥如此者此承好貨而言生生云文承總于貨寶而言生生又云往哉生生生是謂生財矣若然中篇云女萬民乃不生而生又云往哉生生生是謂生財矣若然中篇云微其不生而生而勸其生生此則以生爲戒與中篇革反者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冊有云皇皇求財夫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求大夫之意也然則庶人唯以治生爲恐大夫則有治民之責不當與小民爭利中篇告庶民故欲其生生此篇告羣臣故戒其生

鞫居注鄭康成曰鞫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六反

敬之疏注見正義鞫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疏注毛詩蓼莪傳誼

注若順也今我既進告爾于我志矣于爾心順否毋不敬思之也疏注若順釋

毋總于貨寶生生自膏注總聚也膏用也讀若庸者

部文音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注式用敷也用敝于民以德長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注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任一心以爲政疏式用釋言文敷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疏伏生大傳引般庚文如此則是

敢強爲之說

說命上弟五十四注說爰

商書三十四

說命中弟五十五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五

說命下弟五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六

若金用女作厲注章昭曰使摩厲已也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

早用女作霖雨注章昭曰雨三日以上爲霖賞反啟乃心茨朕

**心注**

章昭曰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眊眩厥疾

不瘳

眊系向反國語孟子皆引作眊茲从說文六部所引眩于絢反瘳救雷反章昭曰以藥諭忠

言也

眊眩頓脊攻以急也瘳瘳也瘳髮主反若跌不視地厥足

用傷

典反章昭曰以失道比徒跌而不視地必傷也疏楚國語

云白

于子張曰昔殷武丁能俾其德至于神明以出于河自河

類茲

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鑿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

升以

武丁所作書為說命章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聲案以余

正四方

云云不類尚書之文蓋是子張說武丁求傳說之意未

可遽采

入此若金曰自是說命之詞又孟子滕文公篇引若

藥不眩

眊傳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故斷章取此注傳改為

章曜

為吳中書僕射封高陵高侯後悟吳主皓指下獄从所著

有國語

解漢書注辯劉熙釋名又補釋名官職一篇事具三國

吳志

本傳云兩三日以上為霖者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

以往

為霖云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者霖雨所以洪灌萬物經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三

言洪朕心故云比霖雨云眊眩頓脊攻以急也者頓是困頓脊

是憤亂藥力峻猛攻疾太急所致也故云攻已急已猶太也

念終始典于學注鄭康成曰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于學

禮誼之府又曰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舍式疏此經引見禮

及學記篇皆稱允命允即說字古文省爾故鄭君注彼兩文皆

注云典當為說注傳鄭康成曰文者王世子注也又曰以下學記

事必吞其終始而下引此經故鄭云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

誼之府府聚也言禮誼之所聚學則明于禮誼而後可舉事也

學記言人不學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而事也

此經故鄭云言學之不舍業望文為誼故兩注不同也茲采以

補入尚書則在尚書之中此文之上下文不可得聞不達其意

指鄭君兩注未知孰者得尚書

學學半

學學上亦孝反注學學

之本指不敢專从始並錄之人經同下于班反注學

同注鄭康成曰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疏允命鄭注即學記注

也云學人者學與教同教教也謂教人乃益己學之半敬孫務肯敏厥修乃來孫先注

鄭康成曰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

所修之業乃來疏此經亦引見學記亦僂兌命鄭注亦即學記

榮示敬道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兌命所云敬孫此之謂也敏

疾毛詩甫田江漢傳皆有是訓也論語學而云敏于事而慎于

言孔安國注亦云敏惟口起羞惟甲臯起兵惟衣常在笥惟

疾也厥其釋言文惟口起羞惟甲臯起兵惟衣常在笥惟

干戈省厥躬臯直待反說文月部胄字重文作注鄭康成曰羞

猶辱也衣常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吝言語也惟甲臯起兵

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常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

當恕己不尙害人也朝直疏此經引見禮記緇衣篇亦僂兌命

綱衣注也說文辰部云辱恥也孟子公孫丑上云羞惡之心誼

之尚也則羞之誼亦為取恥云羞猶辱也云衣常朝祭之服也

者以言在笥則非平時常服者故以為禮爵無及惡德民立而

朝祭之服朝祭之服故云當服以為禮爵無及惡德民立而

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鄭康成曰純

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

皇清經解卷三音九三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天

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

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放分疏此

亦經見緇衣篇亦僂兌命鄭注亦即緇衣注也鄭君此注上尙

有惡德无恆之德句茲節去之者蓋緇衣上文先引南人有言

曰人而无恆不可以為下筮乃後引詩及此篇後又引易无恆

其德云云故鄭君解此惡德為无恆之德其在尙書則篇既亡

逸其上下文不可攷知則无恆之德未必指實惡德為无恆故節鄭注也云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者緇

衣正義申其誼云經直言爵无及惡德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

者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饒君右執

册命之又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是賜諸臣爵必因祭祀也

高宗融日弟五十七

商書三十七 尙書七疏伏生尙書般庚合為

高宗融日粵有雉雉融于戎反僂孔本作罔傍箸俗字也說

商謂之融然則字當作融雖工豆反注高宗武丁也般庚之弟子融者融融不絕

也祭之明日又祭謂之融周謂之釋夏曰復昨粵于也有者不

宜有也雒雒雒鳴也昨才故反或疏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者

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般哀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

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故云高宗武丁也

般本紀云般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

立則小乙為般庚之弟而武丁小辛崩弟小乙之子故云般庚之弟子

何休注公羊宣八年傳云般曰融周曰釋釋者據今日道昨日

不致慮也故云融者融融不絕據昨日道今日道昨日

之實意也故云融者融融不絕據昨日道今日道昨日

曰融夏曰復昨故云祭之明日又祭謂之融周謂之釋夏曰復

昨是三者三代異其名爾實則同是又祭也詩敘云絺衣釋賓

尸也春秋宣八年經云王午猶釋此周曰釋之明文高曰融即

此經是也夏曰復昨則无文以言之或說昨者祭肉復設祭肉

以賓尸也一本作復昨言復昨日事也二說未知孰是粵于釋

詁文云有者不宜有也者說文有部云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

日有食之察宜有而有之不以為異則不書故春秋哀十四年

西狩獲麇穀梁傳云其不言有不使麇不恆有于中國也若不

宜有者則有之為異春秋莊十八年經云秋有蜚文十四年云

有星李入于北斗昭十七年云有星李于大辰又昭二十五年

云有鳴鶴來巢諸凡言有者皆以不宜有而異之也則此言鳴

有唯雒是不宜有矣云雒雒雒鳴也者說文佳部文詩小弁云

雒之朝雒尚求其雒言求雒則是雄者矣故劉向五行傳云雒

其翼也此錯誤也案夏小正云雒雒雒鳴也者鳴也雒也者鼓

鳴亦解升鼎耳而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書五行志及孔光

傳後漢書律麻志注鄭康成曰此謂其黨也聲謂假讀為假君

心之非之假假正也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惟先正王以

正其事疏鄭注見正義云此謂其黨也者黨謂同僚之人下文

云假讀為假君心之非之假則此言非言于王自是謂其同僚矣

君心之非是其交也假離婁下文云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然則假君心謂正君心也故云假正也云異變之來起事

有不正者漢書孔光傳光既上承相博山侯印綬罷歸閭里會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微光詣公車開日食事孔光有云

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案孔光安

國從曾孫也則此說乃孔氏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諛

古文家說其諛不可易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五

降年有永有不永注監臨視也典常也經也言天臨視下民以

諛為常經降年于人有修有短諛則永不諛則否年命人尤愒

焉故引以訓王也揭可疏說文臥部云監臨也釋詁云監視也

視也典常釋詁文典經釋言文監亦當兼此二諛乃足故云監臨

云年命者恚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聲以為于此經言

恚愚似未安故稍節而錄之故不偁鄭康成曰鵠範五福壽為

首六極凶短折為先鄭彼注云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

故云年命人尤愒焉愒之為言貪也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

不若德不聽臯注民不當有重文重者衍字也中猶閒也若善

也言年之不永者非夭折此民閒絕其命也以民有不善之

德不德之罪故爾不聽之臯謂惡深隱無人知聽濼所不及者

一說不聽臯若王制所謂四誅者不以聽是也重直容反聞今

疏蔡邕石經民字上闕其文不可知史記載此文則云非天民

民中絕其命民止一字不重出僞孔本于中絕命上別出天

皇清經解卷言九三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字殊无謂故云民不當有重文重者衍字也云中猶閒也者義

禮鄉射禮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又士虞記云中月

而禱又禮記喪服小記云妾耐于安祖始亡則中一以上而耐

又學記云中年按校鄭注此諸文皆云中猶閒也云一不聽之臯

謂惡深隱無人知聽濼所不及者益臯惡人所知者人能幸

之于官官聽之而治其臯若人所不及知則官无繇聽之而幸

逃于刑辟是之謂不聽臯此則明神无不知之魁不為天所譴

是也者王制者禮記篇名所云不以聽謂臯大惡極當天既付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付僞孔本作字史記作附漢書孔光傳

及注降年視諛所杜是天所以正人之德也天既付之命以正

其德人乃曰其如台哉如台之言奈何也言如台者思正德以

順天也付或為附疏降年于人以諛為修短是天以諛繩人也

年視諛所在是天所以正人之德也云如台之言奈何也者史

記錄此文作乃曰其奈何湯誓及西伯戡葛皆有其如台之文

史記亦皆作其奈何則如台之云猶言奈何也如台猶奈何則

是思謀處事之詞其文承正厥德之下故云言如台者思正德

以順天也漢書孔光傳光日食對云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此用其說也云付或爲附者史記殷本紀作天既付命正厥德也烏戲王司敬民罔非天禮典祀無豐于昵司事反古字附付通也禮反注司讀曰嗣古字省文爾言王嗣位敬民无非天之裔嗣

尊者尊統遠常祀毋特豐于昵王司敬民廂馬融曰昵考也謂昵廂也肅曰高宗豐于昵故有雒雉升遠祖成湯廂鼎之異疏史記作王

嗣敬民案晉姜鼎銘云晉姜曰余佳句朕先姑君晉邦宣和博古圖呂大臨攷古圖王侯嘯堂集古錄薛尚功鐘鼎款識皆載此鼎銘皆釋司爲嗣是古文省嗣爲司此經司字據史記作嗣則此銘亦是省也故云司讀曰嗣古字省文爾義禮喪服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鄭注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故云尊者尊統遠馬注見釋文云昵考也謂昵廂也者昵之言近也自始祖等而下之至于考爲最近故考廂曰昵俗書昵字輒作示傍箸爾譌也肅注見正義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聖

商書三十八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注鄭康成曰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樂

各疏此經引見禮記坊記篇案周書无佚亦有此文惟謹作謹命反爲異知坊記所引非无佚文者蓋此文非高宗之言而坊

記傳高宗云則高宗是指謂此篇也又案檀弓篇云子張問曰書記云名篇在尙書亦指謂此篇也又案檀弓篇云子張問曰書

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雖與此小異當卽此文又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雖其文又小異

然亦是子張引之以問則與檀弓所傳同則亦非異文矣茲不復重出注傳鄭康成曰者卽坊記注也云三年不言有父小乙

喪之時也者殷本紀云帝小乙崩子武丁立是武丁之父小乙

也无佚傳高宗云乃或諒陰三年不言諒陰謂喪中居凶廬也

是當爲歡喜以謹歡俱取謹聲聲同而誤故曰聲之誤案檀

弓亦引此文鄭注直訓謹爲喜

說不破字蓋謹歡亦可通也

西伯伐鬻弟五十九

西伯无伐鬻後可含反鄭康成曰西伯伐鬻人紂畿內聲謂伐

為雒州伯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伐鬻人紂畿內聲謂伐

殺也鬻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文鬻為耆郝芹乙反或作疏

鄭注見正義及詩二南婦正義孟子離婁盡心二篇皆言伯夷

太公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故云水伯

周文王也說文邑部云邾周文王所封在善養老者故云水伯

是文王國于邾也漢書地理志云又扶風高帝元年屬雒陽案

漢之雒陽即三代之雒州也故云時國于邾鄭被注云般之州

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伯之一矣案王制又云分

長曰伯此言為雒州伯則是八州八伯之一矣案王制又云分

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鄭必知西伯是州牧之伯非東西二伯

者周禮大宗伯職云八命作牧鄭仲師注云一州之牧又云九

命作伯康成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楚詞天問云九

昌號衰乘鞭作牧言作牧則是八命為一州之伯非東西二伯

矣故王逸注天問亦謂文王為雒州牧與鄭說合良是也乃王

肅欲為異說以爭勝于鄭謂西伯為二伯之伯亦明知已說之

无稽不足以為攻鄭而取勝乃又偽作孔叢子書託諸子思述子

皇清經解卷三見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聖

夏之言謂王季以九命作伯千西文王因之得專征伐陰與已

說相援期申已而謂鄭是說易以惑人不可不辯云南兼梁荆

者邈周書大匡解云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

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為雒州伯實兼牧三州也

知三州是兼梁荆者也則文王文王之德被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是荆國之地也則文王文王之德被乎南國美化行乎江

之可知也云國在西故曰西伯者兼西伯之稱似東西二伯之

號故辯之言以國在西而有是稱也云侯寓于衛內者紂衛

朝歌之地于周為衛國詩式微敘云鬻侯寓于衛內者紂衛

或因其故地遂仍其國名者總之其地同矣則鬻在朝歌之西

是在紂畿內矣伐殺說文戈部文也文王伐侯特誅其無道之

君非欲有其國也故訓伐為殺也云鬻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

者說文邑部文案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注云鬻侯

國也所稱鬻侯蓋謂周之詩侯實亦殷之鬻國也則鬻國在上

黨矣依說文鬻字从邑今詩侯皆作黎音同而誼別矣云今文

鬻為者伏生大傳作西伯伐耆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

今文尚書傳自伏生則必作者矣

既訖我殷命假爾元龜网敢知吉 凡尚書假字正義本悉改為

格棗書爾字下摩滅遂誤為

人故偽孔傳訓為至人正義本直作尔此所以譌為人也是足

卜劉篇引作假爾元龜古爾字止作尔此所以譌為人也是足

以正正義本之謬茲从之史記必亦作假尔元龜今史記注訖

作假人乃後人惑于偽孔書而誤改之者假依注吉下反注訖

止也止我殷命謂天命終也假讀曰段段尔元龜命龜詞也曲

禮曰假尔泰龜有常當時災異繇多七十卜而皆凶故曰网敢

知吉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段吉下反疏訖止釋詁文

故云止我殷命謂天命終也云假讀曰段者假之則至段之言

借諛訓不同假雖以段為聲而轉作入聲音格段則上聲音賈

音亦差異而自漢以來經典相承皆以假為段矣此言假尔元

龜謂藉尔龜以叶吉凶則假當為段借之說故讀曰段以為命

龜詞也曲禮者禮記篇名其文曰惟日假尔泰龜有常假尔泰

筮有常龜注以為命龜筮詞也云當時災異繇多七十卜而皆

以證此假尔元龜為命龜詞也云當時災異繇多七十卜而皆

凶故曰网敢知吉者王充論衡卜筮篇文也知當時七十卜皆

凶者充自有本而言但書缺有闕今禮以為之證矣馬注見殷

本紀注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者禮三正記曰天子冠長一

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是龜長尺二寸者為大矣

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亦謂長尺二寸之龜也此據天子之守

龜故云長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

皇清經解 卷三 覓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聖

有康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相息志反正義本无知字史記

性命所在則偽孔本必亦有知字有之據偽孔傳云王不度知天

正義本誤稅尔茲故从史記增入注戲當為虛字之誤也書亦

或為慮虞度也鄭康成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

不度天性故很明德不修教灋聲謂非先王不輔相我後人也

惟王淫戲用自絕于天故天棄我殷將使滅亡不得有安食王

猶不度知天性不遵循典灋言其昏亂度代洛反敖兀云戲

虛字之誤也者史記云惟王淫戲用自絕據文誼戲字不當為

字安帖故云當為慮虞字从虎从人戲字偏傍之虛亦从虎是

以致誤故云字之誤也云書亦或為慮者即據史記文也虞度

釋言文鄭注見殷本紀注經言有康食承于天棄我之安是

謂殷為天所棄不得有安食

鄭君言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似不合經意故聲易其說云王淫虐用自絕于天故天棄我殷

將使滅亡不得有安食

云言其昏亂也今我民网不欲喪曰天不度知天性是昏不遵循典灋是亂也

曷不降威大命胡不契

网不以論衡所引正義本作网弗喪息韓反後同胡字从史記增唐石經胡字



傍增蓋依刻誤挽後破得其實而增者則古本實有胡字嬰中利反正義本改作摯說文引作藝隸古定本亦作藝茲从之

注胡何嬰至也今我民无不欲王亡者其言曰天何不降威于

殷乎有大命宜王者何不至乎大命天命也空王于疏胡何毛

傳誼也嬰至說文女部文論衡執增篇云尙書祖伊諫紂曰今

我民网不欲喪网无也我天下民无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

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紂雖惡臣得冢之良臣則否况民安得冢

欲以懼紂也案紂之恩惟惡臣得冢之良臣則否况民安得冢

恩乎良臣雖不冢恩亦无欲紂亡者即如祖伊之奔告亦惟恐

王之亡故也若民則不堪虐政實无不欲王亡祖伊固言我民

网不欲喪不言臣也安得台弋注天命人心皆去

以爲增語論衡之說非也今王其奈何哉欲王傲懼省改也疏

上言天既詔我殷命謂天亦離心故云天命人心皆去如台

史記作奈何故云今王其奈何哉王曰烏戲我生不有命在天

注言有命在天民无能爲也疏不有命在天是反言以決其有

爲也史記錄此文云我生不祖伊返曰烏戲乃臯多參在上乃

有命在天乎語意尤明白皇清經解卷三十三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耐責命于天南反注返還也祖伊以紂不可諫乃還退而言曰

於虜女臯衆多參列于上天將罰女女猶能責命于天乎虜荒

疏返還說文之部文說文且引尙書曰祖甲返以證返還之訓

今尙書无祖甲返之文說文豈引此文而伊誤爲甲與柳所

引在孔氏逸書中與不可知矣史記云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字云祖伊以紂不可諫乃還退而上加曰云釋文引馬注云參

字云在上宋陳鄂改云字作系上加曰云流俗譌字殷之卽喪

不可書且所引馬注不詳其說不可曉始置不用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注功事也殷之卽于喪亡指庶女所爲

之事不能无戮于尔國言後王將數其臯而戮之虜昌石反疏

言殷之卽喪而紂不免于戮是爲代殷者所戮也故云言後王將數其臯而戮之厥後武王誅紂懸首大赤是其驗矣

尙書四十 尙書九

微子弟六十 微子若曰注微采地名在畿內子爵也異畿內謂之子鄭康成

曰微子肩殷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肩及衍後立

為后生受德采七在反肩俗通作政案說文破敎也肩開也二

**作疏**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爵非畿內謂之子者鄭注

云子故云微采地名在畿內子爵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鄭注

禮謂之子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者鄭注

皆謂之子異于畿外之公侯伯也鄭注見詩大明衍義呂氏春

秋當務篇曰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見次曰中衍次曰受德

尚為妾既而為妻而生紂此鄭君注說所本也 父師少師殷

其弗或亂正四方邵反注或有亂治也言殷不有治政以正四

方矣疏傳以父師為箕子少師為比干正義引家語以證偽孔

下文父師若曰鄭注言少師不答志在必死似亦以少師為比

干則亦以父師為箕子與家史記宋世家錄此篇文作太師少

師不言父師其後文先言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乃後云干是

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殷本紀云紂愈淫亂微子數諫

乃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

乃疆諫糾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

皇清經解 卷三 覓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罍

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  
周本紀云殺王子比干四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  
僕我不顧行趣又賈似箕子語氣疑不能決故注闕焉鄭君箋  
天保詩云或之言不有也故云或有薦雅釋詁亦云或有也亂治  
釋詁文史記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矣或為有亂為治也  
據史記正字作政政亦正也故 我祖底遂陳于上 陳直仁反注  
云殷不有治政以正四方矣

馬融曰我祖湯也聲謂陳列也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

**世疏**馬注見史記宋世家注陳列說文支部文僞孔傳以我祖

世亦與馬意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沈直王反為上

俗作酉傍 注我我紂也醕醉營也馬融曰下下世也傳曰沈酒

醕營敗亂湯德于後世 營爰敬反又休 疏沈酗于酒實言紂也

沈酒于酒此則言我用沈酒于酒故云我我紂也蓋微子不忍

廣言君惡而隱忍言我若欲言我君而有所茹匿然也云醕醉

營也者傳言敗亂湯德于後世與史家記合故錄用之 殷罔不

小大政艸竊姦宄

政火 募反

**注**小謂庶民大謂羣臣也艸竊者以莠

況盜也莠害苗為艸竊言殷之臣民无不政盜竊為姦宄

莠羊 九反

**疏**无逸亦當然故云小大鄭注云小大謂萬民上也羣臣也此莠小

盜也莠害苗為艸竊者呂氏春秋辨土篇曰凡耕之道无與三

盜在地夫大耒小畝為青魚畦苗若直徹地竊之也既種而無

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艸竊之也故

去其三盜者而後稔可多也孟子盡心篇曰孔子之言曰惡莠

恐其亂苗也然則害苗者莠艸竊是莠害苗也民為盜竊

以病善良亦如莠之害苗則此言艸竊是以莠比況盜也卿士

師師非度**注**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

為非灋度**疏**注見宋 世家注凡有辜辜乃罔恆獲**注**鄭康成曰凡猶皆

也獲得也聲謂作為不灋乃有辜辜是辜辜有當得也刑罰不

中則有辜非必其所當得故曰罔恆獲**疏**正義引鄭注云凡猶

最括也最括則无不統括故凡之說猶皆史記云皆有辜辜鄭

云凡猶皆與史記合矣宋世家注引鄭注云獲得也羣臣皆有

辜辜无當得尔鄭言爵祿无當得非經意也且若有辜則爵祿

在所當奪豈以无當得為言鄭說似非故止取其獲得之訓而

舍其餘言也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生得曰獲故云獲得也云

刑罰不中則有辜非必其所當得者蓋任意刑殺小民方與相

凡所惡輒辜之非必其人果應得辜言罰无辜也

為敵讎**注**方並與起也刑罰无常故小民並起為讎敵**疏**說文

云方件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鄭注義禮鄉射禮云方猶併

也鄭注鄉射禮又云並併也又注媾禮云今文並皆為併則並

與併通方之證為併則亦可訓並故云方並據史記云小民乃

上辜辜罔恆獲為言也刑罰无常起釋言文云荆灋无常者承

民无所措手足故小民並起為讎敵也

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

其無津**注**典偽孔本作淪若然既云殷其淪喪下又云殷迷喪

涉水无津**注**于文不重玄平史記作典喪與喪同尚書輒以

訓詁代經文易其字而不變其說所以開示後學也典之與淪

諛訓絕異若尚書作淪史記必不以典字易之據史記則知尚

書作典元疑矣喪色莠反以下皆同屋五佳反从厂圭聲俗加

水傍

**注**典灋也殷制天官六太典司六典典所以為國也典亡

非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吳

是辜其爵祿又无當得之者言專租 攻奪案經言罔恆獲祿謂

辜辜无當得尔鄭言爵祿无當得非經意也且若有辜則爵祿

在所當奪豈以无當得為言鄭說似非故止取其獲得之訓而

舍其餘言也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生得曰獲故云獲得也云

刑罰不中則有辜非必其所當得者蓋任意刑殺小民方與相

凡所惡輒辜之非必其人果應得辜言罰无辜也

為敵讎**注**方並與起也刑罰无常故小民並起為讎敵**疏**說文

云方件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鄭注義禮鄉射禮云方猶併

也鄭注鄉射禮又云並併也又注媾禮云今文並皆為併則並

與併通方之證為併則亦可訓並故云方並據史記云小民乃

上辜辜罔恆獲為言也刑罰无常起釋言文云荆灋无常者承

民无所措手足故小民並起為讎敵也



百本今无一存惟東晉枝噴之本孤行于世以至于今豈可湮  
信此似當从史記但據鄭注旄字有訓則鄭本亦作旄焉云荒  
故不敢據史記以改經文而有其文于注而爲之解說焉云安  
于喪亡之事恬不知畏者其所爲之事皆足以亡國彼猶安之  
自若不知畏懼懼後改云今尔無指告指中雖反从心旨聲同而注指意也  
諷則非矣僞孔本說文

今尔无意告我乎此微子求訓誨也疏情心部文子趨躋若之

何其趙氏年反說文趨讀若顯經典遂相承作顯矣躋子齊反

反注趨走頓也馬融曰躋猶隊也恐趨隊于非證當如之何也

鄭康成曰其語助也齊衰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隊直類反

衛之魯房疏趨走頓也者說文志部文言行走而頓跌也馬鄭

今匣反注並見宋世家注昭十三年左傳云小人老而无

子知擠于青窰矣此擠調爲隊馬云躋猶隊也者馬讀躋爲擠

也蓋躋擠皆得齊聲聲同可誦暗也云恐趨隊于非證言若

不當去而去則趨隊于非證是所恐也欲父師少師告以當如

之何也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者說文云六下基也

薦物之六象形讀若箕同又云其篇文箕則其箕同字又其字

古或作六則其有下基之證故以爲語助詩泉水首章淇與姬

以證鄭君注禮記亦云居讀爲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裁

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其者長舊有位人哀昏黃反正

義本作荒茲从隸古定本嘯扶弗反注王子偁微子也帝乙之子故曰王子

毒旱降下哀亡也方興沈酗于酒六字衍也畏畏讀當爲畏威

古威畏字同也嘯遠也耆長老人也耆凍黎也老人面似凍黎

故曰耆舊有位人致仕者天旱下裁亡般國乃不畏天威嘯遠

老成舊人不用其言言紂距諫疏正義及宋世家注皆引鄭君

似少師爲比干與史記不合辯見前疏且忠臣憂國之心雖死

不渝豈以志在死而漠然置之不吝乎于諫亦未安故不用也

皇清經解卷言九十三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叶又倍十五年左傳晉嫁伯姬筮詞姬與與叶淇旗皆其聲則

其聲如姬矣必言齊魯之間者鄭以伏生傳今文孔君傳古文

伏生齊人孔君魯人也鄭君北海高密人青齊之域故備悉齊

魯之語也引記曰何居者禮記檀弓云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

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其文

也檀弓故魯人也其言何居正與此文何其音證皆同故引之

以證鄭君注禮記亦云居讀爲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裁

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其者長舊有位人哀昏黃反正

義本作荒茲从隸古定本嘯扶弗反注王子偁微子也帝乙之子故曰王子

毒旱降下哀亡也方興沈酗于酒六字衍也畏畏讀當爲畏威

古威畏字同也嘯遠也耆長老人也耆凍黎也老人面似凍黎

故曰耆舊有位人致仕者天旱下裁亡般國乃不畏天威嘯遠

殷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故云帝乙之子毒厚說文與韻  
文史記毒作篤篤乃魯之假借字云帝乙厚也沈下釋詁文宗  
殷邦史記作亡農國故云忘心也史記无方輿沈嗣于酒六字  
據文言天旱下裁亡殷國乃不畏天威于文詞爲順實不容安  
此六字故云六字衍也蓋因前文有小民方輿及我周沈嗣于  
酒之言而誤衍其字于此尔云畏與肅當爲畏威古用沈嗣于  
也者禮記表記引甫荆曰德威惟威鄭注曰德所威則人皆畏  
之是以威爲畏又破工記弓人云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云  
故書畏則不詞故讀下畏字爲威也佛違說文畏畏者兩字皆解  
爲敬畏則不詞故讀下畏字爲威也老部云耆老人面凍黎若  
斯鄭注義禮士冠記云耆凍黎也賈疏云凍黎面如凍黎之色  
是也云耆有位人致仕者致仕者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義  
位則于時退位可知故以爲致仕者  
性怪用以容將食無裁攘如羊反義本皆作犧說文牛部犧字  
云圭王義性然則古止作注有因而盜曰攘馬融曰往盜曰竊  
義吾从古可也怪夕莖反

皇清經解

卷三見三

吳

傳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鼎藪今百茅反今通用包遂廢棄勺  
字通百胡反鼎或淵字藪色口

反疏云有因而盜曰攘者用鄭君注呂刑之說也馬注見釋文  
反宋世家注周禮大宗伯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

之禮又見周禮輶人疏周禮牧人職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

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以怪與龙對言龙爲雜則怪是純矣故

鄭仲師注周禮牧人及大人職皆云怪純也此云義純毛輪體

完分者蓋怪有純說單言怪可兼純毛體完二說此義怪並言

當具兩解怪字从全故單以爲體完具其純毛之訓則施之于義曲禮

仲師怪純之訓亦以爲體完具其純毛之訓則施之于義曲禮

云天子逋逃即母誓鄭君注亦云義純毛也引春秋傳者左傳昭七

年文逋逃即母誓鄭君注亦云義純毛也引春秋傳者左傳昭七

容受而爲之主正此經明證故引以說降監殷民用雙稠斂召

敵讎不怠稠直油反正義本作讎釋文云注監臨稠多也馬融  
曰斂賦斂也聲謂怠解弛也其下臨殷民用以爲治者率多斂  
以召讎怨致使小民並爲敵讎猶急征不解弛率呂戎反又力  
弛或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故云監臨馬訓稠爲數案數斂  
後反疏之說不若多斂之說安放不用馬訓而訓多也稠多說

文不部文馬註見釋文急者解

臯合于一多臆网詔臆才益反

臯解意則廢弛故云急解弛也

宋徐鉉于說文曾益十九字詔其一也則詔非許君原書之字

矣鄭注禮記禮器云詔或為紹然則古通用紹故說文不出詔

字茲仍作詔者據秦原刻釋山石殘文有云臣請具刻詔書又

倉頡篇有幼子奉詔之文見于說文解字敘然則詔字秦時已

有之是

可用矣注君臣同惡相濟故曰臯合于一臆瘦詔告也浚民之

膏故民多臆上下並為威虐故民无告瘦私袖反臆瘦說文

告鄭注周禮太宰職有是訓也云浚民之膏故民多臆者浚謂

澆乾之也浚乾民之脂膏則民臆矣國語晉語曰浚民之膏澤

以實商今其有裁我與受其退商其淪喪我网為臣僕退蒲語反正義

本傳敗茲外說文注興起退敷淪率也商今其有禍裁我起受

其退敷之咎商其淪胥以亡我无所為臣僕言不臣服于它人

也敷戶疏興起釋言文退敷說文之部文淪率亦釋言文也云

已之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我乃趨躋偽孔本孩

詭也辨斯引注迪道也道猶行也舊云舊時之言蓋帝乙置紂為

嗣時父師曾有言也于是紂尙孩提故曰孩子告王子其出行

于我舊言此孩子必亡其國王子不出行則淪胥以亡我商家

宗祀乃越隊矣曾才表反疏迪道釋詁文鄭君箋黍離詩云行

迪既訓道故轉釋之云道猶行也釋文引馬注云云言也故云

舊云舊時之言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母三人其長曰微

子居其次曰中衛其次曰受德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

微子居與中衛也尙為妾據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

置微子居為後案是時父師必在必與太史爭言孩子不可置

之子紂故為後案是時父師必在必與太史爭言孩子不可置

此言舊云孩子自是追述其時之言故云蓋帝乙置紂為嗣時

父師曾有言也云于是紂尙孩提故曰孩子者蓋初時不立微

子為太子者以母未貴也當帝乙欲置微子之時微子之母貴

必未久紂則生于其母既貴之後則于時猶是孩提可知矣孩

者說文以為古文咳咳小兒笑也提者小兒需人提攜也孟子

論衡本性篇引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且說之者是也王充

皇清經解 卷三 覓三

江徵君尙書集

也案此是父師之言而云微子暗其不善之性誤矣且解不出  
為性惡不出眾庶則是以王子為紂尤大謬矣故止从其所引  
經文而不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釋文云顧用其說

也王子其自謀哉人惟返已无慙可自獻白于先王而已我則

不顧慮而行遯也靖或為清馬融曰清絜也絜紀眚反俗疏靖

釋詁文云靖或為清釋文云馬本作清馬注見釋文訓  
清為絜蓋謂勸微子自絜其身而去與始存以備一證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三終

嘉應生員邱獅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十三

江徵君尙書集

疏

五



